الرجل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1)
- 第2节：第一章(2)
- 第3节：第一章(3)
- 第4节：第一章(4)
- 第5节：第二章(1)
- 第6节：第二章(2)
- 第7节：第二章(3)
- 第8节：第二章(1)
- 第9节：第二章(2)
- 第10节：第二章(3)
- 第11节：第二章(4)
- 第12节：第四章(1)
- 第13节：第四章(2)
- 第14节：第四章(3)
- 第15节：第五章(1)
- 第16节：第五章(2)
- 第17节：第五章(3)
- 第18节：第五章(4)
- 第19节：第六章(1)
- 第20节：第六章(2)
- 第21节：第六章(3)
- 第22节：第七章(1)
- 第23节：第七章(2)
- 第24节：第七章(3)
- 第25节：第七章(4)
- 第26节：第八章(1)
- 第27节：第八章(2)
- 第28节：第八章(3)
- 第29节：第九章(1)
- 第30节：第九章(2)

- 第31节：第九章(3)
- 第32节：第十章(1)
- 第33节：第十章(2)
- 第34节：第十章(3)
- 第35节：第十章(4)
- 第36节：第十一章(1)
- 第37节：第十一章(2)
- 第38节：第十一章(3)
- 第39节：第十二章(1)
- 第40节：第十二章(2)
- 第41节：第十二章(3)
- 第42节：第十二章(4)
- 第43节：第十三章(1)
- 第44节：第十三章(2)
- 第45节：第十三章(3)
- 第46节：第十三章(4)
- 第47节：第十四章(1)
- 第48节：第十四章(2)
- 第49节：第十四章(3)
- 第50节：第十五章(1)
- 第51节：第十五章(2)
- 第52节：第十五章(3)
- 第53节：第十五章(4)
- 第54节：第十六章(1)
- 第55节：第十六章(2)
- 第56节：第十六章(3)
- 第57节：第十七章(1)
- 第58节：第十七章(2)
- 第59节：第十七章(3)

第1节：第一章(1)

第一章

重雪芝在江湖上隐匿过两年。

两年前，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重雪芝为了追求夏轻眉，放弃了少宫主的位置，和重火宫决裂。夏轻眉是灵剑山庄的九弟子，出名的美男子，温文儒雅，长身玉立，长长的眼跟盛了水似的明亮，笑起来常常露出雪白的牙齿和单边酒窝，确实很耐看。喜欢他的女人数不胜数，不过，他基本上都拒之门外，包括重雪芝。

夏轻眉在江湖上的行事作风非常正派，在感情方面，却常常引起别人的唏嘘。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女人主动送上门来都不要的男人，也不知是柳下惠，还是龙阳癖。不少人说，夏轻眉长了个女人脸，又有个女人的名字，说不定就是个女人。每一次重雪芝听到这样的话，总是会把说话的人暴打一顿。

重雪芝说，他总有主动追求别人的一日。

但她如何都不会料到，夏轻眉第一个认真追求的女人，竟然是林奉紫。

若要重雪芝给自己列一个“最讨厌人排名”，一定是如下结果：第三，灵剑山庄庄主林轩凤。第二，林轩凤的女儿林奉紫。

对这对父女的感情，千言万语，都只能化作三个字：可恶啊。

林奉紫的母亲身世是个谜，有传闻说她自己都不知道。但是重雪芝对她可是最清楚不过的——她是最不该存在于世界上的那个人。

在重雪芝眼中，林奉紫就是长得了个苦命相，一双会发光的死鱼眼，额心还跟她爹一样有一颗红彤彤的媒婆痣，让人看了就生厌。每次她这么说，就有人会纠正她说，那是桃花眼，美人痣。她统统无视。

最好笑的是，夏轻眉对林奉紫一往情深，这长了媒婆痣的女人拒绝了他，还假惺惺地跑来给重雪芝说，姐姐，我不跟你抢心上人。

重雪芝每次听到她叫自己姐姐，无名的怒火就会从胸腔中燃烧起来，从口腔中爆发出来，最后千言万语又会化作铭心的一剑，砍向林奉紫。林奉紫以柔克刚长鞭一舞，缠住她的剑，微笑着说，姐姐，他不喜欢你，你就打我，这对我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些?

重雪芝只有选择最后一条路：暴走。

但是，她对另一个人的讨厌，那是林轩凤和林奉紫加起来都不够的。

那个人叫做上官透。

两年后，重雪芝重出江湖，第一次以她比较喜欢的原因再次闻名于世——漂亮。

原本以为自己洗心革面重新归武林，而且单身的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想在这腥风血雨英雄辈出的江湖中找一个如意郎君的她，却很快被和上官透的流言打碎了梦想。

上官透，月上谷的大谷主，风流得要死，女人多到要命，例如说：XXX，XXX，XXX，重雪芝，XXX，XXX……

没错，她在里面。

她比别人倒霉，因为她最有名。而且，更倒霉的是，那时的她，已经被上官透给吃抹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自古美人情场磨难重重，但磨成她这样的，也是属于难上加难了。

谁都知道，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激怒重雪芝；而这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就是激怒上官透。

就是三岁的小孩，都可以让重雪芝气到脸红脖子粗；而无论再是刻薄尖锐的人，都无法撤掉上官透脸上万年不变的微笑。

这两人在一起时，场景就相当好玩了。常有人抱怨说，重小姐，脾气太大了，改改不行么。重雪芝保证立刻拍案大吼：“我脾气哪里不好了？！”如果上官透在场，一定会笑得英姿飒爽：“脾气大是好事，别人都忍不了她。到时候，她就不得不跟我。”

如果有人让重雪芝回想一下最恶心的画面，那出现在她脑海里的，保证是这一幕：

上官透满脸写着“我是坏水”，用折扇轻佻地抬起她的下巴：“芝儿，你越生气，就表示你越在乎我。别生气了，快回到我怀里来。”

重雪芝有的时候也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她讨厌上官透，但很多时候却觉得只要他在，就会觉得生命格外轻松。因为在上官透看来，再是天大的事都好像不足挂齿。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

第2节：第一章(2)

刚开始重雪芝不是那种很会自我调节的人，经常因为很小的事郁结很久。

近三年前，秋。奉天。

中原武林中最大的比武大会有两个，一是三年一届的奉天英雄大会，一是一年一届的少林兵器谱排行。而这一年的奉天，英雄大会前夕，一如既往的热闹。

奉天客栈虽然是整个城里最大的客栈，但里面来来往往的，都是大门派的大人物。所以，此时坐在窗旁极力保持低调的一帮人格外引人注目。

中年人有两男两女，两个丫鬟，一对少男少女。

任谁都知道，这些都是重火宫的人。

若换在十年前问别人，重火宫是一个怎样的门派。一般人都会绘声绘色地做出以下描述："重火宫是江湖第一邪教，由数百名弟子、四大长老、四大护法、还有两个宫主组成。两个宫主都武功盖世，但是一般人都只认宫主重莲。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重莲是谁。"如果说不知道，对方一定会说："老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说不认识重莲。你……一定是世外高人吧？"

对于重莲，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描述他。但就三岁的孩童，都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他——传奇。

重莲成名于二十四年前的英雄大会。当时的他只有十五岁，就以重火宫少宫主的身份参加英雄大会，两招击败灵剑山庄庄主楼七指，夺得大会第一，并以"武霸天下"、"冠世美人"的称号闻名于江湖。有人戏谑说，重莲是真正的花容天下，因为男人女人想要的东西他都占尽了。只可惜这些人看不到重莲为他天下第一的武功付出多少代价。知情者又很少给他正面的评价。

武林公认的邪功中，有两本秘笈是争议最大的。一是《芙蓉心经》，一是《莲神九式》，二者合称“莲翼”，谱写者是同一个人，即重火宫的创始者重九枝。也不知是重九枝喜欢自残，还是秘笈需要天人修炼，总之修炼过这两本秘笈的人都不得好死，没有例外；修炼成功的人，更是惨得千疮百孔。其中《芙蓉心经》在重九枝死前就被江洋大盗偷走，直到五十多年前才确定被当成古董收藏在了京城王府，王爷死后，又一次出现在江湖，引起腥风血雨，因为这门邪功死去的的人不计其数，导致此秘笈至今下落不明。《莲神九式》被重火宫当成秘宝传下来，却只有两个人修炼成了。一是重九枝，一是重莲。

重莲不负众望变成了整个中原武林的武霸，也成了重火宫历史上最强的人。还有人说，他会长得这么好看，还是托了这门武功的福。也正是因为修炼了这个莫明其妙的武功，重莲做的很多事都与常人有异，有不少人偷偷说，重莲修炼《莲神九式》已经练到走火入魔，雌雄同体，导致他性向不正常，喜欢男人。甚至有人说，重火宫对外声称重雪芝是重莲的养女，实际上就是他和他的男宠林宇凰生的。总而言之，江湖之大，无奇不有。还因为这害人害己的武功，重莲身为普通人类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住强大负荷，三十二岁的时候就归西了。

但是，不论重莲创造出多少奇迹，也不能掩住他曾经是个杀人魔的事实。杀了多少，恐怕他自己也不记得了。

所以当重雪芝步入武林，受到全天下人注目的时刻，没有人罩着她，却有不少人想杀她。

因为她是重莲的女儿。

重火宫历来规定，宫主必须姓重，且是历代宫主的儿女或者养子。如果是女子，那么将来她就算嫁人，儿女都必须跟自己姓，并且继承重火宫。重雪芝作为重火宫的少宫主，是十一岁时就在形式上接管了重火宫，十四岁那一年正式开始代表重火宫收门徒，与各大门派打交道，参加武林的各种盛会等，从那以后，所有人都对她更是记忆忧新——重莲十来岁的时候就性情温和稳重，得个女儿性格却这么霸

道，尤其是在别人说到重莲不是的时候，重雪芝几次都差点弄出人命。

而此时，她迅速扫了一眼四周，喝下一口茶，低声说：“明天一定要赢。”

护法琉璃道：“都被你念得耳朵生茧了。”

“你懂什么。”雪芝看一眼琉璃，小声说，“我知道，这周围的人都想杀我们的。如果我输了，以后仇家都会找上门来。我若是给人杀掉，你们对我大爹爹也不好交代不是。”

第3节：第一章(3)

护法朱砂沉默片刻，煞有其事地看着雪芝：“真的会有人杀你吗？”

雪芝用力点头：“会的。”

“少宫主，您别太紧张了。这一此是否能拿到名次不重要，主要是让少宫主多多锻炼，以后才能顺利继位。”

说话的女子是四大护法之首，多年前的江湖三大美女之一海棠。因日夜操劳重火宫的事，现在海棠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但依然漂亮。

雪芝不说话。有的问题她也不敢问。

例如说，二爹爹去了哪里?

例如说，如果她输了，回去以后会不会被长老们责罚?

例如说，大家都说穆远是大护法，但见习护法明明有四个。重火宫历来的规矩就是只有四个护法，那穆远算什么?

其实她知道，重火宫对外公布穆远是大护法，实际他是重莲的养子。重莲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收养了穆远，并且手把手地教他武功，据说是因为他资质很好，非常适合待在重火宫。穆远……是不是将要取代她，成为宫主?

她看一眼坐在一旁一直沉默的穆远。他分明只比自己大一岁，但表现出来的沉静，是任何同龄人都做不到的。

重雪芝非常气馁。

大爹爹明明是最喜欢她的。为什么不肯亲手教她武功?

“少宫主，这是上一届英雄大会的排名。”穆远递给雪芝一个小本子，“昨天晚上我把目前的排名都整理了一下，他们的兵器和取胜战败招式我都列在里面了。”

“多谢。”雪芝接过小本子，大概扫了一下名字。

第一名，少林寺方丈释炎。取胜：拈花擒拿手。

第二名，灵剑山庄庄主林轩凤。取胜：虚极七剑。战败：碎琴剑法。

第三名，峨眉派慈忍师太。取胜：三十六式天罡指穴法。战败：三十六式天罡指穴法。

第四名：花遗剑。取胜：水心剑诀。战败：千金剑。

后面依次是华山掌门即现任武林盟主丰城，武当星仪道长，华山派掌门，雪燕教教主原双双，玄天鸿灵观观主满非月……

琉璃接凑过去看看，咂咂嘴："这些年新人一年不如一年。除了星仪道长比较年轻，其他撑着场子的都是老一辈的高手……啊，还有这个，十三名的夏轻眉，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林轩凤的得意门生。"

雪芝像是没有听到他说话，只一个个挨着往下看，终于在四十五名处看到了一个刺眼的名字：林奉紫。

"她只拿了四十五。"雪芝扯着嘴角笑，"上次她跟我说话那么无礼，其实也就这样了。"

四大护法中，琉璃、朱砂、海棠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只有砗磲坐在原处像个雕塑。

最后，还是海棠出来说话了："少宫主，这些年英雄大会的参加人数几乎是以前的两倍，能拿到四十五已经很厉害了。"

朱砂想了想，也说："而且，林姑娘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她不过问你多大，想认你当姐妹而已……"

琉璃道："是啊，她还这么年轻，以后肯定是个对手，不得不防。"

雪芝气闷，干脆不答话。

她没有忘记，出来之前，三个长老交代了，她必须拿到前五名。再看看前五名那些人，她六七岁的时候就见过释炎，当时他和一个女魔头交战，下手的力道是非常惊人的。其他人都在六年前的英雄大会上露过面，那时重莲还在世，带着她参加了那一次大会。除了林轩凤没有和他交手以外，其他几个都不是他的下饭菜。她最喜欢在重莲的

怀里蹭来蹭去，无比自豪地说：“大爹爹果然是天下无敌，把那些人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她二爹爹林宇凰总会蹿出来，冷不丁地笑一下：“死丫头，有本事你去打打看。”她伸出小爪，按住林宇凰的脸，提高音量说：“凰儿走开！”

那时候，她根本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是因为她从来没想过要和这些人动手。

而重莲死了没多久，二爹爹真的“走开”了。

这么多年，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

重雪芝晃晃脑袋，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低声议论：

“灵剑山庄倒是精明，直接在奉天花高价盖了个大宅院，以后都不用抢客栈了。”

第4节：第一章(4)

“听说雪燕教的人今天才到齐，他们还没有给那些娘们儿留位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扶正，哈哈哈哈。”

灵剑山庄和雪燕教是传说中的夫妻门派。雪燕教的教主原双双是灵剑山庄出身，和灵剑山庄走得很近。雪燕教的武学内功都是由灵剑山庄的剑法衍生出来的，但相对柔软女性化很多，所以很多灵剑山庄的女弟子例如林奉紫，都转移到了雪燕教，于是灵剑山庄更是只剩了男弟子。两个教派的关系更好了，经常会通婚，外加有传闻说两个老大暗地里还是一对情侣，所以提到雪燕教，一般人都会说那是灵剑山庄的老婆。

林奉紫还在灵剑山庄的时候，重雪芝讨厌灵剑山庄。

林奉紫去了雪燕教以后，据说还特别受到原双双的器重，重雪芝讨厌灵剑山庄，更讨厌雪燕教。

这时，一名女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雪燕教原双双，弟子四名，还有房间么。”

“这……只剩四个房间了。”

海棠看看雪芝后面，低头对砗磲说了几句话。砗磲点点头，走过去：“我们少宫主吩咐了，让一个房间给原教主还有林小姐。”

重雪芝一听到林小姐三个字，头壳里轰隆一响，猛地一扔筷子，站起来：“不让！”

林奉紫的个子特别高，才十五岁，站在三十四岁的原双双旁边，都要高出半个头。这么高不说，脸蛋漂亮，腰肢还特别细，跟着旁边的弟子穿一样的衣服，她那身白色看去就特别刺眼。

其实重雪芝心中偷偷羡慕过奉紫的身高。但这种羡慕很快就被自己转化成了愤恨。

林奉紫一看到她，立刻露出了跟她老爹一模一样的笑脸：“姐姐。”

第5节：第二章(1)

第二章

雪芝和林奉紫在去年的少林兵器谱比武会场上相遇。雪芝比奉紫大上两岁，对小时候的事记得很清楚，但是奉紫不到四岁就被送到了灵剑山庄，对雪芝也只依稀有一点印象。所以，对雪芝来说，那次会场见面算是再遇。但对林奉紫来说，就是初次见面了。

也不知是老天偏心还是如何，当时在场的小女娃只有她俩，但奉紫才十四岁就亭亭玉立，连雪芝都忍不住要看她。终于控制住不理她的时候，那穿着雪白折叠裙的小女娃就跑过来了，见了雪芝，立刻就问她叫什么名字。雪芝没有搭理她，还是海棠替她回答的。奉紫性格特别温和，还很爱笑，当场就笑得跟朵花似的，说觉得你好面善，我叫你姐姐好不好。

于是，奉紫就被雪芝定义为“自以为是到处认亲的厚脸皮”。

也不管雪芝是否同意，从此以后，奉紫就认定了这个姐姐。

这时她还这么叫，雪芝大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眼角显得更加上扬：“谁是你姐姐？我说了，我们不让房。”

奉紫微微一皱眉，一脸被伤害的表情：“姐姐，不要这么对我。”

这个时候，原双双从上到下打量了雪芝，冷笑道：“哪里来的野蛮丫头？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么。”

奉紫道：“教主，她是重雪芝，重火宫的少宫主。”

在场有不少人在看好戏。

所有人包括重雪芝都以为奉紫这么说了以后，原双双一定会作大惊，然后拿出她那副对林轩凤说话时的典型小妇人相，拉拢雪芝。但原双双只是略惊，然后歪了歪头，睁大眼睛说：

“哦，原来是重莲的女儿。”

雪芝盯着她，眼中的小火苗开始燃烧。

“你爹爹已经去世了，你还来英雄大会做什么？小孩子回家守着灵牌积点德吧，不然你爹滥杀无辜造的孽，还得由你来偿。这房我们也没说要你们的，我这就去找——”

说到此处，腰间的长鞭一抽，原双双及时缠住重雪芝的手腕，雪芝原本刺向她的长剑便不偏不倚地指向重火宫的人。雪芝用力抽手，但是鞭子就像长了牙的荆条，越缠越紧。

“我也是习剑出身的，但我还清楚，这剑不能这么拿的。重少宫主，到底是您的剑太弱，还是重火宫的剑法空有其名呢？”

“不准你侮辱我爹爹！”

“我没有侮辱你的爹爹。倒是你，欺负我的弟子在先。”

“那是我和林奉紫的私仇，不要伯母你来插手！”

原双双一听到伯母二字，脸唰地变色，扬手，一巴掌就落了下来。但手掌离她面颊只有几毫米距离的时候，突然停住。

她的手腕被三根指头捏住。一回头，出手的人是穆远。但是他甚至没有看原双双，只道：“放开她。”

原双双不理睬他。但无论她再怎么动手臂，手腕愣像是被无形的枷锁铐住一般无法动弹。她只得松开缠住雪芝的长鞭，挥向穆远。穆远伸手接住长鞭，鞭子绕着他的手掌缠了几圈。他用力拽住，另一只手又没有放开。两个人开始较劲。原双双力气自然不敌穆远，不一会儿额头上就渗出细汗。

这时，一个算盘放在在两个人的手上。

“再继续下去，双方都会被取消比武资格，两位还是掂量着点。”

说话的是掌柜齐老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代风云人物，不过因为胡子花白，没几个人记得他年轻的时候有多威武。只是威武消减，威信尚在，他和英雄大会的各大主办者关系很铁，而且彼此间有约法三章，参赛者不得在客栈里闹事，违者除名。

原双双只得作罢。

穆远向她拱手，然后和雪芝回到位置上。

刚一坐下，雪芝就指着他的手，急道：“流血了。”

穆远看看手心，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红点。他像是没有痛觉一样，在桌上的拭手布上蹭蹭。雪芝忙抓住他的手腕：“你做什么？不知道那个伯母的鞭子上弄了什么东西，万一中毒死人怎么办？”

“放心，这里人这么多，她不可能在上面下毒。”穆远笑笑，“吃饭了。”

“没中毒也得包扎一下，你别动。”雪芝从怀中掏出药，拔出红色小塞儿，抖了一些粉末在他手上，又抽出一卷纱布，替他慢慢缠上，“好了。”

穆远道：“少宫主居然把这些都带在身边，真难得。”

“嘿嘿，我啊，以前最想做的事就是当神医，然后跟着两个爹爹闯荡江湖，一旦他们受伤了，我就替他们包扎，一有人欺负我，他们就保护我。可惜他们武功都太高了，我唯一一次替二爹爹包扎，就是他从爬树采果子给爹爹，然后从树上掉下来。”

穆远忽然不笑了：“少宫主将来要肩负整个重火宫的重任，说话不可以这么任性。”

“穆护法才比我大一岁，说话就像个糟老头。”

“真的？”

雪芝认真点头：“真的。”

这个时候，客栈二楼传来?阵呼声：“轻眉，你不要跑！把我老婆的发簪还给我！”

楼道间，一个清亮的声音接道：“这会儿不赶趟儿，晚些她就走了！”话音伴随着脚步声，一个少年坐在二楼的楼梯扶手上，倏地顺着滑下来。

雪芝抬头，一眼就看到了那张漂亮的脸蛋。

“轻眉，老大不小了，给我规矩一点！”二楼的男子喊道。

叫轻眉的少年对着上面，摇摇手中的银鸾发簪：“谢谢丰伯伯！”

扔下这句话，他就径直跑出了客栈。他这一跑，似乎看不到任何人。但是任何人都在看他。其实他打扮得不花哨，浑身上下就只有青白两种颜色，头上也系了青色的发带。只是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年轻若特有的活力，还是限量版的清秀美丽型，不由自主就抓住了别人的目光。

“唉，臭小子，还以为他长大点了！”楼上一声叹息，安静了。

“青梅？真是人如其名。”雪芝微微皱了皱眉，“也够女气，叫红桃也好。”

虽说如此，眼睛却一直盯着轻眉的背影。

“不是青梅煮酒的青梅，是轻淡的轻，眉毛的眉。”海棠翻翻穆远整理的名单，“以他腰间的剑来看，他应该是灵剑山庄的夏轻眉。他前天才参加过比武，拿了第十三名，是匹黑马。”

“夏轻眉？”雪芝眉毛扭得更猛烈了，“看不出来有多厉害。”

琉璃一挑眉，看看雪芝：“做什么反应这么大？”

“我哪里有很大反应？说都不能说了？”雪芝立刻埋头吃饭。

朱砂笑道：“难道是看到翩翩少年郎，动心了？”

第6节：第二章(2)

“我哪有！”

“越是否认，就越有可能哦。”

海棠笑道：“你们别再逗少宫主了，小孩子喜欢否认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别把她气哭了，一会又难得哄。”

雪芝差一点就爆发掀桌子，但是最后又被三个护法哄下来。穆远叹气，砗磲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已经超脱升仙。

这一帮叔叔阿姨级别的护法都是看着雪芝长大的，而且几乎都给她换过尿片。所以雪芝可以在新的重火宫弟子面前竖立威信，在他们面前却怎么都不可以。

与此同时，奉天客栈外。

沈水悠悠，细雨蒙蒙。

雪燕教教主以及四名弟子站在水边，如何看都像是乘画舫撑竹伞的红粉佳人。

原双双看着手中的鞭子，低声吩咐身边的人：“刚才在客栈里和我交手的人是什么人？”

“回教主，那是重火宫的大护法穆远。”

“重雪芝倒是不足为惧。倒是穆远，我看他出手不凡，为何以前没有他的传闻？”

“这……属下此人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由重莲亲手挑选的，估计是重火宫的杀手锏。”

“重莲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死了还不让人安生。”

奉紫轻声道：“教主，人都已经去世这么久了，就不要再这样说了罢。”

原双双瞥一眼奉紫，忽然眉开眼笑，挽着奉紫的手道：“我的好闺女，重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大魔头，这样的人死几百次都不够的。当初灵剑山庄差点因为他灭门的事你忘了？”

“我又没看到。”

“这话我们不多说，你看看后面是什么人。”

奉紫心不干情不愿地回头，迎面走来的是夏轻眉。另外三个姑娘一看到他，都纷纷用手肘捅捅奉紫。奉紫微微一笑，朝着夏轻眉福了福身：“师兄。”

“你明天还要参加英雄大会吗？”

夏轻眉分外意气风发。只是意气风发的同时，他眼中仿佛其他姑娘都不见了。

“要。”奉紫的眼睛长在了奉天客栈上，“明天姐姐要参加英雄大会，我的梦想就是和姐姐交手。我怎么能不去？”

“姐姐？”

“我认的姐姐，重雪芝。”

“重雪芝？”夏轻眉顿了顿，“是重火宫的重雪芝么？”

“是的。”

“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对她父亲的事……你还是稍微提防些比较好。”

奉紫看了一眼夏轻眉，扁扁嘴，娇滴滴地说：“不喜欢别人挑拨离间。”

夏轻眉愕然：“我不是那个意思。”

原双双道：“诶，奉紫，听听你师兄的话没错。你看看重雪芝的头发，有两撇红色的，人家都说那是不祥之兆。还有人算过八卦，说她将来会跟他爹一样，变成江湖第一大女魔头。你到那时候如果和她走得近，我想罩着你都不行。”

“我就是喜欢她的红头发。”

“既然奉紫这么喜欢，那一定有理由的……”夏轻眉又开始替奉紫说话，临走前还不忘对着原双双甜言蜜语几句。

他刚一离开，原双双就笑道：“啧啧，这灵剑山庄的孩子是一年比一年讨人喜欢。当初上官透那孩子走的时候，我还跟你爹爹抱怨过一

阵子呢，没想到，轻眉啊，更是越看越顺眼。”

奉紫用手臂捅了捅身边的同门师姐：“我姐姐刚才使的是混月剑。”

“上官透的画像？”重雪芝筷子一放，接过小贩的递上来的水墨画，“这都能拿来卖钱？”

“这可是精装版的上官特别画像，只我一家，别家不卖。”

重雪芝一看那图，睁大眼，吓得口中馒头都快掉了出来：“这是上官透么？分明是一个少林和尚。”

“嘿，小姐你就没听说了，很多姑娘都在抢这一幅啊。”

“我只听说过他很风流，但是不知道他头上的孔雀毛何时换成了光头。”雪芝摇摇头，“这年头人的审美都有点问题。”

琉璃看了那个小贩一眼，露出纯洁的微笑：“这位小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姑娘看上去很眼熟？”

小贩看看重雪芝，再看看琉璃：“是很眼熟。这位大侠，您看去也很眼熟。”

第7节：第二章(3)

琉璃道：“这姑娘是林宇凰的女儿。”

“原来是林姑娘。”小贩道笑得无比纯良，“这幅画我送您了。小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赵大眼是也。后会有期。”

小贩脚底抹油，瞬间消失。

旁边的几个小贩低声议论道：“真赵大眼平时为人还不错，不就是比他的上官光头画像便宜个十文，有必要为了十文钱这么对人家么？同是赝品，公平竞争，是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雪芝眨眨眼，回头看看那几个小贩。

那几个小贩有两个兜着东西跑了，剩下的都是把东西留下了才跑掉。

雪芝看着那堆东西，叹道：“凰儿名气真大。”

琉璃道：“你二爹做人不厚道。”

雪芝一拳打在琉璃的鼻子上：“除了我，谁都不准说凰儿坏话！”

朱砂凑过头来，看看那个光头画像：“这脸蛋还是挺好看的。不过这些小贩确实挺缺德，上官透别的画像不卖，就盯着这一张。”

画像上的人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腰板儿挺得笔直，眉目神态都散发出十二分的自信与风采。画者也把少年人独有的叛逆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雪芝道：“我知道这画像是什么时候的了。”

对这个人的传闻，她听说过不少。

在江湖中，如果赞扬一个人好看，大部分人会提起重莲；如果感慨一个人幸运，那多半就是上官透了。

上官老爹是当朝国师，拜官正一品，据说和皇上都沾亲带故；他娘是洛阳大布商的女儿，有一个在峨嵋当掌门的姐姐慈忍师太，在华山当掌门还是武林盟主的表哥丰城，京师首富司徒雪天还是他们的生

死之交……总而言之，上官透刚从娘肚里钻出来时，就是一个身罩光环头顶福星的奶娃娃。

这小子从小就有一张标致的脸蛋，众人都期待二十年以后又一翩翩儒雅君子的诞生，可惜人们的预测只有一点说对了。时至今日，朝廷里很多官员的太太都还记得一件事：某次他爹的寿宴上，四岁的上官小透在园子里和别家小男孩疯闹，但都元帅的小女儿一直缠着他玩绣花，是人都看得出来他心中有一百个不乐意，但他没拒绝她，只随手摘了一朵花戴在她头上，两只大眼睛还闪烁出无穷的波光，然后转身跑掉。小姐姐面红耳赤，再也不找他。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说完蛋，这孩子将来是个祸害。国师拽着他的衣领把他提到自己面前，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悔恨："臭小子啊，你才四岁——四岁！"上官小透小身子一偏，脖子都不用扭，衣领就自动转了一圈，刚好，他水汪汪的眼睛朝向一帮夫人。接下来的情况不用多说，他爹的寿宴充满了哀怨。

其实以他的身家背景来看，金灿灿的光明大道早已铺好。可他甚至懒得挪上一步。

众人期待的儒雅君子，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下，茁壮长成了一个纨绔公子。

八岁的时候上书塾，上官小透的一个铁哥们跑来对他说被侍郎公子欺负了，他第二天早上就搬了一块砖头砸在侍郎公子头上，之后他哥们果然就再也没被欺负过。十来岁的上官透和一般孩子一样是叛逆期，只是他的叛逆比寻常人都要来得迅猛，来得激烈。

在武林潮流的带领下，京师的孩子也流行起了穿长衣，留长发，戴佩剑，还在颈口眼角画花纹。经过长期的忍耐，上官透终于受够了所有人千篇一律的打扮，飞速剔了个秃顶，还是会发光的。当时不少人都给他吓着，他的狐朋狗友直夸他有勇气，他爹娘直接不想再看到他。他对那个头发不仅无比满意，到处给人说他的秃顶也是如此的脱俗，还让人把自己的傻样给画了下来。

事隔多年上官透已经变成了风流公子的典范，那幅精装光头图，也如同他的风流一般，浩浩荡荡地流芳百世。

第8节：第二章(1)

第三章

上官透的光头形象横空出世以后，气倒了爹娘，他还嫌不够。十三岁那一年，他看到十六岁的太傅公子穿了一个已经拖到地上的白衣，颈项上画了莲纹，佩了把假剑还有一帮人无限崇拜，二话不说就上去打他。太傅公子被个比自己小的打败后觉得面子分外挂不住，之后偷偷带了一帮人去扁上官透。上官透虽自幼习武，但面对这么多人，还是会占下风，于是扑过去，一口咬上太傅公子的脸，再也不放了。迄今，太傅公子白净的脸上都还有非常明显的一圈牙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艺术纹身。

十四岁的时候上官透自告奋勇去塞外充军。孩子有些叛逆过头，但很吃得苦，国师夫妇连续一年内都没有听过他抱怨的声音。但是刚满一年，上官透无战放号角放军马震惊军队的事就传回了京师。接下来，他被安排到东海的无人岛上待了一个月。

回来以后，上官透非但没有得抑郁症，还玩到心野，再也没法在家里待，说要去闯荡江湖。国师早就想把他送走了，于是安排人联系武当山。但他不愿意，非要入重火宫，理由是“重火宫的武功才达到了真正的武学境界”。国师只知道重火宫是有名的邪派，对此半信半疑。而他母亲一听重火宫这三字，差点吓得心脏病发作，又因为了解孩子再留不住了，于是决定送他去灵剑山庄。灵剑山庄庄主是林轩凤，林轩凤是王爷的事也是公开的秘密，让他看着，上官透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但事与愿违。

入了灵剑山庄不到一年时间，他的名字在整个江湖中就已无人不晓。可惜，没过几年，他就以未知原因被逐出师门。谁都好奇这个未知原因的真相，因为以林轩凤的为人，以及他和他老爹老娘的关系，绝对不会轻易弄走他们的儿子。

至今，很多人都无法琢磨出上官透的性格是如何养成的。

在江湖中，性格招摇的男人好找，打扮招摇的男人难遇。性格和打扮都招摇的，似乎只剩下了上官透。

他十多岁时候和人打架，眼下被人划了一个小到几乎看不到的口，但他觉得有疤痕在身上很有阳刚气质，在脸上似乎就像莽夫了。于是他让人在小口纹成红色，下面又纹了两个红点，如果不仔细看，会觉得他流出了三滴血泪。他原本就长了一张不大众的脸——鼻梁那是一个直挺，从正面完全没法看到鼻孔配了个尖下巴，加上时刻“泣血”宝石般的眼，随便往旁边一坐，再是觉得他好看的人，都不会有跟他说话的欲望。

上官透的头式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自从他结束了光头生涯以后，头发就慢慢地回归了乌黑亮丽型。他个子高，留了长发，看去头发就比别人还长得多。乌发质量是很好，还天生直顺，只是挽起在头顶的发髻，别人都是插的发簪或绑头巾，他插的却是三根横着的孔雀翎。他最喜欢穿白色的连帽长斗篷，如果是换做冬天，帽檐和斗篷边缘还会有雪白的绒毛，如果再戴上帽子在风雪里走，很容易就让人联想起出塞的昭君。所以上官透还有个外号叫上官昭君。只是上官公子的身材和娇小窈窕的昭君完全搭不上边，混过军队的男人，行为举止和普通男人更不在一个档次上。几乎看过他动手的人，记得最清楚的场景，都是他斩断云空一般利索的身法，还有和飞扬长发，以及旋转的雪白斗篷。

因为他的身手了得，皮囊好看，又有个一品官的爹爹，所以上官昭君还有个外号，叫一品透。

以上的传闻，不过是上官透的最基本传闻的一小部分。重雪芝听到的版本，绝对比这些多得多。

重雪芝实在不明白，大家都是从小就出了名的人，为什么她的日子就这么倒霉?

被人不少人仇视不说，还要被林奉紫那个阴魂不散的死丫头纠缠。

次日，重火宫的人抵达英雄大会会场。

所有参赛者都有权力向任何人挑战。不过挑战者只有一次机会，被挑战者如果战败，还可以挑战除了打败他或她的任何人，然后按胜负排名。

重雪芝带着五个护法，还有两个丫头一走进会场，很快就成了众人的焦点。虽说她出道很早，但年轻人里，真正和她见过面的人还不很多。

她刚一找到重火宫万年不变的位置坐下，就听到一个很温和的声音："雪芝，你也来了？"

这个人光荣地列在她最讨厌的人第二名。

果然一回头，就看到相当惊人的灵剑山庄弟子群，十五到三十不等，带头的人是个三十来岁的英俊大叔。在重雪芝看来，他拥有着和他女儿一样的死鱼眼，媒婆痣，令人生厌。

虽说如此，重雪芝却得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扯着嘴角，露出最僵硬的微笑：

第9节：第二章(2)

“轩凤叔叔。”

重雪芝没有办法，这是她两个爹爹都交代过的：对林轩凤，一定要有礼貌。

林轩凤跟看了亲生闺女似的开心：“太好了，小紫天天跟我念你，我这就去叫她过来。”

“不要。我还有事。”

“也好。你先准备准备，一会好上场。”

雪芝大喘一口气，刚转身，就又被林轩凤叫住：

“对了，你二爹爹回来了吗？”

雪芝没有回答林轩凤的话，林轩凤也不再追问。

她是不想提林宇凰的。对于重莲，她表现出来的，从来都是赤裸裸的崇拜与尊敬。而她对林宇凰，无时不刻不是逆反与无礼。或许是因为林宇凰大而化之的性格问题，她即便有心疼二爹爹的时候，都会被对方傻兮兮的笑容给弹回去。林宇凰曾经勾着重莲的肩，无比叹息地说，这年头敢打老爹还打得大义凛然的女儿，真的只有我们林雪芝了。重莲也不纠正他，什么都随着他，只有雪芝一个人反抗说她姓重。

重莲去世那一年，好像什么都不大顺利。

重雪芝看看自己的左手肘到手臂一块，有一条长长的伤疤。她的皮肤白，疤痕因此更加明显，很不好看。她从来不相信天命，但这条疤带带给她的悲恸，远远要超过肉体上的疼痛。

她从小的武学底子很好，也比较有天赋，几乎没有受过什么伤，但是十一岁那一年，她却因为下山买赤豆粥踢到岩石，从重火境的山坡上摔下来，左手手臂挂了钩藤，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立即大出血。所幸赤豆粥没有从右手滑落，雪芝大松一口气，把粥放在岩石

上，然后咬牙撕下布料替自己包扎，却在包扎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赤豆粥。

雪芝急得几乎掉泪，也不包扎了，直接按住伤口往山下跑去。

重莲连续昏睡了很多天，再次醒来的时候，居然第一件事是要喝山下小铺子里卖的赤豆粥。整个重火宫的人都知道，重莲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练武过后下山喝一碗赤豆粥。

一个活到三十二岁的人，在重病的时候，突然叫自己的女儿去买儿时最爱喝的粥。

十岁出头的小孩虽说比较懵懂，但雪芝的直觉告诉她，大爹爹状况不好。

谁知她刚跑到山脚，就有弟子哭哭啼啼地跑下来说，宫主过世了。

雪芝赶回去的时候，弟子们哭的哭，喊的喊，要么就是沉默。

终于到了心莲阁，提起了很大的勇气才跨步进去。没想到里面安静得有些离谱。重莲还是以同样的姿势躺在床上。林宇凰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地握住他的手，泪水却顺着脸颊流下，一直浸透了整个领口。

半个时辰以前，重莲还弯着眼角，对林宇凰笑道："其实在你和芝儿刚出去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林宇凰扯着嘴角，笑得很不好看："你以为我是回来陪你的？我只是懒得去买你那个什么豆子粥。"

"其实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你陪着我……会不会怪我太懦弱？"

"都懦弱这么多年了，还不都是我罩着你的。"

重莲轻轻笑了笑："凰儿，前段时间我才听海棠和朱砂说，长安的福家布商才进了很多冰绡，我想如果把他们做成新衣给你穿，一定很好看。"

"你在跟我开玩笑么？我给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把我当成姑娘来打扮，你少在我面前提那些花儿簪儿的，我难受。"

“不是的，我是说，做成新衣。”

林宇凰这才反应过来，咬紧牙关道：“那些是娘们儿喜欢的事，大爷不爱做。我倒是比较关心韦一昴新打的那把刀子，他号称比天鬼神刃还要利索，我不信。”

“你啊，怎么都还是不解风情。”重莲稍微握紧他的手，“有人说，前生五百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不知道五百世过后，凰儿是否会在我身边多停留一会儿？”

“我这人从来不说肉麻话，也不给人承诺，你这是在逼我。我这辈子我被你祸害多了，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下下下下辈子，你加起来都还不清。你积点德，说一点开心的事好不好？”

第10节：第二章(3)

“我会等你五百世。”重莲仍在笑着，但已疲倦至极，眼睛几乎睁不开，“到时候，我还会带着你游奉天，参加英雄大会，去京城逛兵器铺，骑着白马，走遍长安的大街小巷，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一起很开心。让所有人知道，我重莲……永生永世，深爱林宇凰……”

时逢初夏，红莲盛放的季节。

重莲躺在床头的样子，恍如熟睡一般，嘴角甚至还挂着浅浅的笑意。

到最后，他还是紧紧握着林宇凰的手。直到那只手都没有温度了，林宇凰还不肯放开。

雪芝从来没见过二爹爹这样哭过。但她知道，重莲断气之前，林宇凰绝对没有掉眼泪。

重火宫里所有人都参加了重莲的葬礼。入了棺，林宇凰用双手挖了坟坑，却在下葬的前一刻，又开棺抱着无力的尸体哭了几个时辰才松了手。

雪芝如何都不会料到，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对象竟然是大爹爹。

之后几天几夜，林宇凰一直没有进食，穿着白褂子头顶白带子在重莲坟墓前守着，最后晕倒在墓碑前面。

林宇凰再次醒来后没多久，就彻底销声匿迹。

这也是雪芝不敢问他去了哪里的原因。

如果哪一天听到消息说，二爹爹也去世了，她真的不知还有多少力气去负荷这样的打击。

至于她的伤口，大夫说，没有及时处理，流脓了。过些年可能会淡些，但永远不会消失。

重新回到位置上，就听到琉璃正在和穆远说话：“这些年英雄大会比武制度改过以后，参加的人确实多了，也稍微公平些。不过看上去

就没以前那么刺激，时间也拖得更长了，你看前面那个小子，武功这么臭还上去打，换做以往，恐怕都是高手角逐。”

穆远道：“你说的那个人，招式使得非常古怪，也不大灵光，但是资质一定很好。”

这时，身后有人突然站起来，朝着琉璃大吼道：“敢这么说我们小师弟，你要死啊！”

琉璃回头看看那人，冷笑道：“你们又是哪个门派的？我说他，又没说你。”

身后一群男子都站着，远远望着台上正在比武的少年。导致他们身后的人都没办法看到擂台，纷纷抱怨。最奇特的是，这帮男人举止都有些没教养，却打扮得跟妖精似的。再一仔细看，竟个个长得眉清目秀，就是气质稍微欠缺。

朱砂道：“这是个什么门派，感觉真奇怪。”

穆远道：“应该是玄天鸿灵观。他们每个人腰间都挂了毒葫芦。”

“啊，对。”朱砂压低声音道，“听说这整个门派就是个男妃后宫，观主满非月是一个变态女人，心狠手辣，以毒制胜，她喜欢让手下打扮得像妖怪一样，大家一起养毒物，放毒蛊。虽毒性不及毒公子天涯，蛊性不及蛊娘子鬼母，但只要逮着机会他们就会到处惹是生非，相当草菅人命。”

雪芝也凑过去，小声说：“这才是真正的邪教呢，怎么人家都把矛头都指到我们头上？”

海棠道：“重甄宫主在世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中立的门派。宫主年少乱杀人的时候也一样，人家只说重甄养出了个孽子。我们真正变成‘邪教’的起点，是从宫主武功震惊天下那一刻开始。少宫主，倘若你以后不够强其实也是好事，重火宫就可以摘掉邪教的帽子了。”

穆远道：“实际纵观整个鸿灵观，只有满非月身手不错，前天才败给原双双，拿了第九。别的弟子武功都拿不出台面。跟这些人比武赢得很快，但要论胜败，恐怕不好斗。”

琉璃道：“我听别人说在底下和满非月斗上的，只有上官透真正赢过了她，不知是真是假。”

穆远道：“这是事实，上官透有高人相助，早已练就百毒不侵之身。”

琉璃笑：“这天下哪来这么多高人？”

“我猜是月上谷的二谷主。”

“胡说，我听说月上二谷主天天窝在谷里不出来，白吃白喝，整个谷的人都恨不得赶他走，只有上官透却一直养着他……”琉璃忽然一击掌，“说得没错啊。我就说上官昭君这些年怎么越来越神秘，原来是准备超脱升仙。”

第11节：第二章(4)

此时，身后的人又唤道：

“喂，喂喂，你们在嘀嘀咕咕些什么？”

重雪芝正听得带劲，被闹得心烦，直接站起来道：“闭嘴！”

那些人一看到雪芝，大笑起来。每个人脸上身上都有花里胡哨的纹身，这样看去更加不伦不类。

这时，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出来：“在笑什么呢？”

“这个大妈居然叫我们‘闭嘴’，哈哈哈哈哈……”

大……妈?

雪芝怔怔地看着他们。

下一刻，她终于知道，自己真的是个大妈。

一群妖男中央，忽然挤出来一个小女娃，身高才到旁边人的胸口，也就十一二岁的模样。她的肤色不但不像别的孩童那样白里透红，还略微带了点青色。至于嘴唇，那可是整两片蓝色。看上去不可怖，但相当古怪。

雪芝低声道：“不要告诉我，这是满非月。”

穆远道：“正是她。”

雪芝吞了一口唾沫，不知该如何是好。满非月却无限婀娜地走过来，亲昵地摸摸雪芝的手：“这位是重火宫的少宫主吧？”

第12节：第四章(1)

第四章

分明是孩童的模样，说话却像个慈祥的阿姨。这种感觉真是说不出的奇怪。

这个时候，忽然群众开始低呼。

众人抬头看去，发现台上原本在比武的人消失了一个，倒下了一个。倒下那一个原本占了优势，这会儿却躺在台子上，脸上长满了五颜六色的泡，已经断气。

很多人看到以后都忍不住发出干呕声。

重雪芝恶心得脸都扭了。

死在台上的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是华山的弟子。玄天鸿灵观这下挑了个大梁子。英雄大会上连续六十年内，都没有发生过蓄意杀人的例子。作为这一回英雄大会的首席主办人，少林方丈释炎已经上台验尸，开始追究责任。

雪芝再一回头，发现满非月和那一帮妖男都不见了。

华山掌门丰城已经带着其余弟子杀出去，释炎方丈宣布，玄天鸿灵观将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内都将失去参赛资格。

整个大会的气氛僵硬了不少，但仍在继续。

琉璃看着被人们用布包着拖下去的尸体，咂嘴道："真没看出来，那个小孩武功这么菜，真铆起劲来，下手够狠的。"

朱砂道："跟着满非月混的人，有几个不是这样？"

雪芝道："满非月只是个小女娃而已，怎么……"

"她不是小女娃。她只是从小就练毒功，到十二岁的时候不知道吃到了什么怪毒，之后身材就再也没有长大，满非月对她的皮肤和身材特别在意，特别向往变成十八九的风韵少女，于是更加努力地尝试解毒，谁知身材毒解了，她早过了发育的年龄，不能长高不说，肤色还变成了你看的那样。她的鸿灵观里，弟子都是男人，下人都是女童，

还都是比她小的。一旦长得比她高了，或者胸部比她大了，都会被她毒死。”

琉璃道：“这样的人还真难找。”

“总之，少宫主你要小心她。这女人看上去温柔，实际很可怕的。”

重雪芝根本没有在听。她的目光一直凝聚在灵剑山庄和雪燕教那一块。奉紫似乎被那尸体吓着了，一直缠着林轩凤的手臂撒娇，弄得她周围的长辈包括师兄妹都在哄她。其实雪芝早已习惯她这个样子，但一看到身为老爹的林轩凤一边安抚她，一边抚摸她脑袋的样子，雪芝突然特别难过。

朱砂伸手在雪芝面前晃晃：“少宫主？”

雪芝拾起宝剑，倏地跳到台上。

台上空了好一会儿。她这一出场，成百上千的双视线都扫上来。

“重火宫重雪芝！”重雪芝向四周拱手，然后转向林奉紫，“请雪燕教林奉紫上台赐教！”

奉紫略微有些吃惊地看上去。

灵剑山庄很多新弟子都在问，台上那个英气风发的锦衣少女是什么来头。

见她不耐烦地跺脚，夏轻眉也禁不住道：“这姑娘性格真刚烈，奉紫，你还是小心点。”

奉紫抿了抿唇，接过鞭子，慢吞吞地磨上了擂台，朝雪芝福了福身：“姐姐。”

重雪芝站得笔直，用剑锋指着地。气氛霎时剑拔弩张。

会场旁边依然有大片大片的赌铺，这一场却没有人下注。两个女子都是新人，而且都是十来岁的年纪，也不知为何互相嫉恨成这样。

“这还用猜么？当然是为了男人啦。”一个大叔颇有经验地摸摸胡子，“一看那个脸蛋特别漂亮但是神态凶恶的少宫主，就知道她是被温

柔的那个什么奉紫抢走了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是不存在什么深仇大恨的。”

众人一听这说法，豁然开朗。都纷纷学他的样子，神经兮兮地摸下巴。

但是，这个男人是谁呢?

众人开始在会场上寻找青年才俊。无果。

台上已经打了起来。

雪芝的集体荣誉感特别强，一和人动手，一般都会使混月剑。

《混月剑法》和心法《九耀炎影》已经变成了重火宫弟子人手一套的招牌搭配。只要修炼至一半，在江湖上都算是一等高手。但这两本秘笈上手容易修炼难。把混月剑练到顶重九重的，近五十年只有七个人：上两任宫主，宇文长老，砗磲，海棠，水镜，穆远。活着又能使用的，只有砗磲，海棠，穆远。然而，将两本秘笈都修炼至最顶重的，近些年只有两个人，重莲，穆远。

雪芝混月剑修至七重，九耀炎影五重，已经把奉紫打到相当吃力。奉紫身法很快，反应也很及时，但雪燕教原本就是辅助灵剑山庄的教派，招式稳劲，但比起重火宫快而凌乱的剑法，实在没有什么杀伤力。林奉紫躲来躲去，很狼狈。

十月的高空，开阔而辽远，却又特别低。兵器碰撞的声音，仿佛在云层间，都会振出回音。

最后，雪芝一招赤炎神功，击落了林奉紫的长鞭。

长鞭飞出去的时候，鞭尾在林奉紫的颈项上划了一条长长的红痕。

雪芝张大口，上前一步，却听到身后的方丈宣布：“重火宫重雪芝胜。”

林奉紫又冲重雪芝福了福身，捂着颈项，头也不回地下了擂台。

雪芝突然有些后悔。

她刚准备下台，就有人手持细而长的剑，跳上擂台，朝她一拱手：

“请重火宫少宫主赐教。”

于是，开始预言的大叔，以及众多神经兮兮的人们，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原来那个幸运男人，是夏轻眉。

这回轮到雪芝吃惊了。

跟灵剑山庄的人不曾交手过，夏轻眉的身手她也没底，外加听说他前次比武表现出色，她更是有些紧张。重雪芝发泄紧张的方法，从来都是变得更加凶猛。

只听见唰的一声响，她手中的利剑仿佛要划破空气。雪芝脚下迅速踏下两步，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闪到夏轻眉面前，即时展开猛烈的攻击。

起初，夏轻眉对她频繁的攻击招式还有些应接不暇，连退连守好几回合。很快恢复冷静以后，夏轻眉依然没有大肆出招，只是将剑背在身后，用右手两指和她交锋。这样近的距离，每次雪芝的剑都像是会刺中他，但夏轻眉总是会在千钧一发的一刻躲开。

朱砂道：“夏轻眉在做什么？玩家家酒么？”

千金难开尊口的砗磲突然道：“大护法请下定夺。”

穆远道：“我上。”

朱砂道：“你们在说什么？”

海棠道：“赢了夏轻眉就撤退，千万不要恋战。”

穆远道：“好。”

朱砂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这一场少宫主输了。”琉璃指指夏轻眉，“姓夏的使的是灵剑山庄最恶心的招式迎神指，这一招只能接招不能出招，但专门用来自保和试探敌方虚实，对付性格冲动的人来说，尤其好使，甚至可以在试探

过后一招击败对方。但对付冷静和武功比他强很多的人，就无能为力……”

结果琉璃话还没说完，台上兵器当当响了两声，雪芝的剑便以非常美丽的弧线飞到了四大护法面前。

释炎宣布：“灵剑山庄夏轻眉胜。”

几人一起看看那剑，默了。

雪芝捂着发痛的右手，有些窘迫地走下台。

夏轻眉还站在台上，仿佛已经料到会有人继续挑战。

穆远拿出拭剑布，抽雪芝的剑，利索地在上面一抹。刚准备纵身跃上去，一个雪白的身影却以驱风之速蹿过人群，落在大红擂台中央：

第13节：第四章(2)

“在下想和夏公子比划比划。”

轻功好的人很多，但是这人的身法竟然比他说话的速度还快。雪芝甚至还没走到阶梯旁。

也直到他站定后很久，不少人才反应过来有人上去了。

海棠怔怔道：“你说，他和宫主比，谁的速度快？”

琉璃道：“当然是他了。”

海棠道：“我说的是莲宫主。”

朱砂道：“那当然是宫主了，谁能比我们宫主速度快？”

海棠道：“你确定？”

“不知道，别问了，你知道谁都比不过宫主的。”

“……”

台上的人穿着雪白的长斗篷，手持宝杖，背脊挺得笔直。远远看去，那身材真的是一幅养眼的画卷。可惜戴着帽子，所以只能看到白皙的鼻尖。

夏轻眉拱手，有些疑虑：“请问阁下姓名？”

“这不重要。”台上的人微微侧头，看了一眼雪芝，露出半侧面，嘴角轻扬，“我只是替刚才那位姑娘出个面而已。”

场面顿时鸦雀无声。

朱砂睁大双眼：“好帅……”

琉璃道：“朱砂，你的年龄……”

“闭嘴！”

“公子大可不必在此怜香惜玉，这是英雄大会擂台。”夏轻眉想了想，笑道，“况且，不报姓名，这不符合大会标准。”

此时，释炎出来道：“无妨，二位可以开始了。”

华山派掌门丰城对记录人道：“记一下，月上谷上官透。”

“可是，那位公子没有……”

“上官透上官透，不要管他，记下就是。”丰城擦擦汗，“这两个小子都太讨厌了，让他们两败俱伤吧。”

雪燕教的姑娘们开始叽叽喳喳：

“教主教主，那是谁啊？”

“是啊，好无礼，怎么可以这样对师兄说话？”

原双双兴奋得难以自拔：“我的透儿，终于昭君出塞了！”

周围的男人看他一眼，都沉默了。

只有林轩凤，一直没有发表评论。

这一回夏轻眉没有再用迎神指，而是直接上灵剑山庄三大剑法之一的虚极七剑。这一招一直是他的杀手锏，也是得意招式。七剑当中，前六剑都是重复交替使用两种剑法，到最后一剑施与重击，一般很难不造成重创。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每一次攻击，上官透都会用手杖使出同样的招式，只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到最后一击的时候，上官透身形一侧，剑竟击了个空。然后，上官透手杖一横，架住他的剑，往上一提，剑锋就指住了夏轻眉自己的脖子。

上官透道：“还要继续么？”

夏轻眉不语。

“看你是灵剑山庄的，我不下重手。”上官透忽然压低声音，“如果因为喜欢一个女人，就这样对待其他的女人，那不算好男人。”

夏轻眉沉吟片刻，朝他一拱手，笑道：“多谢赐教。我大概知道阁下是什么人了。”

他刚下去没多久，穆远就一跃而上，落在上官透面前。

上官透微微抬头，露出眼下的三点凝红：“阁下是？”

“重火宫穆远，请。”穆远朝上官透一拱手。

“我没有登记，挑战我毫无意义。”

穆远愣了愣，道：“方才一战，重火宫感激阁下的出手相助，但是请阁下接受。”

上官透打败了夏轻眉，谁都看出来了，夏轻眉才受了内伤。现在再和他出手，重火宫颜面上过不去。所以穆远只有挑战上官透，来间接击败灵剑山庄。

上官透道："若我没猜错，阁下打败我之后，就会退场，对么。"

"是。"

"我不接。"

"若不接，阁下就失去了大会资格。"

"我本来就没有参加大会，也不存在取消与否。方才的姑娘消了气，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告辞。"

说完，上官透就又一次千里一瞬，消失在会场。大部分人几乎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楚。

穆远看看坐在人群中强装无事的夏轻眉，只得作罢。

一下来，朱砂就忍不住道："笨蛋穆远，为什么不追上去？"

"既然别人无接战之意，我们也不好强人所难。况且，他的武功底细我一点不清楚，若强留之反被击败，恐怕少宫主会杀了我。"最后几句穆远越说越小声，眼角还瞥了瞥雪芝。

第14节：第四章(3)

“不会的！”雪芝狠狠拍了一下穆远的肩，“穆远哥，你实在太有义气了，我以为你们肯定会晾我在上面的。”

“少宫主不要这么说。宫主在世的时候我就向他保证过，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我都会保护少宫主和重火宫，万死不辞。”

朱砂道：“大护法担心什么，那人看上去架式很惊人，出手未必有你厉害，你若是高调点，早就名满江湖了。”

“上官透的武功绝对不可看轻。至今为止，他和别人动手的记录，都是点到即止。不管是以什么方式结束的，没有战败历史，也没有人探究过他的底线。”

“上官透？”雪芝眨眨眼，“那是上官透？你怎么知道的？”

“他的虚极七剑最少修到了八重，那他必定在灵剑山庄待过。但是他击败夏轻眉的招式，又是月上谷的镜变杖法。杖头是浅蓝色宝石，很像冰块，应该是寒魄杖。”

朱砂道：“本来很好猜的，都给大护法给说得困难了。”

“何以见得？”

“他眼下有三点红色刺青。”

“这个可以是冒充的。”

朱砂指指身后，会场的入口。

很多姑娘都开始撤离，纷纷往门外赶去。

“穆远愚昧。”

“他跑这么快，你以为是什么？跑这么快了场景都这么壮观，要多留一会儿，恐怕他已经被失控的女人围攻而死了。”

穆远忍不住笑了。

琉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难怪轻功这么好。”

雪芝道：“我不喜欢他。”

琉璃道：“又来了。”

“当男人，怎么可以到处招蜂引蝶？别告诉我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我爹还是天下第一美人呢，怎么都不见得他这样不负责？”

朱砂道：“少宫主说得确实没错！”

琉璃道：“……又来了。”

之后雪芝又去参加了几场比武。拿了二十三名。大会历史上没有任一个女子可以在二十岁以前拿到这个名次，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一种极度的荣耀，可她是重莲的女儿。流言蜚语很多，重雪芝想装作没有听到，但是心情还是忍不住烦躁。眼明的人都看出来了，失去了重莲的重火宫元气大伤，穆远上阵，象征性地打了几场，就拒绝了原双双的挑战，拿了十六名。雪芝对原双双没有好感，还跟穆远抱怨了一阵子。

但穆远说：“有些不该得罪的人最好少惹，这会儿我们暂时让着他们。给我十年，我还你一个当年的重火宫。”

对穆远的看法，雪芝一直很困扰。她很信赖他，但她知道身为未来的宫主，她不能对任何人放一百颗心。但没有重莲的沉静智慧，林宇凰的灵敏刚强，更没有他们都具备的绝世身手，她对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自信。

当天晚上，雪芝特别低落。她第一次半夜三更跑出去练武。看着沈水面波光潋滟，她忽然想起儿时的红花院。林宇凰蹲在自己的身边，手把手地教她蹲马步、压腿、出拳。

“喝！”小小的雪芝曾经眼带笑意，声音稚嫩，用不娴熟的、软软的左钩拳打在林宇凰的鼻子上。林宇凰气得捏她的脸，骂她笨蛋，不知道打草人反而打老爹。

水的波光晶莹到有些刺眼。

“喝！”

无边无际的星空下，雪芝目光闪烁，咬牙挥剑，敏捷而狠劲地劈断了一个木桩。

第15节：第五章(1)

第五章

不一会儿，桥后传来了一阵拳打脚踢声，还有人不断闷哼的声音。雪芝稍微停了停手上的动作，往前走了一段。还没走过去，就看到一群人架着另一个人，作势要往河沿推。这一块儿会动手的，一般都不会只是什么小流氓小混混。穆远没跟着，雪芝武功再高也有些没底。正犹豫着往前磨蹭，忽然听到前面传来轰隆的惊响，声音大到让人头皮发麻。那个人和一块大石一起消失在河堤上。

然后一帮人妖里妖气地大笑起来，消失在客栈外延。

雪芝赶紧跟上去，结果被眼前的景象震住：河堤下面原来还有一个台阶，而那块石头就在中间的台阶上，跟着掉下去的人也不知是死是活，躺在石头旁边动都不能动。

大半夜的，这个场景实在是有一点惊悚。雪芝怔怔地看着那个人，不知道是否要前去探看。

没过多久，那个人就开始往台阶外爬。

雪芝终于忍不住道："喂，喂，你在做什么？再爬你要掉下去了。"

那人像是没有听到她说的话，还在往前爬。然后，爬到边缘的时候，他选择了掉下去。

雪芝急忙上前一步，却没听到人落入河中的声音，只是那块大石稍微挪动了一些。再仔细一看，原来那块石头上镶了一条长铁链，铁链绑着那个人的腰部，那人正在河水和台阶的中间悬着，摆来摆去。

雪芝这才看到，下面是平静无波的河流，一艘小纸船飘浮在台阶的正下方，里面放了一个小药瓶。纸船正顺着河水慢慢游走，而那人的手伸得长长的，像是要去捉那艘船。可惜距离太远，铁链的长度根本不够。

"你是不是要那瓶药？"雪芝问道。

那个人没有回话。

也不知是什么人设的刑。这个人似乎中了毒，使不了力。但只要一够着那个药瓶，巨石就会掉入河中。到那个时候，就算拿了药瓶，他也一命呜呼了。

雪芝二话不说跳入河中，游去拿了小船，又朝着那个人游去，浮上一些，把药瓶递给他。结果一看到那个人，立刻吓得尖叫起来。

——他的脸，竟然长满了五颜六色的泡，就像白天死在英雄大会上的那个人一样。

那人一巴掌就打掉了她的手，药瓶飞入水中。

雪芝胆子还算大，急道："是不是被鸿灵观的人害了，神志不清？那个是解药啊。"

那人指了指已经游走的小船。

雪芝道："你要那个船？"

那人没说话。雪芝又游过去，把船拾过去，递给他。他二话不说把船吃了。

"你……你清醒一点，你吃的是纸，不是药。"

那人无视她说的话，闭上眼静静等待了片刻。忽然，他脚下一蹬，就跳上了台阶。嗖嗖几声，他就跃到了台阶上方，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滴落液体在铁链上，用力一劈，铁链就断了开来。

他又嗖嗖几下蹿回岸边。

雪芝浮上岸，跟到他后面："你还好吧？"

其实还是会害怕见到他的脸。但那人一回头，脸上竟然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雪芝指着他，比刚才叫得还大声："妖怪啊！无脸鬼！！"却听见那人不耐烦道："你叫什么叫？真吵。"说话的瞬间，他的额心已经有东西渐渐皱起来。下一刻，脸上的皮肤居然在下陷，鼻尖冒出来。

也就是一小会儿的时间，一张有些邪气的少年面孔出现在她面前。这样一来，配上他头上的红羽绒，更是充满了鸿灵观的妖气。

雪芝愕然道：“你是什么变的？”

少年道：“我不是什么变的。我犯了戒条，差点死了，现在又活了，就这样。”

这才留意到他的腰间挂了一个小毒葫芦，雪芝立刻反应过来：“你就是白天在英雄大会上杀了人的鸿灵观弟子？”

“是。”

雪芝忽然后悔救了他，道：“既然他们都准备杀你了，你回去也是死。杀人偿命的道理你懂？”

“怎么可能死？”少年晃晃腰间的毒葫芦，“我回去以后，就可以换一个大的了。观主还会赏我更多的毒蛊和毒液，之后我在鸿灵观里，可就扬眉吐气了。”

“你在说什么？他们不是要杀你么？”

少年颇是自豪：“这是观里的规矩，只要破除了师兄设下的难题，并且不寻求帮忙，就可以和他交换葫芦，并且得到他的权力。”

“你没有寻求别人的帮助？”

那人唤道：“你救了我，但你哪知眼睛看到我找你帮忙了？”

天下之大，无赖很多，这么不要脸的她算是头一次遇到。跟鸿灵观的人果然是永远找不到共同语言，雪芝转身就走。

少年在她身后道：“不过，观主也说了，有恩必报，是鸿灵观的最基本道德底线。”

听到最后一句，雪芝哭笑不得，但决定不和他闲扯，继续往前走。但是没走出两步，手腕被人拉住，身子被扭过?，一个火辣辣的吻就印在了她的唇上。

第16节：第五章(2)

“这下两不相欠了。”少年露出非常天真纯洁的笑脸。

雪芝目瞪口呆。

她的第三次初吻，竟然，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一个鸿灵观的变态小孩夺走了。

雪芝之所以称它为第三次初吻，是因为在她的定义中，真正的初吻应该是和心爱之人。所以，两岁时故意去亲大爹爹又被二爹爹掐的初吻不算，十二岁时和穆远比武时不小心回头亲到的不算。

这一回，也不知是否年纪大了些，受到的刺激最大。雪芝二话不说，惊天耳光抽过去。

少年被打得跌倒在地，还捂着脸一脸无辜地看着她：“为什么要打我？”

雪芝气得满脸通红，举剑就想杀人灭口。

然而这个关键时刻，一颗迷雾弹掉在地上，雪芝听到少年在雾中说道：“不喜欢这个，下次我换个方式报答你就是，后会有期，小美人！”

雪芝拖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客栈。

推开门，穆远正在她的房间里坐着，背对着她，不知道在写什么。她竟然像犯了错的小孩，退后几步，守在门口半天都没进去。但是转念一想，穆远肯定发现了她的存在，于是轻手轻脚跨过门槛，关上门，低声道：

“穆远哥。”

穆远立刻回头，微笑道：“少宫主练完剑了？我整理了大会的名单，一会你看看。”

雪芝点点头。

“怎么浑身都湿了？”穆远推开窗户，往外伸了伸手，“没有下雨，你掉到河里去了？”

雪芝还是点点头。

穆远似乎察觉情况不对，又回头看看雪芝。他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才六七岁大，瘦得要命，整一个人就是根小竹竿，穿着大红色的小裙子到处晃荡，头上的两个马尾扎得特别高，还跟着晃来晃去，整天挂在脸上的表情不是横眉竖目，就是张狂大笑。十年后的今日，她的五官还是像小时候那么漂亮，只是扎在头顶的两个马尾越来越低，就像她火爆脾气过后的沉默，越来越长。

重莲临死前，向穆远交代过很多重火宫的事，其中，也包括了雪芝。他不知道将来林宇凰会怎样，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希望穆远能陪着她，直到她找到了值得托付的人，嫁了人。至于重火宫，只要挂着重雪芝为宫主的名义便可以了。

穆远七岁以前都是孤儿，他甚至不知道亲生父母的模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也渐渐知道，世间的感情分了太多种，很矛盾，也很复杂。然而他非常确定的感情，是对重莲的崇拜，和对雪芝的怜惜。

看着雪芝浑身湿透又有些狼狈的模样，穆远突然特别怀念她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想了许久，他才站起来："你等等，我去叫丫鬟帮你找衣服。"

"不用，我先看看名单吧。"

穆远叹一声，只好自己去柜子上翻浴巾。拿到她面前的时候，原本想像以前一样替她擦拭，但是略微顿了一下，只是把浴巾递给她。雪芝有气无力地接过浴巾，只是挂在脖子上，就拾起穆远整理的簿子开始一字字阅读："我记得出来的时候，长老们告诉我要拿下前五，让你进了前三十就可以。"

"长老们当然希望你能够成为重火宫里武功最高的人，也无可厚非。但他们不会责怪你的，毕竟你还年轻。"

"不会么？"雪芝扬着嘴角，眼中毫无笑意，"回去再说吧。明天我们再去看看比武，过几天就得回去了。最近得多招几个弟子，还要为兵器谱的排行努力一把。"

“兵器谱我带两个人去就好，不用担心。”

“不行，我不能缺席。”说到这里，雪芝打了个喷嚏，“你早点睡吧，明天早起赶去会场。”

穆远原本想问问她身体，但看她揉揉自己鼻子又捧着浴巾乱揩头发的样子，话又咽了回去：

“少宫主，其实宫主以前吩咐过一些事，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和你商量一下。”

雪芝动作慢慢停下来：“……什么事情？”

穆远琢磨着，低声道：“宫主以前就说过，少宫主到一定年龄，就应该考虑成亲的事。”

“现在太早了。”雪芝断然道，“等我过了二十六再说。”

第17节：第五章(3)

“那太晚了。”

“最起码要等重火宫恢复元气，现在这样我还成亲，像什么样子？如果你是想找一个强大的势力来和我们联姻，那很抱歉，我重雪芝不是那种人。”

“你应该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穆远顿了顿，“我觉得灵剑山庄的夏轻眉一表人才，而且很有大家风范，在江湖上声望也不错。不知道少宫主有没有那个意愿？”

雪芝惊愕地抬头，一下不知如何接口。

“考虑一下吧。”穆远拍拍她的肩，“说真的，少宫主一日未嫁，我一颗心就放不下来，总担心你会惹出什么事。”

雪芝横眼看着他：“你怎么这样说话！”

这个时候，有人敲了敲房门。

雪芝道：“什么人？”

“是灵剑山庄的夏轻眉。”门外的人问道，“请问这是重姑娘的房间么？”

雪芝和穆远面面相觑片刻，雪芝朝他使了个眼色，他靠着柜子站过去，雪芝过去开门。

门一打开，外面壶碗碰撞的声音就显得十分嘈杂。雪芝住在二楼，甚至都能看到楼下有酒壶飞起来，又掉下去。

果然上门来找的是夏轻眉。他换掉了灵剑山庄的白衣黑腰带，还有皮制护腕，穿上了一套暗红色的便服，金龙戏珠的发冠，整个人看去清雅不少，不像习武人，倒像贵公子。

“不知夏某是否打扰了重姑娘？”

“没有那回事。”雪芝瞥了身后一眼，跨出门槛，“请问夏公子前来是为……？”

“哦，只是觉得白日在大会上伤了姑娘，心有愧疚，特地来赔个不是。”

“哈哈，原来是为这个。”雪芝摆摆手，“夏公子想太多了。那是在擂台上比武，又不是结仇，我怎么可能往心里去。”

“莲宫主的女儿果然豪气大度得多。”夏轻眉笑道，“夏某想请姑娘小酌一杯，不知姑娘是否赏脸？”

“没问题。请。”临走前雪芝回头又向穆远使了个眼色，才跟着夏轻眉到了客栈一楼。

一到晚上，已经比赛结束的武林豪杰都在这里对饮高歌，这个时段想要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雪芝和夏轻眉刚一从楼上下来，一些白天闲话够的人兴趣又来了，死盯着他们，生怕错过一点细节。

两人在一个小圆桌旁坐下，要了一壶桑落酒，各自小酌一杯。

雪芝道：“这桑落很正，果真是清香大曲。”

“重姑娘懂酒？”

“只懂皮毛。”雪芝笑笑，“我爹爹素喜品酒，但酒量欠佳，我跟他学着品酒，但也不能喝太多。”

“品酒自然好过嗜酒。不过，你说的爹爹……是莲宫主么？”

“是。”

“可我听说他酒量惊人，千杯不倒。”

“那是因为他喝醉了不上脸，举止很正常，只要你不去推他，就看不出来。”

“若是推了呢？”

“就倒了。”

夏轻眉笑出声来：“若不是听你亲口说，我还真不敢相信是事实。总觉得重莲这两个字早就成了神话，无论他做什么都会成为传奇，实在没办法把他和普通人联想在一起。”

普通人？大爹爹的毛病，其实很多吧。例如，每天躺在床上闭眼后，就算不动，起码要一个时辰才能入眠，没有例外；例如，经常会

毫无来由地皱眉，然后捂住额头；例如，无论喝水还是喝茶，喝到最后总是喜欢留一点，死都不肯喝完。

某一次林宇凰和司徒雪天聊天聊到重莲喝水的问题，生意头脑一流熟识人性的司徒雪天说，重莲觉得留下那一部即便是自己喝的，也觉得很脏，那是自我厌弃和极度洁癖的一种表现。林宇凰不信，回去以后问重莲为什么不喝。重莲说不知道，想了想又说，感觉有点不干净。林宇凰一听，吓得连续几天都没睡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重莲百依百顺到了极点，反而弄得重莲莫明其妙。

虽然雪芝不想承认，但连她都觉得她大爹爹不是一般的不自爱。

不过这些话她都没可能说出来，只笑道：

“其实，除了武功的部分，江湖中很多人都把他吹神了。”

“我相信他的相貌，也应该是像传说那样。”夏轻眉笑笑，“看重姑娘就知道了。”

第18节：第五章(4)

雪芝愣了愣，有些窘："没有，没那么夸张。"

两人又聊了一会，天色渐晚。

夏轻眉道："不瞒你说，其实以前我对重火宫和重姑娘有不少误解，所以今天才会冲动上台挑战。现在想来，似乎太随波逐流了。来，我敬你一杯。"

雪芝举杯，喝下去以后，最后才支支吾吾道："对了，那个，林姑娘现在还好么？"

"你是说奉紫？"

"啊，嗯。"

夏轻眉忽然笑起来："她就是脖子上挂了点小伤，回去以后一直跟庄主闹着说姐姐下手好狠，还蹭着庄主哭了半天，最后闹得庄主都受不了了，说你这丫头这样下去怎么习武。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什么？"

"她说她姐姐以后可是重火宫宫主，会是厉害的女魔头，有姐姐保护就可以了，她才不用练武呢。"

雪芝火气又上来了："谁会是女魔头了！"

"哈哈，重姑娘息怒，奉紫一直都是那样的，习惯就好。"

"不过，没想到林庄主竟然这么严格。"

"错了。"夏轻眉摇摇指头，"庄主也就是说说而已。奉紫天生对武学就相当敏感，学得很快，其实周围没有谁对她严格。她就是被宠多了，才会这样娇气。有很多姑娘都特别看不惯她，她说只有你表面对她凶实际为她着想的。"

第19节：第六章(1)

第六章

“谁对她好了？我不认识她。”雪芝面无表情道，“林奉紫是个莫明其妙的人，总是喜欢以很奇怪的理由来缠着我。她给你说我是她姐姐是吧？说实话我跟她一点也不熟。”

夏轻眉又笑了：“果然和她描述的一模一样。”

“不过，灵剑山庄和雪燕教的武学果然同出一脉，虽然雪燕教用的都是鞭子，但总体形变神不变，而且动作相当漂亮，非常佩服。”

“要论动作好看的，我觉得应该是月上谷的杖法。山庄里有很多弟子都是为了一睹一品神月杖而踊跃报名少林兵器谱大会的。”

“月上谷？你是说上官透那个月上谷？”

“是。上官公子小时候就已经在江湖上崭露头角，现在已经变成人们常常提及的俊杰之一。庄主也是从小就步入武林的，虽然没有掀起过大风波，但地位一直很稳固。对很多事他看得都很通透。他说，看上官公子的性格还有形式作风，再过些年，必定会在江湖上成为最引人关注的人，不是武林豪侠，便是一代魔头。”

“难道这就是他被逐出灵剑山庄的原因？”

“不，他被驱逐的原因没人知道，但是能确定的是他做过令庄主生气的事。因为当初所有人都看到庄主动手打了他，但去追究，有人说是他发现了大秘密，但实际上，谁都不知道。”

“这样……那为什么你在大会上不认识他？”

“我和他没见过面。”

“不会吧？以前他不是在灵剑山庄么？”

“是，但灵剑山庄太大，我和他师父不同，也不在一个院里。在山庄有会议或者有比武活动的时候，他又从来不参加，都是单独行动，所以我和他甚至连面都没见过。”

“真是个怪人……”雪芝喃喃道，“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得回房，不然明天起不来。”

“不好意思，我都把时间忘了。”夏轻眉站起来，从腰间拿出一个红色剑穗，递给雪芝，“我与重姑娘一见如故，这个是我的见面礼，望笑纳。”

“啊，这样，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夏轻眉笑道：“无妨，区区薄礼，不足挂齿。”

两人道别后，雪芝甩着剑穗回到房里，原本以为穆远已经走了，没想到他还坐在那儿。一看到雪芝，穆远立即站起来：

“少宫主，宫里长老刚传了消息说有要紧事情，让我们明天一早就回去。”

次日清晨，雪芝就带着所有人离开了奉天。

抵达重火宫已是一天以后。再翻上山，看到小河盘绕的山丘上的雪白楼群时，雪芝几乎一屁股坐到地上。

但是真走到正殿门口的时候，雪芝又迟疑了很久，才慢慢迈步进去。

正殿中，三四十个高等弟子站在两旁，四大长老坐在大殿尽头。大师父楚微兰和正在训练中新四大护法正站在他们身后。

雪芝刚一进去，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扫过来。她越往里面走，头越埋得厉害。

穆远和四大护法跟着他走了一段，但都在抵达自己位置的时候停下来。

宫主的位置和南宫长老此时是空的。宇文长老坐在宫主位置旁边的副座上，默默看着雪芝不说话。

还是温孤长老最先开口：

“少宫主，长途跋涉累了吧？”

雪芝头上薄薄的汗水依然没干：“不累。”

尉迟长老微笑道：“既然不累，那么，成绩应该还可以吧？”

望着尉迟长老的笑脸，雪芝一时竟连多看一眼都会心虚。她握紧双拳，头埋得很低。所谓的急事，其实就是又一次的弹劾与训话。周围的人都知道她的名次，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流露出情绪。

最后，还是宇文长老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少宫主，你跟我来。"

他慢腾腾地杵着拐杖，慢腾腾地走下台阶。经过这些年，几个长老都更加年迈了，宇文长老也是愈发深不可测，令人不敢靠近。

雪芝跟着他走了一段，大概知道他要带自己去哪里，不由停下脚步。前方的宇文长老也停下脚步，但是不回头。等她又走了一步，才继续往前。

从尽头的侧门，穿过回廊，雪芝站在了重火宫历代宫主的灵堂中。

灵堂很宽广，而且顶很高，在里面走几步，都可以听到脚步的回音。香火寥寥，一片死寂。墙上挂满了重火宫所有宫主的遗像，遗像前面摆着灵牌。其中也不乏英气勃发或是面容冷峻的女宫主，但几乎都是年过五旬的容貌。最后一张画像上的男子是最年轻的，也是长相最完美的一个。灵牌上写着两个大字：重莲。

"跪下。"宇文长老的声音自迷雾一般的香火中传来。

雪芝立刻跪下来。

"这里所有灵牌的主人，几乎都曾经是叱咤武林，纵横天下的霸者。你父亲更是十五岁就成为了天下第一人。"宇文长老双手压在拐杖头上，"重火宫之所以有今天，都是由这些人，你的祖先用血与泪一点一点铸就的?"

雪芝埋头不语。

"而你，重雪芝，马上就要十七岁了，却连重火宫的武功都没学全。马上就要继承宫主之位，你竟然连英雄大会连前十都没有进。"

雪芝依然埋着头，不说话。

"你怎么对得起重火宫，怎么对得起牺牲了自己为这个武林世家付出一切的父亲？"

雪芝双手紧紧抓着衣角，指尖苍白。

“你说说，你怎么对得起他们？”宇文长老又指着重莲的遗像，声音有些颤抖，“你怎么对得起他？”

雪芝的头埋得更低了，双手微微发抖。

“你好好想想吧。想通了，再出来。”宇文长老扔下这句话，转身走了。

在这一刻，面前的遗像似乎变得很高，很高。

重雪芝正对着遗像跪着，泪水一滴滴落在地板上。

坐姿端正的男子依然嘴角含笑，风华绝代。

半个月后的清晨。

已近初冬，天亮得越来越晚，尉迟长老又一次被门外的舞剑声吵醒。披着衣服往外走，一片灰蒙蒙中，一个身影正在练剑场中来回穿梭。

剑光凛冽，俯仰之间，数块大石又被击碎。

雪芝满头大汗，但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汗水甚至随着几个转身的动作旋转溅落。没过多久，只听见当的一声巨响，雪芝手中的长剑剑锋被劈成两段，旋着飞了出去。

雪芝这才停下动作，长叹一声，慢慢走到一旁，随地坐下。

尉迟长老带着欣慰的笑意，踱步过去。

雪芝擦了一把额上的汗，取下长剑上的剑穗，把已经断裂的剑扔到一堆遭到同样对待的破剑中。然后她从路边拿来一个大袋，取出另一把剑，把剑穗挂在上面。

“剑都不要了，还要剑穗做什么？”

雪芝吓得低抽一口气，回头，半晌才回过神来：“长老？啊，哦，这个剑穗，呃，我很喜欢。”

尉迟长老怀疑地看她一眼：“真的么？”又看向剑穗。

“是，有剑穗，舞剑才帅气……”说到这，发现尉迟长老一直在看那个剑穗，又小心翼翼问道，“……怎么了？”

第20节：第六章(2)

尉迟长老抬头，微微一笑："没什么，你好好练。"

午时过后，雪芝倒在草坪上，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楚微兰和穆远站在旁边，无奈地看着她。朱砂蹲下来，戳戳雪芝的肚子，叹道："少宫主，吃太多了。"

"我肚子好难受。"雪芝试图撑起身子，但挺了一次，失败。再挺一次，再失败。楚微兰实在看不过去，抓住她的手，把她硬拉起来："你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要急于求成啊。现在穆远教你，你光看就可以了。"

穆远背对着雪芝，站得笔直。然后横臂劈剑，剑锋急速颤抖，反射出刺目的光芒。然后便是抬腿，踢腿，收剑，再刺，再收，接着一个翻身，回马剑……

都说习武就像绘画。无论画得再好的人，都无法将画画得跟原物一样。但是可以趋于完全一样。穆远经重莲亲手指导传授，只要是重火宫的招式，他都几乎做到理想状态，标准得挑不出毛病。

混月剑的第八重。就是因为舞得极好，穆远的背影看去特别像重莲。

雪芝眨眨眼，轻声道："穆远哥，真的很厉害……"

穆远舞完剑停下来，蹲在重雪芝面前，笑道："少宫主，你要做得比我好。"

雪芝断然道："那不可能。"

旁边的朱砂和楚微兰差点异口同声说"是啊"，还好忍住。朱砂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唉，宇文长老真的是严格死了。不过没办法啊，他可是你爹爹的师傅，不过青出于蓝。如果他不是那么老，而且来亲手教你了，估计你早就……怎么了？少宫主你眼睛疼？微兰，你嘴巴怎么了？……穆远，为什么捂着头？"

"少宫主，我有事想要问你。"宇文长老的声音从朱砂身后传来。

朱砂的背脊就像弹簧反弹一样抖了一下。

雪芝慢慢站起来："长老……什么事？"

宇文长老看看穆远手中的剑，朝他伸手。穆远立刻把剑递过去。

朱砂喜道："宇文长老，您真的要教少宫主武功？"

宇文长老却提起剑穗，看着雪芝："少宫主，这你是从哪里得的？"

"……我在，我买的。"

"在何处买的？"

"在……奉天。"

"你在奉天买到了灵剑山庄的东西？"

雪芝的脸很快红了，只好看着别处不说话。

"少宫主交友，我们不能插手。但希望少宫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重火宫和灵剑山庄向来不和，他们和你拉关系，必然别有用心。"

雪芝忍了许久才忍住气，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不再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弟子匆匆忙忙赶来："少宫主，长老，雪燕教教主求见。"

雪芝心中一凉，道："你让她在山下等我。"

"不。"宇文长老打断道，"请她上来。"

原双双站在正殿门口，跟以往的来访者完全不同，背脊站得笔直，毫无惧意。这一回，她身边一如既往跟着很多女弟子，不过据说从不离身的奉紫不在。

一看到硬着头皮来的雪芝，还有跟在后面神色凝重的宇文长老，原双双立刻眉开眼笑："原来重火宫还是有长辈的，我还以为只剩下了雪芝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呢。"

宇文长老道："少宫主虽然年轻，但已经不是孩子了。原教主有话不妨直说。"

这时，很多重火宫的弟子也都偷偷放下手中的事，围过来看。

原双双笑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想惊动长老的。雪芝年纪还小，会犯点错，也是正常的。”

宇文长老俨然看着原双双，不接话。

雪芝道：“请不要拐弯抹角，要说直说！”

“是这样的，我听说夏轻眉那孩子送了雪芝一份薄礼……”

“夏轻眉？”宇文长老蹙眉道，“灵剑山庄的第十二代九弟子么？”

“长老果然是百龙之智，就是他。”

雪芝打断道：“他送我什么东西，不要你来多事！”

“唉，芝儿，你听我把话说完。”原双双越叫越亲昵，看着雪芝的模样就像在看自己女儿，“江湖上现在已经到处都是关于你跟你夏哥哥的传言了，我当然相信你俩不会小小年纪就做了那样的事……但是，女儿家的名声给人家这样说，毕竟不好……”

第21节：第六章(3)

宇文长老蹙眉不语。

雪芝急道："你在胡说什么？！我和他就坐下来喝了点酒聊几句话，两个时辰都不到……你，你再乱说话，我现在就撕烂你的嘴！"

"唉唉，芝儿，姐姐这是为你好。"原双双叹道，"其实你要跟你夏哥哥真有什么也是你们的自由。但是我想你大概不知道，你夏哥哥很多年前就跟我们奉紫提过亲，只是奉紫还小，我们作大人的，都不同意当时成亲，现在也稍嫌早了些。不过再过两年就不一样了。你夏哥哥虽然在江湖上一直都给人说成柳下惠，但遇到你这样的小美人儿，又是对他有意的，怎么能不动心呢……"

原双双说了什么，雪芝都没听进去。

她只听见，原来夏轻眉和林奉紫已经定亲了。

难怪夏轻眉会在她面前说了那么多奉紫的好话，她还以为……他对自己有好感，希望自己能多靠近他们的生活。

顿时心中说不出的委屈，雪芝提高音量道："伯母麻烦你闭嘴！我和夏轻眉只是朋友，别的什么都没有，你再在那里危言耸听，我现在就让人砍了你！"

宇文长老道："少宫主，你现在还不是宫主。"

"就是啊，我这是来好心提醒你的，芝儿。其实我也知道你是个美人胚子，不过说真的，以你的出身，以你的性格，我看你夏哥哥大概不会和你来认真的。你还是和那些与你相配的人在一起吧，像什么青鲨帮的帮主呀，玄天鸿灵观的弟子呀，银鞭门，金门岛什么的，想娶你的，还少了？"

雪芝立刻冲上去："我要杀了你——"

但是被宇文长老一根拐杖拦住。宇文长老依然毫无笑意，看向原双双："原教主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吧？可以请回了么。"

原双双气愤了片刻，又微笑道：“也是，奉紫还等着我给她带洛阳的花簪呢。唉，这姑娘也是，这么柔弱不说，还把自己弄得跟粉儿玉儿调出来似的，害那些山里野孩子似的女娃娃嫉妒得要死。追她的男人太多，还都尽是名门正派来的大少爷贵公子哥儿，我真替轻眉那孩子担心啊……”

她这些话像是说给身边的人听的，但又说得格外大声，雪芝想不听都不行。

终于原双双走远了。只剩下雪芝，宇文长老，还有一堆旁偷听又散掉的重火宫弟子。

“从明天开始，少宫主不得踏出重火宫半步，直到你的混月剑修炼至第九重。”宇文长老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

“可是，过了年，兵器谱大会我必须得去。在那之前，我没法修炼到第十重。”

“兵器谱让穆远代你去，你不用去了。”

“没有哪个门派参加比武大会不带首领的。”

宇文长老沉思许久，道：“夏轻眉会去参加兵器谱大会，是么。”

“我不是为了他去！那个原双双说的话长老也相信么？我和夏轻眉只是朋友！”

“你现在会钟情于他，是因为他打败了你，而你太弱。等你混月剑练到第十重再回去看看，你是否还会喜欢他。”

雪芝双眼发红：“喜欢别人不是用剑法来衡量的，你们不能这样操纵我！”

“明天开始，你不能再出去。我话就说到这，少宫主继续练剑吧。”扔下这句话，宇文长老就走了。

也是当天晚上，重雪芝就背着包裹，从重火宫逃出来。

第22节：第七章(1)

第七章

这是重雪芝第一次没有经过长老们的允许私自离开。从来不曾独自行走江湖，刚一离开重火境，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必备物品她都没有拿。不过，银子是绝对够了的。

背着满包裹元宝的雪芝，看着重火境外面的辽阔世界，突然感到无比迷茫。非常不容易地把穆远以及长老护法们迷晕，非常不容易地出逃，但站在重火宫外面，她还真不知该往哪里去。

这时候去找谁比较好呢?

大爹爹从来都是一个人，和他有关系的，要不是属下，就是同盟；和林宇凰关系好的门派，大至屹立江南的天下第一山庄灵剑山庄，小至峨嵋山脚的南客庐；认识的人，那更是从正气浩然的大侠花遗剑，到京城首富司徒雪天，到名铁匠韦一昴，到三流门派青鲨帮现任帮主铁逍，到洛阳头号妓院花满楼老板赫连惊红……林宇凰不曾像重莲那样叱咤武林，也不喜欢炫耀身手，但从他十来岁开始，就特别喜欢到处勾搭人。有的人可能他都忘记了，对方还会一直记得他。迄今为止，随便在江湖中抓几个人，很可能都是他的亲朋好友。

实际上林宇凰最铁的哥们，就是花遗剑和司徒雪天。但是雪芝自个儿揣度了一下，花遗剑常年四处漂泊，行踪不定；司徒雪天在雪芝还小的时候就一直待着她，还吃过她不少嘴巴子，对她甚至比对林宇凰还要好，所以去找他准没错。从重火宫到长安，路程不算太远，但去长安，就必定会路过洛阳。也不知道赫连惊红，也就是她奶奶，这会儿是在花满楼忙生意，还是在深山老林中的鬼母观炼毒。

但雪芝的第一站还是定在了洛阳。

都说长安集权，洛阳集钱，这话绝对不假。大部分的富商都选择在长安定居，但还是会在洛阳做买卖。所以，洛阳城的别名是元宝城。武林人士去长安，一般是冲着武馆、兵器行、最大的当铺，或者

茶楼中的议会。而去洛阳的人，无论是否身怀绝技，是男人，都会去一趟花满楼、烟馆以及赌场；是女人，都一定会去福家布坊。

福家的布坊是个正宗的连锁店，全国范围内，就是无名小村落都一定会有分店。布坊总店在洛阳，店铺修得就像个宫殿，让人想忽略都不行。

雪芝也是姑娘，来了洛阳，很难禁得住福家布坊的诱惑。外加她又想起了原双双说过的话，更加确定自己要去大出血一次。

布坊的生意比雪芝想得要红火得多。

房梁上挂满了四角的大黄灯笼，每个灯笼上都题了“福”字。灯笼下面是骆绎不绝的顾客，其中女性占了九成。洛阳的美女果然多，脸蛋不一定很漂亮，但打扮得都是花枝招展的。雪芝看着自己还没脱掉的练剑服，越发觉得别扭。扭扭捏捏地进去了，发现这里的姑娘和外面的不大一样，说话不大声，但重音都特别强，姐姐妹妹叫得特动听，互相夸赞的词儿也是格外的多。笑起来，还都叫一个销魂蚀骨。

突然，雪芝身后有两个布坊的丫鬟悄悄说道：

“小少爷回来了果然就是不一样，今天人比以往多了两倍。”

“是啊，今天在场的不少人，平时不都是挽着袖子跟我们叫板儿杀价的么，今天出手倒还都特阔气，聊够了，随手选一块布，问都不问价直接付帐。”

雪芝回头看那两个丫鬟一眼。那两人和雪芝对望一眼，看了看她身上的衣服，对视一下，都笑了。

雪芝被她们弄得更不好意思了。她的衣服虽然不花哨，但怎么说都干净整洁，怎么这两人像是看到了叫花子？她越想越气，放下手中的布料直接走人。

雪芝离开布坊，门口就传来了喧哗声。她回头看一眼蜂拥而上的女人们，似乎在包围着什么东西，也没兴趣知道，直奔武器铺。

看来看去，还是这种地方最适合自己。铺子里头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听上去也是格外亲切。

武器铺里几乎都是男子，一见了雪芝，都会不由自主回头看一眼。

铺子也是极大的，这里主要卖剑、刀、枪、鞭。一面墙上挂着数排各式各样的剑，雪芝伸手依次掂了掂，发现都还是中上品，质量均等，价格却都高得惊人，没一把是低于一百两的。突然想起琉璃很擅长铸剑，他随便做一把，都能比这里的好上很多，早知道劝他不要当什么护法，来这里卖剑都发了。

这时，老板刚挂好一把新刀，就看到了雪芝，立刻朝她挥挥手：

“喂喂喂，小姑娘，这不是你来玩的地方，赶快回家吧。”

雪芝道：“我是来这里挑剑的。”

老板一脸嘲意：“你还懂剑？”

雪芝随便取了一把取名为“青虹”的剑下来，掂了掂，道：“这一把头重脚轻，易损且不好掌控。”又取了一名为“雪狮”的刀：“刀身很窄，属于轻刀，但刀本身重量太大，优点全部埋没了。里面不要灌铅，恐怕要好得多。”再取一把“狂风”鞭：“我小时候只学过一点鞭法，但与不少会鞭的人交过手。这鞭虽看去精美，但鞭把的比例失调——”

话还没说完，手中的鞭子就被老板夺走。不少人看着他们，都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买不起就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本店不欢迎你！”

“我确实没打算买。你们家的武器都只是好看，又配上了个有噱头的名字而已。”

第23节：第七章(2)

雪芝转身就走。那老板的火气却上来了："砸了我们场子就想走人？我看你这黄毛小丫头不知是从哪个乡下来的，没听过我卓大爷的名字！来人！"

话音刚落，几个大汉冲出来。

雪芝的火气也来了，利索地抽出身后背的剑："我看你也没听过姑奶奶重雪芝的名字！"

老板大笑起来："你是重雪芝？哈哈哈哈，那老子就是重莲！给我上！"

几个大汉抽出宝刀，向雪芝砍去。

雪芝立刻使出穆远才教的混月剑第八重。

虽然不很熟练，效果还不如使第七重，但用来唬唬人是绝对没问题的。带头的两个大汉对看一眼，立刻回头跟卓老板窃窃私语几句，卓老板微微一怔，颤声道："你，你有本事就不要跑，给我等着……"

雪芝歪着头，手中把玩着剑穗："我等着了。"

卓老板立刻往里间走去。

雪芝哼笑一声，又转过去看那些兵器。其实谁都知道，大都市的东西都是价钱高质量中庸，外型才是王道。她有些后悔和那个老板起冲突了。但是在场的人都看着，这时候走，岂非给重火宫丢人了？

正犹豫不绝时，一只手从她旁边的墙上取下"青虹剑"。雪芝原本只瞥了一下把剑，但一看到那只手，禁不住回头看人。

"这剑确实不值这个价。"旁边的人说道，"姑娘说得没错。"

"是，是啊。"雪芝抬头看着他，"……我都说了。"

"姑娘可是习剑之人？"

"是，是的。"

那人朝雪芝微微一笑："怎么了？"

"没事。"

雪芝才发现自己的反应实在很呆滞。入江湖也有些许年，但很少看到有这么高的年轻男子。印象中近些年见过的人中，玉镖门的新门主很高，释玄方丈很高，华山掌门丰城很高，但是这么高又长成这样的，这还是头一个。

“没料到在洛阳也可以看到重火宫的人，真是难得。姑娘的混月剑练得很好。”

“哪里哪里。”雪芝侧过头去，对着墙壁摇摇脑袋。这男子无论是外表，还是声音，还是神态，对她来说，都像肉骨头对一只饿了三天的狗。

重雪芝活了快十七年，第一次这么确认自己是女人。

好在这个时候，卓老板再次出现。

这一回他身边跟的人，就不再是普通的粗汉子，而是几个穿了华山派衣服的弟子。

“就是那个女娃娃在砸我场子……上，上官公子？”卓老板盯着重雪芝身后，愕然道，“您怎么会在这里？”

跟在卓老板身后的两个华山派弟子也朝他拱手：“见过公子。”

上官公子笑道：

“卓老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

“托公子的福，很好很好。”

上官公子撑开折扇，轻轻摇了摇：“你这里生意倒是越来越红火，武器也是越做越精良了。”

“是是，那是自然。上官公子难得来一次，也赏脸给小的，进去喝口茶。”

“不了，我还有事要和这位姑娘谈，改日再会。”

雪芝问道：“你认识我？”

上官这姓不常见，雪芝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上官透那个花蝴蝶。

慢着……上官透？

雪芝猛地抬头，这才发现那个上官公子虽然没有持杖，也没再穿英雄大会上那套雪白斗篷，反倒换上了香扇锦衣，但头上的三片孔雀翎，还有眼下的红色印记还是没有动过，顿时目瞪口呆。印象中，上官透的娘似乎是洛阳大布商的女儿。而福家布商几乎已经垄断了整个洛阳布料市场。那么刚才那些人提到的小少爷，应该就是……

“哈，上官昭君！”

雪芝第一次觉得猜对人的身份如此有趣，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出了上官透最讨厌的外号。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僵了僵，然后视线唰唰转移到了上官透的身上。

上官透摇扇子的手停了停，但很快又自在地摇起来：“在下复姓上官，单名透。承蒙姑娘夸奖，不过在下受不起那个名字。”

雪芝笑道：“为何受不起？我觉得很好听，况且你穿上白斗篷的样子，真的很像昭君！”

第24节：第七章(3)

所有人的表情又僵了僵，视线又一次唰唰飞到上官透身上。

上官透收了扇子，指指门口："姑娘，我们出去说。"

两人刚一出去，就有人低声道："这下那姑娘惨了，从来没人敢真正当着一品透叫他上官昭君的。"

卓老板擦擦汗："不会，他是瞧上那小女娃娃了。一般女人光是听到他的大名就已经先晕过去，根本不用钓。稍微难一点的，经过他多重诱饵的勾引，也是三两天的事情。人家都说，上官昭君钓女人，比渔翁钓鱼还简单。我看啊，他是直接撒网捞鱼。"嘴角挂上一个阴恻恻的笑，"只不过鱼儿一上钩，下了锅，吃过了，还剩下什么呢？"

"哇，听上去好神奇。卓老板，你怎么知道的？"

卓老板笑得相当神秘，伸出三根指头："我敢保证，这个重雪芝不出这么多天就会入网。"

雪芝和上官透两人走出兵器铺，就看到两个侍从站在门口等待。上官透道："姑娘这是第一次来洛阳吧？"

"没有，我小时候来过，不过都没有印象了。"

"姑娘是哪里人？"

"我是登封的。"

"这么说，你是在重火宫附近长大？"

"我是在重火宫里长大的。上官公子是洛阳人么？"

"不，我在长安出生，在那里住的时间最长，之后都没有固定居所的。"

"那公子回来是为了见家人？"

与此同时，卓老板摸摸墙上的剑："他一般喜欢打听清楚对方的背景，但凡黑道，仇家，过于娇惯的千金大小姐，一律上黑名单。"

"老爷子才过七十大寿，这次回来是给他祝寿的。不过很快就要走了。"上官透微笑道，"还没请教姑娘贵姓芳名。"

雪芝道：“我叫林羽芝。”

“姑娘方才果然是报了假名。”

“你有听到我说自己是重雪芝？”

“没错。”

“但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重雪芝？”

上官透顿了顿：“虽然不想冒犯林姑娘，但是方才林姑娘使用的混月剑很娴熟，却并没有到达炉火纯青的水平。”

这回轮到雪芝郁结。这个上官昭君居然这么说自己。不过，按照一般人的印象，都会觉得重火宫的少宫主重雪芝，早能把混月剑倒过来使了。

这样也好，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恐怕会惹来不少麻烦。雪芝笑道：“上官公子果然慧眼识人。”

“不过林姑娘长得这么漂亮，身手却这么好，习武时间应该不短了吧。”

雪芝道：“几乎从会走路就开始了。”

与此同时，卓老板转身，抽出武器：“倘若是从小习武的女子，那更合其意。因为习武的女子反应相当直率，不会哭哭啼啼。”说罢举剑，剑光四射：“而且，够悍，够坚韧，在床上也够辣！”

上官透嘴角勾起，声音也放得更加温柔了：“那，林姑娘一定受过不少伤，这恐怕要令很多男子心碎了。”

雪芝摆摆手：“不会不会。我没什么人喜欢的。”

“没有人喜欢？”上官透摆摆手指，“我不信。”

“真的不骗你。”

“倘若现在有人对你有意，你会考虑么？”

“那要看是什么人。”

卓老板舞剑，剑唰唰唰唰响了几声：“如果这个姑娘不幸是个反应超级迟钝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上官透道：“我是说，假如。”

“我不知道啦。”

卓老板忽然手腕一震，剑锋摇摆，光芒刺目：“别忘了，上官透是个外型很出色的男人。而且，他的个子高！男人高，就是魅力！男人高，就有杀伤少女少妇的本钱！就算这个女人再迟钝，她还是个女人，是女人，本能就爱高个子男人！”

“好吧。”上官透走近了一些，看着雪芝，放低了声音，“林姑娘是来这里替宫里办事的么？”

雪芝微微抬头才能跟他对话，立刻觉得很怪异：“呃，不，不是……我打算过两天就去长安。”

卓老板剑锋依然直直地指着前方：“这个时候，如果姑娘有害羞的意思，他就会试探着问她准备在哪里留宿。”

第25节：第七章(4)

上官透道：“那这几天，你打算在哪里睡？”

卓老板眼睛眯起来：“倘若姑娘说不知道。那么，肥鱼到手了，他会做什么呢？”卓老板砍断一把椅子：“——当晚就吃掉！”

雪芝道：“当然是客栈呀。”

“是洛阳客栈么？”

“嗯。”

卓老板道：“倘若姑娘的答案是‘不知道’以外的内容，他会很高兴，因为这个猎物有挑战性。到时候，他会说什么呢？！”

上官透笑道：“那好，明天早上我会来洛阳客栈找你，如果你有空，就请容许我当导游，带着姑娘在洛阳转转。”

“好啊！”雪芝笑道，“我刚好想去你家的布坊看看，你去了肯定可以打折。”

“那我送你回客栈。”

卓老板忽然停住，面色凝重。

旁边的人正听得津津有味：“接下来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明天光临本铺。”卓老板放下武器，开始收拾铺子，“打烊了。”

第26节：第八章(1)

第八章

上官透送雪芝回去之后，雪芝晚上又偷偷溜出来，一个人跑到花满楼去看了看，打听到赫连惊红不在洛阳，只得作罢。不过洛阳的夜晚更加让人流连忘返，雪芝一出去，就逛到了午夜才回来，其间打架六次。

因为前一日玩得太累，外加天气冷，进了被窝就再也不想出来，竟睡了一个轮。第二天起床才猛然想起和上官透约好要出去。

于是，同一时间，卓老板也穿着棉袄挂上兵器，把大门打开。

门外站了一帮来听说书的人，早已等得面如土色。

“失礼失礼，昨天晚上兴奋过度，起晚了。我们继续。”卓老板走进铺子，从角落搬来一个椅子。

雪芝刚一拉开门，就看到楼梯间站了两个侍从。这两个侍从是上官透派来的，一看到雪芝，就过来鞠躬问好，并请她在房中等待片刻，他们这就去通知上官透。

“上官透行走江湖，素来喜欢独来独往，但在追求女人的时候，这两个侍从，却变成了必用道具。这，是为什么呢？”

没过多久，两个侍从通知雪芝上官透在楼下等待。

雪芝立刻顶着黑眼圈下楼，看到了神清气爽英俊潇洒的上官透，连忙道歉说自己睡过头了。

上官透微笑道：“没有关系，我们走吧。”

与此同时，两个侍从也消失了。

“阔气！”卓老板猛地回头，指着某一个无辜的顾客，颤抖地说，“他要的就是阔气！他是国师和福家大小姐的儿子，他怎么可以不阔气！让两个侍从等待，即添了面子，也表现了十足的真诚，更是让家境不是很有钱的女人摇摇欲坠！如果不出意料在客栈门外等待他们的将会是——”

上官透让开一步："林姑娘请上马车。"

卓老板狠狠摇了几下手指，提高嗓门："实际上官昭君最讨厌的就是马车！"

雪芝道："要坐马车吗？"

"不想坐？"

卓老板又狠狠扯来一个板凳，重重堆在铺子中央的板凳上，再用力回头："如果这个女人说不想坐，昭君姑娘会毫不犹豫爱上她！"

"不想。坐马车会错过很多东西。"

上官透面露喜色："那我们走吧。"

"虽然他的外号是上官昭君，但是更多的人，愿意称他为'上官摧昭君'。他是花花公子，谁都知道。被他看上的女人更清楚，对他肯定有防备。当然，他当然也清楚这个女人清楚他的事实，所以，他会怎么做呢？"卓老板又拖了一个板凳，堆在第二个板凳上，又一次用力回头，"——逆向思维！"

雪芝和上官透在洛阳城里走着，回头率是惊人的高。上官透倒是习惯了别人注视的目光，摇着折扇还分外惬意，指了指一个六角楼："那是古玩店。放在顶楼的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所以你看，从这里看，有三十多个人站在那里守宝物。"

雪芝踮脚，睁大眼："真的，楼都挤满了。"

卓老板再一次拖来一个板凳，再堆到原本的三个板凳上，然后，再次用力回头："真正伤人的鹰，是不会轻易露出利爪的！真正咬人的狗，是不会在人前吠叫的！真正的风流郎，是不会在女人面前表现出他是个采花贼的！相反，他会像一个温文儒雅不可一世的贵公子！这，就是心理战术！"

"里面也有很多仿古青铜器、唐三彩、梅花玉，都是洛阳的特产。尤其是唐三彩，变化无穷，彩色斑斓，什么样子的你都能在这里找到。有的图纹精致到让人惊叹，我每次回来都会去买很多。"

雪芝吐吐舌头："我只知道洛阳的杜康、牡丹还有刺绣。"

“仿古青铜器、唐三彩、梅花玉，”卓老板双眼发红，横扫四方，“你猜他会送哪一样？”

“梅……花玉？”

“错！”

上官透轻笑出声：“那些都是大部分人对这里的印象。对了，你跟我来。”说罢往前面走去。雪芝连忙跟上去，见他停在一个小路摊旁边，拾起一个小哨子，回头道：“这是赵炳炎铜哨，是因赵炳炎得名的，原料是上好的黄铜和软木……”说完，对着哨口吹一下。

雪芝道：“音质真好。”

“你吹吹看？”

雪芝接过铜哨，看看哨口，有些不自然地吹了一下：“真的很不错。”

“他都不会送！”卓老板再次搬来板凳，身高已不够，只好吃力地踮脚，放在第四个板凳上，再用力回头，“赵炳炎铜哨是洛阳名产，但是是价位不高又最讨女孩子和小孩喜欢的小玩意，送了这个，女人不可能拒绝，也不会怀疑他的动机！他会让这女人觉得，她是他的红粉知己，他对她有无限好感，他把她当圣女来欣赏，永远永远不会想把她拖到床上！”

上官透掏出银子，递给老板，又以扇柄指指：“我们再去前面看看。”

雪芝一边把玩着哨子，一边抬头看看上官透：“谢谢。”

“不客气。”

两人又一起逛过花?、酒馆、杂货店、墨宝店，雪芝越发觉得，上官透似乎不像别人所说的那么花，就像照顾妹妹一样对待自己，外加长得好看，性格谦逊，实在让人无法不喜欢。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

卓老板扶住摇摇欲坠的椅子，声音浑厚：“他会在天黑之前就送她回家。美名曰——”

“洛阳虽然治安不错，但天黑了毕竟不安全。我早点送你回去吧。”

“这时候女人会怎么想呢？传闻中超级风流的催花一品透不但不摧残自己，还如此体贴，希望自己早点回家！”卓老板一口气蹲在地上，抱着头，“实际上，实际上，实际上——”

洛阳客栈门口。

“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和林姑娘出来走走，但把林姑娘要买布的事给忘记了。明天不知姑娘还有空没有？”

卓老板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个女人已经对他十分十分十分有好感，并且卸下防备了……”

“嗯……”雪芝原本打算第二天启程，但不受控制地，接下来的话脱口而出，“有的。”

卓老板轰的一声站起来，眼中布满血丝：“这个风流花心男人的杀手锏都在明天！！！”

“那明天见。”上官透微笑着退去。

“卓老板，你堆那个椅子做什么？”

“闭嘴！”卓老板恶狠狠吼道，环顾四周，气氛分外凝重。

突然，他又开始收拾铺子：“打烊了，今天说书到此结束。”

雪芝睡得特别早，所以第三天起得也很早。但是开门的时候，没有看到上官透的侍从，略有些失望，于是拿了银子下楼用早膳。

同一时间，武器铺也早早开了门，一张印有大字“卓”的小旗随着太阳冉冉升起。成群结队的人蜂拥而入，发现里面除了堆了高高的四把椅子，空空如也。顾客们都略有些失望，正准备转身走的时候，忽然，上空传来了浑厚的声音：“各位早。”

雪芝用完，但还是没有看到侍从的身影，正准备起身回房，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肩：“林姑娘早。”

这个时候，所有人抬头看去，卓老板左手拿金盾，右手拿金弓，腰别黄金剑，身穿冲天英雄金甲，背上吊着一根麻绳，缓缓从房梁上

降落，最后高高地站在四把椅子上，稳了稳身子，居高临下地对顾客们道：“今天，我要揭露昭君姑娘的恶行。”

雪芝立刻回头。上官透正在她身后，朝她笑笑：“昨天没睡好，所以今天就自己来了，希望姑娘不要见怪。”

第27节：第八章(2)

“怎么了？”

卓老板因为身上挂的东西太多，没有前日灵活，只得呈垂直状举手，高声道：“从这一刻开始，昭君姑娘的清高温柔皮子就要一层层拨开，甜言蜜语飞出来！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什么呢？！”

一个大妈抬头看着卓老板，指了指他：“卓老板，你站那么高是为什么啊？”

卓老板的声音在盔甲中嗡嗡回荡，因此更加浑厚：“女人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

“知道你明天就快离开洛阳了，实在舍不得。今天一醒来，立刻就来这里等着，希望早日看到林姑娘。”

雪芝愣了愣，有些尴尬：“哈哈。”

“走吧，我们先去布坊。”

“为何昭君夫人要去布坊呢？”卓老板从背后的金质箭筒中抽出一把箭，架上弦，猛地拉出，金箭冲出，连续刺穿了二、三、四楼的地板，直飞向天际，“因为重雪芝打扮得再朴素，她，终究，是个女人。”说罢，伸出套了金制手套的手，指向福家布坊。

生意红火，没人杀价，没有泼妇，布销得快，布坊里的人这几天日子过得都很滋润。可惜的是，上官透一进去，几乎所有女人都不买布，都围了上来，只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女子站在角落，一声不吭地选布。雪芝微微一怔，心想上官透果然风流，竟然招了这么多女人。

“这个时候，这女人会想什么呢——上官透怎么惹了这么多女人！”说罢，卓老板扔出金弓，又一次冲穿了房顶，所有人的目光跟着一起飞上去，又飞下来。

“实际不是这样！真正被昭君夫人摧残过的女人，就不会再靠近他，因为，都伤了心，但是，依然深爱他！”卓老板的金手指又一次指向布坊，仿佛指在了不吭声的姑娘们头上。

上官透在忙，雪芝也懒得管他了，自顾自地挑选布匹，没想到这一挑，就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后，上官透终于抽出空来，回到她的身边："林姑娘果然好眼光，这块刺绣色彩秀丽，手工精致，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

"实际上官透最讨厌的就是陪女人逛街和挑刺绣！！"金剑脱鞘，卓老板的眼睛和剑锋一起发射出耀眼金光，"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说她就要这块刺绣，买了就走，昭君夫人会永远爱她！"

雪芝看看手中的刺绣，又看看旁边的："唔，两块都很好，再选选吧。"

卓老板金鸡独立，用剑指着天空："只可惜，至今为止，让上官透永远爱着的女人，一个都没有！"

血洗福家布坊以后，雪芝抱着一大堆布匹和精工刺绣准备拿去付帐，但是神采奕奕的她，被筋疲力尽但是看不出来的上官透直接送给她了。雪芝死活要自己付，但上官透表现出的是前所未有的固执，只得由着他。

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软，雪芝又觉得对上官透亏欠一分，所以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的时候，上官透牵了她的手，拉她到自己身边时，她再紧张，也只好假装不知道。

打包东西的时候，布坊的丫鬟看看重雪芝道："少爷，你这拿得也太多了，都是送给这个姑娘的么？"

上官透搂住雪芝的肩，把她往怀里一带，笑得无比甜蜜，就是一恋爱中的宝贝："我的东西就是芝儿的，随便她吧。"语毕，闭了眼，在雪芝发间轻轻一吻。

这下可吃不消了。雪芝猛地弹出来，脸倏地红到脖子跟，东西也不拿就直接冲出布坊。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啊，雪芝狠狠踢爆了路边的几个酒坛子——下次一定要自己付帐！

没过多久，上官透也跟着出来了。他才刚走到雪芝身边，雪芝便回头，恶狠狠道："我不喜欢别人随便碰我！"然后转身就走。

卓老板的钢盔上留有给胡须透气的孔，他一手高举黄金剑，一手挣扎着弯曲，摸着胡子：“女人生气肯定不希望别人看到，而且，她们喜欢被男人追！他们的终点站肯定是没有人的地方！”

雪芝在客栈门口停下来，来回踱步几次，跑到客栈后面的凉亭中。

“对不起，冒犯了姑娘。”上官透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和雪芝的距离还是只近不远，“其实，我和林姑娘以前见过面，姑娘大概不记得了。”

第28节：第八章(3)

“我不知道。”

“还在生我的气？”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家里有个交代才那样，算了。”雪芝挥挥手，“一会我去把钱付了。”

“我说了，我以前就见过你。”上官透的声音温柔到冰都给融了，也靠得越来越近。

“很显然，姑娘是在找台阶下。但，昭君夫人可能会让这种升温的暧昧消失吗！！！”卓老板猛地一扬手，黄金剑脱手而出，终于刺穿了一切阻碍，在楼顶冲出了一个大洞。

大妈道：“卓老板，这楼可是你自己修的……”

“芝儿……”上官透忽然走上去，捉住雪芝的手，头微微一侧，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

卓老板张开双臂，咆哮道：“‘你是我的’这句话，已经过时了！！”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给你，但是如果你点头，我就是你的。”上官透一手握紧雪芝的手，另一只手已经搂住她的腰，轻轻一勾，她就倒在了他的怀中。

这个时候，卓老板忽然神色凝重地蹲下来，把金盾往下挪，放在板凳底下，然后狠狠敲了一下，金盾像龟壳一样黏在椅子下面，然后，一条短线从盾牌下方露出來。

“这个女人，一定会逃回客栈！”卓老板慢慢直起身子，打了个响指，一个小厮立刻消失在墙角，卓老板看着远方，目光肃穆，“我都说了，三天时间，这个女人一定变成肉鱼。如果她回到房间，她就要与美好的少女时代，说再见了。”

雪芝赶回房间，刚推开房门，就看到房间里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上官透，而是穆远。

“昭君夫人最后的杀手锏一定会出来，然后，今晚吃掉她！除非她是一个人——”卓老板话音刚落，消失的小厮便又跑出来，对着卓老板的金盾扔了一颗小火球。

大家齐声道：“除非是谁？”

“上官透早就放过消息，有一个女人，他永远不会打她主意。”卓老板叉着腰，张狂地大笑着，“这个女人，就是重雪芝，哇哈哈哈哈哈！！”

群众忽然安静了。

穆远一转身看到雪芝，便道：“少宫主。”

这时，上官透刚好跟过来，听见这三个字，怔怔地看着雪芝，道：“你真的是……重雪芝？”

火球引燃了短线，飞速烧上去，卓老板用尽自己最大的肺活量，让浑厚的声音回响在整个钢盔中：“所以，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算我瞎编！”

话音刚落，金盾爆炸，一个小盘托着卓老板和他的冲天英雄黄金甲，对着上面早已打好的巨洞，一冲而出。

所有人仰望天空，看着化作小点的卓老板，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终于有人说道：

“我真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看这架式，短期内卓老板可能回不来了。”

第29节：第九章(1)

第九章

雪芝没有回答。穆远看到上官透，朝他拱了拱手：“没想到上官公子也在这里。”

上官透朝他回了个礼，就一直盯着雪芝。只是，刚才在客栈楼下的柔情蜜意全都不见了，神色相当复杂：“抱歉，开始我没有相信你。”

雪芝依然没有忘记发生在楼下的事，甚至不正眼看他：“没事。”

上官透看了一眼穆远，道：“我有事，先走了，你们慢慢说。”顿了顿又道，“芝儿，我会回家一段时间。你若有事，可以到长安太师府找我。”

雪芝点点头。上官透走了。

接下来，雪芝抬头看看穆远，又赌气一般自己坐到桌旁，拨弄着干蜡烛的烛芯：“你来这里做什么？”

“宫里出了一点事，我是来特地通知你暂时不要回去。”

雪芝手中的动作突然停下来：“出什么事了？”

“我要说的就只有这些。再隔几个月回来，说不定长老他们的气就消了。”穆远从怀中拿出一张银票，递给雪芝，“这些钱应该够你用的，要随时跟我保持联系，有困难一定要通知我，知道么？捎信给我的时候不要用真名，也尽量避免提到有关你身份的事——”

“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不必多问，不是大事，但对你不好。我会想办法处理。先走了。”穆远走到门口，又低声说道，“对了，虽然上官透条件很不错，但是……罢了，这种事你比我有分寸。”

雪芝还未来得及说话，穆远就已经拉开门。

而站在门口的人，竟是宇文长老。

雪芝和穆远都惊至哑然。

“不是大事？”宇文长老一步步走进来，双手放在拐杖上，“《莲神九式》被人盗了，还不是大事？”

房内是长久的寂静。

初冬的晚风吹得窗扇来回摇摆，枯树在风中折腰，几乎就要断碎。

“不会的。”雪芝一脸不可置信，“《莲神九式》明明就是锁在重火宫最深处，加了那么多重机关，还有那么多人防守，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宇文长老打断她，“就是在你出离这几天时间，我们出动了一半以上的人出去找你，高手更是全部出去了。有人乘虚而入，所有守门的弟子尸骨无存，莲神九式还在原处，但看以前它有文字的一面是朝北放置的，现在变成了朝南，显然已经被人动过了。而且几乎能肯定的是，这人已经盗走了内容。”

“《莲神九式》的原秘笈不是雕刻在琥珀上的吗？并且不浸水看不到内容，这人怎么研究出来的？而且，有这么多时间去抄秘笈，为什么不直接把整块琥珀都带走？”

“你以为那么大一块琥珀带在身上不容易被人发现？”宇文长老已经略微露出一丝怒气，“重雪芝，你违反了重火宫的条例，原本是应该废除武功挑断手脚筋的。但穆远签下了在重火宫的终生契约，为你求情，外加你是重莲的女儿，这事就算了。”说罢转身准备离开。

雪芝上前一步：“我会回去的。”

宇文长老半侧过头，面无表情：“你的所有衣物我都让丫鬟给你放回房间了。”

宇文长老离开了。

雪芝背上一凉，迟疑道：“穆远哥，宇文长老……那是什么意思？”

穆远欲言又止，看着别处，才缓缓道：“刑罚已经免除，但是你……不能再在重火宫待了。”

两天以后，雪芝再一次硬着头皮回到重火宫。不过这一回，从她身边路过的弟子却没有再和她打招呼。

再过几天便是春节了，重火境内却荒凉得连落叶都不剩。

从小就听说重火宫历史上有不少被逐出师门的宫主少宫主，但重雪芝如何都不会料到，自己也会有这一天。但她不相信。她没有回房间，而是直接去了宇文长老的长老阁。

宇文长老坐在窗旁，抬头纹深深地烙印在面上。他的面色一年比一年苍白，眼睛一年比一年灰暗。雪芝知道他也是十来岁就入了重火宫，跟随着当时的宫主，一直到她，已经是第四代。

雪芝走过去，一下跪在地上。

宇文长老依然靠在椅背上，翻看书卷。

“对不起，我错了。”雪芝这是第一次认错认得这么干脆，头也埋得很低，“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一定好好练功，再也不离开重火宫，再也不会不经允许和别人随便打交道。”

宇文长老头也没有抬：“现在再来说这些话，不会太迟了么？”

“求您。”雪芝磕了个头，一直没有抬起来，“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离开这里我哪里也去不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还是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立场。”宇文长老的声音十分苍老，“重火宫不是避难所，也不是给小丫头玩闹的地方。其实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只能怪重莲命不好，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女儿，生来就应该是被疼爱的……雪芝，我从来都是把你当孙女看待，这么多年对你如此苛刻，良心到底也过不去。从今以后，你恢复自由了。”

“不！”雪芝用力摇头，“我会把武功练好的，我现在就去修炼《莲神九式》，我不一定能够超越爹爹，但是我一定会变得很强，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宇文长老挥挥手：“什么都别说了。你收拾收拾，早点离开吧。”

雪芝一直在长老阁跪了一个晚上，但是宇文长老不为所动。甚至没有一个仪式，被驱逐的程序就已经被执行了。雪芝回到房间，收拾好了所有东西，刚一出门，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穆远，还有四大护法，以及一些弟子。

第30节：第九章(2)

所有人的情绪都显得十分低落。

雪芝笑笑："都来给我送行了？"

朱砂忽然扑过来，紧紧抱住雪芝："长老们都太过分了！少宫主年纪还这么小，怎么受得住武林中的千磨百折？"

"不经风雨，怎见世面？"雪芝拍拍她的肩，"以后大家要在哪里碰面了，可不要装作不认识啊。"

"不可能的。"海棠鼻子红红的，"我们看着少宫主长大，如果不论辈份身份，你就像我们的亲生侄女一样，以后无论到哪里，我们都一定会照顾你。"

琉璃道："其实客观说来，这次根本不是少宫主的错。但没办法，条规在那里。希望你出去以后多多磨练多多学习，不要入一些不三不四的门派。"

朱砂怒道："到这个时候你还这样说话！"

砗磲递给雪芝一个包裹："一些药丸和暗器。"

雪芝收过那些东西："多谢。"

穆远也递给递给雪芝一个包裹："这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你带出去再拆开。"然后又递给雪芝一块玉佩："这是宫主以前最喜欢的，你也带上吧。"

雪芝接过第三个包裹和玉佩，笑道："好，谢谢。"

然后大家都陷入沉默。

雪芝道："我走了啊，以后你们多多保重。"

一一道别后，雪芝一咬牙不回头径直往宫外走去。但是到半山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在瑶雪池附近停下来。

历代宫主的坟墓都在重火宫的后面，只有一个人的在这里。

雪芝的名字就是来自于瑶雪池和天蚕灵芝。

她放下包裹，在重莲坟墓前跪下来。空气极冷，枯残的叶子被风卷起，没有章法地在整个小院中飞舞，也顺带落入瑶雪池，在结了碎冰的水面上荡下涟漪层层。

墓碑上题着龙飞凤舞的大字：吾爱重莲之墓。

因为雪芝只要在宫内，就一定会常常来扫墓拔草，这一会儿她又把坟旁的灰尘拂去，最后对着坟墓，开口闭口半晌，都没说出话来。

末了，只有沉默着，重重地磕头三次，提着包裹下了嵩山。

雪芝一直不敢回头。身旁的景色在不断变换，而身后巍峨的高山却一直屹立不动，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已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永不动摇。

在山脚的福德客栈暂时住下，雪芝先打开了穆远给的包裹。里面装满了书，再仔细一看，竟都是重火宫的秘笈：《九耀炎影》、《混月剑法》、《浴火回元》、《天启神龙爪》、《日落火焰剑》、《赤炎神功》、《红云诀》……几乎重火宫重要的秘笈都给他装进来了。她刚才后悔自己以前没把武功学好，以后都没了机会。从小到大，她第一次在看到那些曾被她称为废纸堆破书的秘笈后，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然后她把重莲的玉佩别在腰间，秘笈全部整理好了，又看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雄浑超逸的一行字出现在她眼前：

这几天我脱不开身，你先在福德客栈住上几天，之后我会想办法帮你找个地方住下，以后的事我们再慢慢商量。

雪芝微微一笑，把东西都收好，准备洗漱上床睡觉。

但是她刚一转过身，余光就瞥见窗外灰蒙蒙的一片中，有一个黑影闪过。当下不敢动弹，静观其变。隔了很久依然没有反应，她再猛地回头，拉开窗户，门外却除了枯树林，什么人都没有。

雪芝长长呼了一口气，关上窗，却听到身后传来细微声响。

她立刻回头，看到身后一个黑衣蒙面人，惊叫一声。

但已来不及迎战。

这人动作太快，快到她完全没有余地还手。那人迅速点了雪芝的穴，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捂住雪芝的鼻口，朝她颈项刺去。

雪芝皱眉，又叫不出声，几乎被吓晕厥过去。

但匕首刺到她脖子的时候就停下了。那人眼睛一转，回头。雪芝看到他眼角有几根鱼尾纹，年纪不小了。然后一高一矮两个的身影蹿出来。

矮的那个立刻就跟黑衣人打起来了，动作快到让人看不清面孔，只听见乒乒乓乓几声，一只小手伶俐而狠劲地戳了数个空，在柜子上戳出几个洞。

第31节：第九章(3)

高的那个是个少年，身材略微瘦削，穿着非常轻便贴身的青色衣裳，散着发，头发右侧还混着紫色绸缎编了几个小辫子。他背对着雪芝，手中不知道在把玩着什么，站在旁边倒是悠闲。

这时再去看那几个墙上的洞，边缘似乎都染上了什么液体，很快就像被腐蚀伤口一样快速扩散。那个黑衣人似乎也格外谨慎，出手处处不留情，有杀人灭口的趋势。

这时，那个少年相当欢快地抬头道："好了！"

矮一点的那个发出了女童般娇憨的声音："动手！"

黑衣人倒抽一口气，收回刚劈出去的手掌，但没来得及。那少年不知朝他扔了什么东西，他忽然惨叫起来，声音听上去似乎也上了年纪。他捂住自己的手掌，足下轻盈地点了几次，跳出窗外，几下身影便埋没在黑暗中。

"哈，逃了，我看你怎么逃出我的五、指、山！"少年跳起来，却被那个女童捉住衣角，差点跌倒。他猛地一回头，甩手，头上的辫子也跟着甩了甩，一个黏黏的小球就跟着甩了出来，迎面飞向女童。女童不紧不慢地闪身，小球又一次飞向了千疮百孔的衣柜。只听见啪的一声，几只毒虫贴着衣柜滑落下来，剩下的大部分都附在柜子上，咔嚓咔嚓几声，柜子烂得比刚才还快。

"圣母英明！"少年立刻作出膜拜向，朝女童鞠了个躬。女童一脚踹上他的膝盖，他倒在地上。

"也就只有你敢这样出手，老娘留你一条命。"

娇憨的声音说着彪悍的话，雪芝看清了她的脸，也相信，这天下也只有她才能以这样的脸说这样话——玄天鸿灵观观主满非月。

而那个倒在地上的少年就不打算再站起来了。虽说他的打扮和上次差别甚大，还留了刘海，腰间也换了一个比上次大了很多的葫芦，但雪芝绝对不会忘记夺走自己初吻的人，无论是第几次。

满非月走来，解开雪芝的穴道。雪芝按住自己被点穴的地方，一屁股坐在床上。

“重姑娘你放心，我只有戴了这个才会伤人。”说完举起另一只手，那只手上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都套了金属指甲套，颜色是金中泛青，雪芝光看看都觉得自己中毒了。

雪芝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被重火宫驱逐，在江湖上可能就没以前走得那么顺了。”满非月指了指雪芝床上的秘笈，“这些东西还是收好比较好。”

雪芝愣住。一般人看到重火宫的秘笈，都是如狼似虎地扑过去，但是这个满非月还有她身边的少年看到了那些册子，就像看到了排泄物。

“那些秘笈或许对你们来说是密宝，对我来说，是一钱不值。不用那么看着我。”

雪芝这才开始收拾包裹：“你怎么知道我被驱逐了？”

“我们知道消息，总是比别人提前一点的。”

“那刚才准备杀我的人是谁？”

“这我怎么可能知道？”满非月转眼看看身边的少年，“丰涉，你替她看看有没有被伤着。”

丰涉笑眯眯地走过去，笑眯眯地在雪芝身边坐下，戳戳手，两只大眼睛睁得更大了：“好啊。”说罢捏捏她的腰，又捏捏她的胳膊，敲敲背，捶捶膝盖。

“你要死。”雪芝眼神凶狠。但看过他们用的毒以后，也只敢动口。

丰涉转眼笑道：“没有。”

满非月道：“现在你打算怎么做？”

“我不知道。”

“等你的情哥哥吧？”

“情哥哥？”雪芝想了想，忽然站起来，“不是的！我一直把穆远当大哥的！”

“呵呵，小女孩果然就是小女孩啊。”满非月走过去，分外同情地握住雪芝的手，“你情哥哥的目的都达到了，怎么又会来？”

“虽然你救了我一命，但你还是没有资格这么说！”

“太单纯了，呵呵呵呵。”满非月扬起那张女童的脸，露出了相当妇女的神态，“有没有兴趣加入玄天鸿灵观？”

“没有。”

“真的么？我在英雄大会上或许拿不到第一，但是整个天下真正能打倒我的人，五个指头数得出来。”

雪芝不说话。

“要加入么？”

“不。”

“真的……”满非月一边说着，一边翘起戴上毒指甲套的小指，“不考虑一下？”

“我……我再考虑几天好了。”

“你以为几天之后，你的情哥哥就会来么？”满非月动了动小指，“再考虑考虑。”

这是逼良为娼。

“明天早上。”

“很好，明天早上我来找你。”满非月说话温柔了很多，还带了些风情，回头看一眼丰涉，“涉儿，我们走。”

丰涉朝雪芝抛了个媚眼，跟着满非月出去。

第32节：第十章(1)

第十章

三更时分，雪芝就背着重火宫的包袱偷偷从客栈后门溜出，摸着黑在马厩偷了一匹马，加鞭逃出了登封，朝西北方逃去。这个时候鬼母也行踪不定，只有先去长安找司徒雪天。

连续赶了几个时辰路，天也开始亮了。雪芝前一夜受惊过度，这一会儿已经彻底筋疲力尽，不由放慢速度。眼见长安城门已经进入了视野，雪芝终于跳下马，揉揉已经快失去知觉的屁股，准备牵马走。

但这才觉得身后有人，再回头一看，心脏几乎跳停——丰涉正站在她的身后，笑盈盈的看着她。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当然是带你走。”他比第一次见面时看去开心了很多，似乎日子过得蛮滋润，“跟我回圣母那里吧。”

雪芝哭笑不得：“如果你还有良心，记得我第一次救过你，就不该这么做。”

“我当然记得你救过我。你还不满意我的报恩方式。”

“所以，你还欠我的，对不对？”

丰涉眉开眼笑，点头点得特带劲。

“所以，你应该重新报恩一次，对不对？”

丰涉还是用力点头。

“所以，这一回，放过我吧。”

“可是，让你进入伟大的玄天鸿灵观，是对你的报答，对不对？”

“不不不，不是，你想，我到鸿灵观，肯定还要跟你发生同门纷争。如果你放了我，下次再见面，大家都是朋友了，可以互相照应，对不对？”

丰涉眨眨眼：“好像也有道理。”

“也好。”丰涉走近几步，鼓起半边脸。

“你做什么？”雪芝下意识后退一步。

“香一下。然后说‘丰哥哥你好帅好英俊我都快被你迷死了求求你放过人家嘛’，我就放你走。”

这对很多可爱的姑娘来说，或许再得心应手不过。

但是，重雪芝不是可爱的姑娘，念到这句话，她立刻想到的人，又是一个她连名字都不想提的死丫头。

于是，丰涉的香香变成了锅贴。

他捂着自己的脸，咬牙切齿道：“你完了，跟我回去！别以为你漂亮我就不敢打你！”

雪芝转身就跑，被丰涉捉住手腕，两人就打了起来。丰涉的武功自然不如雪芝，三招就落了下风，最后他后退几步，戴了手套，从怀中拿出一个黏黏的小球。

雪芝立刻不动了。

“小妞，你输了。”

雪芝咬牙：“卑鄙。”

“哈哈，我姓卑名鄙，字下流。”说完这句话，丰涉便走过去，手中捏着恶心的小球，在雪芝双颊上一边亲了一下，“跟丰大爷走吧。”

这个时候，一个人捏住丰涉的手腕，取出那个黏黏的小球，扔掉。丰涉猛然回头，身后一个锦衣男子正在对他微笑：“这位公子如果不介意，我把我妹子带走了。”

丰涉挑挑眉：“好啊。”

然后那个男子用扇柄对雪芝勾勾，雪芝转身跟他走了。

雪芝小声道：“上官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该在这里？”

“哦，对，你住这里。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不客气。刚看到你站那里的时候，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到长安了，原来是因为被人追杀。”

雪芝还未回话，丰涉忽然闪到他们面前。他看看上官透，蹙眉道：“你怎么还没死？”

上官透撑开扇子摇了摇：“我为何要死？”

“你刚才摸了毒虫卵，怎么可能不死？”

“啊，这么说，或许一会儿就死了？”上官透笑道，“芝儿我们走，一会我要是突然死了，可要小心。”

第33节：第十章(2)

丰涉打开葫芦盖儿，再抖抖盖子，很快一只毒蝎子掉出来。

他提着蝎子尾巴，就扔向上官透。

上官透身形一闪，挡在雪芝面前，一掌击落了蝎子，合扇，击中丰涉的腹部。丰涉连退数米，弯腰捂着肚子："你……你在耍什么把戏？"

"看你年龄不大，下手竟然如此残忍，还逼女人做她们不爱做的事。我对男人可怜香惜玉不起来。识相的，就不要跟来了。"

上官透跟雪芝离开了。

没多久，满非月就从树林中跃出："走吧。"

"圣母？你在这里？"丰涉先是吃惊，后是恼然，"居然不出来救我！"

"我都说了多少次，遇到什么人都可以交手，如果是上官透，那是离他越远越好。"

"他？他就是一品透？"丰涉神情扭曲，"肚子更疼了。"

"都说了，他不怕毒，而且他的特征很好认，你就知道调戏姑娘——回去再收拾你！"

"为什么不怕毒？"这时，两人已经在茶楼坐下，上官透给雪芝倒了一杯龙井，"月上谷的心法，加上有人帮助打通经脉，就对毒免疫了。"

"这么说，月上谷的人岂不都是百毒不侵？"

上官透笑道："打通经脉没这么容易的。"

雾气弥漫，上官透原本看上去有些傲气的脸，也变得温和起来。雪芝看着他，有些出神："原来是这样。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你别太在意。"

雪芝点点头。

上官透的变化实在太大。最后一回见到他，说难听点，他整个人就是一只发情的公狮子，侵略和诱惑双管齐下。这一次，贵公子的气派又摆出来了，仿佛最后一次在洛阳客栈发生的事都是她在做梦。

没多久，便有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朝他们拱了拱手："上官公子。"

上官透立刻站起来回礼："杨会元，近来可好？"

"承蒙公子关照，圣上那边已经点头了。不知公子何时有空到寒舍小坐片刻，也好给在下与室子一个表谢的机会。"

"都是自己人，表谢就不用了。倒是杨会元喜生贵子，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这不又是客套话么？您这一年里有半个月会待在京城都已经是稀奇事，下次再遇到您，恐怕我儿子都娶媳妇了。"

"哪里哪里，最近有一些事要处理，暂时抽不出空，忙过这一段，一定赴约。"

杨会元瞥了一眼雪芝，会意笑道："明白明白，都说上官公子坐了琴心便全力赴之，果真如此。"

"杨会元误解了。这是我妹子，最近在她遇到了点事，我怎么能不帮忙？"

"不都说是某家的千金或者某门的姑娘么，怎么这回变成妹子了？"

"这真是我妹子，叫重雪芝。以后她要来了京城，还得请杨会元多照应着。"

"这没问题！"杨会元朝雪芝笑道，"重姑娘以后有事尽管说，到西街杨府找我，随时都有人在。"

雪芝怔了怔，站起来拱手道："好，多谢。"

两人又客套一阵，杨会元走了，上官透再坐下来。

雪芝道："你知道我出了问题？"

上官透迟疑了片刻：“或许这么说有点失礼，但你离开重火宫的消息传得很快，昨天的事，今天长安这一带都知道了。估计不出几天，整个天下都知道了。”

“到时候会怎样？”

“重火宫结仇不多，重莲仇人不少。既然离开重火宫，你唯一的身份便是重莲的女儿。”

雪芝沉默。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我不知道……或许，先回登封。”

“为什么？”

“宫内有人跟我说好要在登封会面的。”雪芝顿了顿，“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是否依然可信。”

“重火宫历来没有只是驱逐的处罚，要么直接取了性命，要么残废着出去，你却完好着出来，实在有些蹊跷。如果他们叫你在登封会面是个陷阱，那还是不要回去的好。”

“那倒也是。那我要准备准备，等来年少林兵器谱大会开始，我或许会去看看。”

第34节：第十章(3)

“那再好不过，刚好我也要去，我们可以一起。”上官透笑道，“我有两个朋友正在苏州等我，春节过后我会去和他们碰面，你跟我一起去么？”

雪芝原想拒绝。但一想到灵剑山庄就在苏州北部，竟莫名道：“没问题。但你打算在哪里过年？”

“自然是回家过。”

“那没问题，过完年我们在哪里会面？”

“你不跟我一起过？”

“我又不认识你家人，这样不大好吧。我在长安有亲戚，我去找他就好。”

“也好。”

两人商量好正月初七在长安春饭馆见面。上官透正准备送雪芝出去，就听到有几个人在旁边大笑，笑过之后，其中一人还捂着肚子，上气不接下气道：“我就说重雪芝怎么会突然和重火宫决裂，猜来猜去，愣没猜到这一个。”

“夏轻眉这如意算盘可打错了，他以为诱惑重雪芝就能操纵重火宫，但没想到那小姑娘太感情用事，竟然为了他和重火宫撕破脸。我赌一千两，夏轻眉之后绝对会甩了重雪芝！”

“我说重莲那女儿也够笨的，夏轻眉追林奉紫是众所周知的事，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上官透拍拍雪芝的肩：“走吧，不要听了。”

雪芝依然坚持站在原地。

“她就是重莲的女儿又如何了？还不照样是个女人？你看重雪芝在擂台上下手那么狠，被男人征服后，不依然软得像块胶？”

“一品透说过，再是强大的女人，遇到心爱的男人都一定小鸟依人，果然是真话。”

这下上官透尴尬了："芝儿，原话不是这样的，你别听他们乱说。"

雪芝没有听进去。

"不过说真的，撇去她的身份不看，这么小的年纪武功就这么高的人，江湖上可找不出几个。"

"那些都是吹捧出来的。我看重雪芝就只有一样东西跟他老爹很像——那张脸！哈哈，别说老子年纪大了打别人小姑娘的主意，再过个两三年，这重雪芝肯定祸国殃民。唉，出来混什么江湖，嫁给老子当小妾算了……你们看着我做什么？后面怎么了？"

那人说到这，一边回头，看到上官透，脸唰地白了。上官透从桌上抽出两根筷子，稳住一根，另一根在手中飞速转了几圈，脱手飞出，击中那人的帽子，从门上穿过去。

上官透放下一锭银子在掌柜那，追着雪芝出去了。

帽子顺着门滑落，门开始裂缝，最后碎裂。那人的白脸变成了青脸。

雪芝与上官透道别以后，径直去了紫棠山庄。

上了阶梯，和门口的人说了几句，对方立刻就进去通报。雪芝不过在门口转了两圈，一个一身雪白但是缝制考究的男子就走出来，笑道："芝儿，我就知道你会来。"

"雪天叔叔！"雪芝一看到眼前那张三十来岁还没多大变化的娃娃脸，立刻热泪盈眶，"我被重火宫给赶出来了……"

司徒雪天道："这事我也是早就猜到了，你先进来，有话我们慢慢说。"

自从司徒雪天替家族东山再起，发扬老爹爷爷们的精神重新回到经商之路，紫棠山庄便一年比一年气派。前些年司徒雪天一跃而上，成为全长安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富，这里更是修得比皇宫还宏伟。只是世事难全，司徒雪天前些年刚娶了个老婆，就因为难产去世。孩子保住了，单名言，但从小就没吃过娘的一口奶水，这才不到七岁，就跟

着老爹一起学习经商，还特早熟，见了雪芝以后，立马摆出小大人样叫重姑娘。但司徒雪天看他一眼，他就立刻改口叫重姐姐。

司徒雪天让人给雪芝腾出一个房间，便带着她在客厅中坐下。

“感觉日子过得好快。”司徒雪天笑道，“你小的时候还特别喜欢打人，现在都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那是你一直在忙着赚钱，哪有时间记得我们这个偏远地带长大的小鬼。”

司徒雪天无奈笑道：“又开始撒娇了。”

这话一说，雪芝小孩子脾气就上来了，抖着嘴巴委屈道：“雪天叔叔，长老连个机会都不给我，江湖上的人还乱说话，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35节：第十章(4)

“谣言的问题很好解决，过完年我就跟你去一趟灵剑山庄，他们的人去澄清谣言，应该有点作用。”

“哦。你说要去的，到时候别又说不去。”雪芝特别难受。只是这么一来，她又要看到讨厌名单里的人。

“放心，这都是小事。关于重火宫的事，我才该跟你说说。”

“怎么了？”

“你被赶出来是因为什么？”

“《莲神九式》被偷了，我犯了条例。”雪芝把之前发生的事大概说了一下。

“原来如此，重火宫里有人犯事。”

雪芝愕然：“叔叔的意思是，秘笈是重火宫里的人偷的？”

“不一定是宫里的人偷的。更有可能是有人协助放水，帮外面的人偷到了秘笈。”

“为什么？”

“我不认为莲神九式有这么容易到手，但是这个人的动机我实在想不明白。”

“那他们为何又要赶我出来？我留下来虽然帮不了大忙，但也比赶我走好啊。”

“你想想，如果这个时候不赶你，第一个出事的人很可能就是你。你是重莲的女儿，不论如何他们一定要保住的。不过你年纪小，宇文长老大概认为你不懂，也不会演戏，所以干脆执行命令，也不解释——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还没有实际证据。”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我以后还有机会回去了？”

“不过芝儿，你还是要多和你爹学一下，私人感情可以考虑，但凡事要以大局为重。”

“我爹？他才不以大局为重呢。他一遇到二爹爹什么都忘了。”

“我说的就是你二爹爹。”

“啊？叔叔在开玩笑么？”

“嗯，别看他平常吊儿郎当的，他有自己的平衡点，一旦这个点动摇了，再深的感情他都会放到一边。可能这就是你大爹爹去世以后，他一下接受不了事实的原因吧。总觉得亏欠了你大爹爹。”

“我只知道他把我扔在重火宫里，自己过自己逍遥日子去了。”

司徒雪天叹了一声：“总之，你先在我这里住下，有什么需要的，都跟我说。”

于是雪芝在紫棠山庄住下，每天有空就帮着雪天理理簿子，翻翻文书，晚上就读秘笈练武，一晃眼就到了大年三十夜。当天晚上，雪芝和司徒雪天、司徒言，还有紫棠山庄内的丫鬟、管事、账房先生等人一起吃了团年饭，在园子里放爆竹。司徒言烧了不少树，还差点弄出了火灾。一个大年过得也倒是热闹。早上起来，雪芝在床脚看到了一个彩绳穿线的龙形香囊，研究了半天，才发现里面装了一叠银票。一去问司徒雪天，司徒雪天居然说那是压岁钱。

大年初五，雪天出门拜年，问雪芝要不要去。雪芝不好拒绝，只好答应。

马车轰隆隆在长安穿过几条街，在一个大宅院门口停下。抬头一看，牌匾上赫然写着：国师府。

第36节：第十一章(1)

第十一章

国师府建于长安东侧，延绵数千米。大门高十尺有余，可容下八人抬大轿自由进出。两只巨鼓摆在左右两侧，鼓壁上刻有天狮飞凤，鼓面上是士兵浮雕。

雪芝还没来得及打退堂鼓，就被司徒雪天叫下了马车。

此时此刻门庭如市，不少人进进出出登门拜年，光看衣着神态，都知道一个二个尽是达官贵人。其中，也不乏黑着脸出来的。

雪芝道："这些人怎么了？"

"国师为官清廉，不收重礼。"说罢，司徒雪天提着礼物和侍卫说话。侍卫立刻放了他们进去。

国师府天井相当宽敞，四角和门口都放置了石狮，形态各异。前沿有一条长长的水田，如一叶扁舟侧卧天井，十分精巧秀美。

路过有不少人都来和司徒雪天搭话，互贺新年，司徒雪天向他们一一介绍了雪芝，说她是自己侄女，来京城做客的。最奇的是，在这里，名满江湖的重雪芝，在这里也不过是一个三字名而已。

进入正厅，一个题有"仁义忠孝"的巨大牌匾横在中间，字大得相当霸道。

司徒雪天道："这是圣上题的字。"

雪芝点头。

不一会儿，几个官员和太太带着漂亮闺女上门。司徒雪天道："做买卖的来了。"

雪芝点头。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进去找国师。"

雪芝依然点头。

司徒雪天刚离开没多久，雪芝就看到他们往东苑去了。这种地方对她来说实在是神奇又陌生。她还是老实地待在原地不动。

然后，旁边一个“做买卖”的官员道：“看来上官小少爷今天是怎么叫都叫不出来了。”他老婆接道：“要不，我们试试叫二少爷？”那官员道：“二少爷去年才成亲，说不定还会带着媳妇儿一起来，免了免了。”

雪芝怔怔地看着他们，却被对方的回瞪给弄得不敢再看。

没过多久，司徒雪天便出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上官透。

旁边几个“做买卖”的赶忙上前，却因上官透两个字都停下了动作：“芝儿。”

雪芝看看四周，小声道：“你不是不出来么？”

“我不知道你说的亲戚居然是司徒叔叔。”

司徒雪天道：“我也不知道你和上官小透居然认识。这孩子我也是看着长大的，小的时候还尿尿在我身……”

上官透道：“咳，芝儿，年过得还好吧？”

“挺好。”司徒雪天一在，雪芝的本性就容易爆发，还眼睛一弯，用手肘撞了撞上官透，“你还没娶亲吧？”

上官透愣了愣：“这，是的。”

“那就考虑考虑娶亲吧，我看喜欢你的姑娘挺多的，不要只顾着玩，体谅别人姑娘的心。”刚一说完，脑袋就被司徒雪天敲了一下：“你二爹爹说得没错，你这个疯丫头以后出去肯定会吃亏。”说完立刻用手捂住头：“不要用内力。会打死叔叔的。”

雪芝捂着脑袋，揉了揉：“痛啊，不要老打头！”

司徒雪天无比错愕：“你居然不打人了。”

上官透笑道：“我们说好要去苏州的不是么。”

“雪天叔叔已经答应了要跟我去。”

“什么？你们已经说好了？”司徒雪天道，“既然上官小透要去，我就不去了。”

“雪天叔叔！”

“芝儿乖，我去也没用，况且山庄里事还多，小透这人可信的。”

“你明明答应过我的！”

“不要任性，乖啊。”

“你说话不算数！”雪芝在司徒雪天手上扇了一下，“凰儿不要我，你也把我推给别人，好，我自己去！”说罢跑出去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更有不少做买卖的官员一家子偷偷议论道“这姑娘脾气好怪”、“不讨人喜欢”等等。

上官透道：“我去找她。”

“雪芝从小没爹没娘的，弄得她有点孤僻，性格也不大好，还很敏感。小透你说话一定要小心点，别把她弄哭了。”

“我知道。”

天气严寒，外面正在飘雪，上官透穿着斗篷出去。起初还只是柳絮细雪，没走多久，便渐如鹅毛。大过年的，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不时可以听到城中心的爆竹声，还常有一家几口人到市集买东西，或携手回家。

天已黑成一片，雪花密密麻麻地散落，在空中结成无边无际的网，与夜幕黑白相映，摇曳着坠下。

上官透在河边的一个小凉亭中找到了雪芝。雪片仙鹤羽绒一般，飘入凉亭，落到雪芝头上。她抱着双臂，轻轻吐气，白色的雾团儿很久才挥发在空气中。

“我知道，我又犯错了。”上官透摘下帽子，在她身后，还没开口说话，雪芝就冷不丁地扔出这句话。

“谁说你犯错了？”上官透歪过头去看她，“你不会觉得我家太无聊，找借口溜掉吧？”

“我没有！”

“我一会儿会去劝劝司徒叔叔的。”

“我不是因为这个生气的！”雪芝气急败坏地转过头，眼睛红红的，“我知道他是真的对我好，但是，我会觉得……他是在赶我走。”

“怎么可能？你别乱想了。是我刚才在后院里和他说，你对我来说就像亲妹妹那样重要，他才会放心我们俩去的。”

雪芝看了他许久，忽然咬牙切齿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直接告诉你吧，我在重火宫里什么地位都没有，对《莲神九式》，我也一无所知，你放弃吧！”

第37节：第十一章(2)

上官透走近一些，扶住她的双臂："傻芝儿，没有目的，我就不能对你好么？"

"我不信你！"雪芝提高音量，后退一步，却看到了街道上有一家三口牵着手欢闹走过，眼泪唰地流出来，声音也软了不少，"我想凰儿了。"

上官透一时不忍，走上前去，把她搂入怀中："我陪你找他。"

"我不敢找。"雪芝哽咽道，"如果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我，我不敢。"

"你二爹爹从出道以来就一直以福大命长出名，不可能出事的。"

"可是天下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他？"

"这个我们之后再商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乖乖跟着透哥哥去苏州，然后去兵器谱大会上看看，不要闹你雪天叔叔，知道了吗？"上官透一边说着，一边拂去她头上的雪花，又摸摸她的刘海。

雪芝拨开他的手："不要像在跟小孩说话一样跟我说话！还有，不要再自称透哥哥，恶心！"

"嗯，那叫我上官哥哥也可以呀。"

"小透，就这样。"

"好吧，这个随你。不过你还是我妹子。以后，我爹娘就是你爹娘，我兄弟姐妹就是你兄弟姐妹，不要跟我们家客气就是了，你同意么？"

"我真不懂，你干嘛莫明其妙对我好？"

上官透笑道："其实我是我们家的老小，姐姐哥哥都有了，一直想要个妹妹，但一直不能如愿。所以我就想在外面认个妹妹，可惜至今让我觉得像妹妹的，只有你一个。"

"那其他人呢？"

"现在我带你回去？"

“其他姑娘呢？”

上官透想了想，又笑盈盈地摸摸雪芝的头：“透哥哥还年轻，身体也还不错，所以，会做一些正常男人会做的事……”

雪芝认真地看着他，认真地点头。

“所以你是我妹妹。”

“我不懂。”

“以后你会懂的。”

雪芝还是不懂。

两年以后，她懂了。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掐住一个脖子摇来摇去，暴怒道：“你那时候就是想告诉我我没女人味是不是？让你连男人基本的反应都没有是不是？你要死！你要死！！”摇了半天，她才把那只可怜的狗扔到一边，擦擦汗，特别解恨地站起来。转身，却看到了身后朝她微笑的人，立即后退一步：“你离我远一点，不要再靠近我！我什么都没说！”那人走过来，轻轻朝她耳垂吹了一口气，柔声道：“那时候你还不懂事，现在不一样了。我光是想起你，血液都在燃——”话音未落，雪芝捂着发红的脸，惊天锅贴上阵。

正月初七清早。

上官透直接上紫棠山庄找人。刚让人替雪芝收拾好了包裹，司徒雪天便对旁边的人说：“你们去叫一下重姑娘。”

旁边一个丫鬟应声退下。

上官透道：“她还没准备好么？”

“这两天她练剑练得太晚，都是正午过后才起来的。”

“那要不我下午再来吧。”

“别，到时候出发太晚了。”司徒雪天把包裹递给上官透，“你也别太宠着她，让她磨练磨练，不会有问题。”

“姑娘家不就是用来宠的么，没关系的。”

司徒雪天皮笑肉不笑：“我看你对别的姑娘也是‘宠爱’有加啊。”

上官透笑盈盈地用扇柄敲敲手掌：“不过是身为男子的责任。应该的，应该的。”

“你要敢这样‘宠爱’芝儿，哪天一个不小心事情传出去，说不定她老爹就从哪里钻出来了。我和林宇凰十来岁就认识了，对他性格再清楚不过，他要真害起人，大部分人都选择自己死掉了。别以为你是一品透他就不敢下手，这江湖上的事说不清的。”

“司徒叔叔，连你也威胁我——放心好了，我对雪芝真正是一百二十颗兄长的心。”

“其实我知道苏州吸引你是有原因的。不过，当着芝儿你还是收敛点，她毕竟年纪还小。还有，你可别让你那些朋友吓着她了。”

“我会把握分寸。”

雪芝声音从后面传来：“什么分寸？”

司徒雪天和上官透异口同声道：“没什么。”

第38节：第十一章(3)

雪芝打了个呵欠，抓住上官透手中的包裹。上官透道：“我来拿好了。”

“昭君姐姐喜欢拿，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司徒雪天噗了一声，又自觉失态，连忙咳两声来盖住。上官透忍了半天才道：“我们走吧。”

于是，两个人和司徒雪天道别后，各自牵了一匹马上路，还带着司徒雪天给两人的两叠压岁钱。

到了路上，雪芝才觉得和上官透同行那是分外痛苦，从长安赶到洛阳，一路上都是上官透认识的人。雪芝开始怀疑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他们两人的生活圈，唯一的交点竟是司徒雪天。而且上官透还不肯让她闲着，只要她在，他就一定会给别人介绍说她是他妹妹，还是亲生的。别人反复盯着他们看，还真以为国师夫妇老蚌生珠，拼命说两人真是像神了。

苏州城还凝结在化不开的积雪中。古树湖石，郊园疏楼，就连小桥上的屋脊，屋脊上挂的连串红灯笼，也盖满了厚厚的白霜。

天方亮，苍穹还微微透着点青灰色。雪芝和上官透一起进入苏州城，上了小船，驶向城东的宅院。雪芝靠在棚子里小憩，上官透从船头进来，道：“芝儿，快到了，醒醒，不然一会容易着凉。”

话音刚落，船身稍微摇了摇。上官透掀开帘子的动作停了停：“你先在里面等等。”话音刚落，一个有一人高的大红灯从天而降，在船头滚了一圈，直撞上来。上官透一手抓住花雕木栏，相当轻巧地往上一翻，不见了。接下来，整个船一直摇摇晃晃，船夫傻眼地看着船顶。雪芝这才稍微清醒了点，披着外衣出去。

刚才的大红灯笼横在船篷顶中央，上官透正赤手空拳和灯笼后面的人交手。可惜灯笼太大，把人完全挡住。上官透左躲右闪，身法轻灵。但另外一头的人死缠烂打，招招狠劲。不过多时，一根玉箫倏然

冲破灯笼，刺向上官透面门，上官透一个后仰，再起身捉住玉箫，手腕一转，玉箫就从那人手中脱落。上官透捉住玉箫，一边与对方交手，一边在红灯笼上戳了几百个洞，然后他把灯笼抛下来："芝儿，接住！"

这个时候，雪芝才看清和他交手的人。那个男子看上去和上官透差不多大，散着发，碎刘海，头顶有一个弯弯长长的髻，额头上缠了一圈黑缎带，一身深红罗绮衣。打扮比较惹眼神情相当严肃，看上去不大好对付。

这时，上官透握住玉箫，往前一刺，被对方闪过以后，手掌翻转后松开，玉箫在空中旋转一圈，击中对方的腹部，才回到手中。

对方捂着肚子："竟然使一品神月杖，你打赖！"

上官透不停下手中的动作，笑道："这才是第一重而已。"

那人一拳击来："说好不用这一招的！"

上官透又闪过："你脾气这么暴躁，是不是又被拒绝了？"

那人更怒了，一腿踢来："我何时被拒绝过！"

上官透迅速地回踢两次："连个女人都追不到，亏你还敢自称是我兄弟。"

那人为闪躲后退一步："光头透你现在不要把话说得太满，等哪天你也遇到了追不到的女人，看我怎么笑死你！"

"女人超过一个月追不到的我就直接放弃。"上官透将玉箫往下掷出，待玉箫插入船篷，和那个男子肉搏，"只可惜，七日内追不到的女人，我都没有遇到过。"

"光头你活腻了，居然把我的箫插那里，里面全是泥！"那男子忽然不打了，蹲下去抽出玉箫，在衣角擦了擦，"我可是要用嘴来吹的，想我吃泥不成？"

"血你都不怕吃，怕吃泥。"上官透嗤笑，朝船头道，"芝儿，把灯笼举起来一下。"

雪芝一头雾水地举起灯笼。

谁知那人一看灯笼，气得又冲过去打上官透。只听见上官透从容道：“狼牙力道惊人，却总是在身法上吃亏，刚我在下面都听到你落上船顶的声音了。”

“你和红袖那个死女人就知道嘲笑我的轻功！”

雪芝将灯笼翻转过来，看到上面有几百个小孔组成的笑脸图案，下面又是小孔组成的几个字：

我是狼牙。

没人注意，船早已停泊在小楼下。只是船夫给顶上的两个人吓着，不敢吭声。直到一个软绵绵的声音从小楼上飘下：

“大清早的就诅咒别人死，仲公子好闲心。”

这时，被称作狼牙的男子猛然停下动作，朝上看去，站得笔直：“我没有！”

天稍亮了些，但依然是淡淡的青灰色，就像由许许多多的菊花石拼凑而成，连同水中的倒影都显得温柔空翠。岸边是一个修筑精巧的酒楼，楼上挂着的大红四角灯笼，连着菱形招牌摇摇晃晃，招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仙山英州。

二楼窗口倚着一个女子。她穿着一身水红色的丝衣，乌发如云，发髻上缀着白色的绒毛。确切说，她并不是一个五官特别精致的女人，但没有男人会不看她。

雪芝就是站在船上，都无法忽略她那波澜起伏的身体。

第39节：第十二章(1)

第十二章

上官透此时也抬头，对着窗台笑道：“红袖，数日不见，也不知这苏州被你夷平没有？”

红袖只手叉腰，微微歪着头，回笑道：“女人想要的东西，男人多数给不起；但男人想要的东西，女人永远都拿得出来。我要愿意，苏州早平了。不过在上官公子夷平长安之前，红袖又怎敢夷平苏州？”

雪芝双眼写满了“我是笨蛋我什么都不知道”，眼神闪亮地看着红袖的胸部：“好大啊……”

她实在无想象，自己是女人都看傻眼的胸，男人会怎么看。

上官透差一点就笑出声来。所幸这话只有他一个人听到。他立刻飞到岸边，踩住船头：“芝儿，下来吧。”

雪芝看他一眼，带着得意的笑，轻盈跃到岸边。

“那个小妹妹是谁呀？”红袖摇摇手指，“这么对待你男人不行哦，虽然他是脸皮天下第一厚的上官透。”

上官透道：“她叫重雪芝，是我妹子。”

狼牙也重重落在岸边：“你何时改姓重了？”

红袖道：“我就说你这一品透怎么口味一下子变这么多，原来这是你传说中的妹子，那也就是我们的妹子。”

“对了，我忘了介绍。”上官透指指狼牙道，“芝儿，这位是仲涛，不过我们都叫他狼牙。”

“仲涛？”雪芝喜道，“就是那个传说是天下第一臂力的洛阳大侠仲涛？”

仲涛道：“大侠愧不敢当，这名头都是跟着光头混出来的。”

上官透小声补充道：“他暗恋红袖很多年。”

仲涛道：“喂喂，光头，住嘴。”

“暗恋不存在，明恋倒是有。”二楼的红袖接道。雪芝正感慨她听力一流，她便又不以为然道，“他明恋我的胸。”

船夫正坐在岸边喝水，立刻狂喷出来。雪芝也目瞪口呆。

上官透道：“楼上那个叫裘红袖，你应该也听过她的名号。她说话向来毒舌且口无遮拦，不过被她迷倒的男人还真不少。”

船夫咳了半天，擦擦嘴巴，又喝一口。

雪芝想了想才道：“原来她就是裘红袖？我当然听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红袖，美人难求。’”

“妹子，这是谁教你的？”

“我叔叔司徒雪天。”

“那是他骗你的。”裘红袖掩嘴笑道，“原句应是‘上苍有天堂，下地有苏杭；苏杭有红袖，天堂酥胸上。’”

船夫又一次将口中的水狂喷出来。

“看看你们说话，都把人给吓着了。我到底是女子，多少会害臊些。这些话还是上来讲吧。”裘红袖扔下这句话，就从窗口消失不见。

于是上官透和仲涛带着雪芝，摇头叹气上楼。

几人在二楼窗边坐下，上官透道：“这仙山英州是红袖开的酒楼，生意一直是整个苏州最好的。不过今天我们回来，她特地清场招待我们的。”

雪芝道：“谢谢裘姐姐。”

“不必客气，今天我是看着一品透和妹子你的面才亲自下厨，这福份别人可求不来。”红袖一边令人端茶送水，一边自己上了菜，“妹子在重火宫遇到的事我们也听说了，不过会想着法子帮忙的，一会儿我还有事要跟你们说。先等等啊。”

第40节：第十二章(2)

裘红袖娇笑着下去了。她别的地方确实都长得一般，但是一双细长的勾魂眼，还有她无法让人忽略的胸臀，都已足够给她女人的形象打十二分。

雪芝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又一次叹道："好漂亮啊……"

上官透给雪芝夹了一点开胃菜："芝儿觉得她漂亮？"

"她走路的姿势好漂亮，那动作，还有小裙子，都会飘啊。"

仲涛道："这死女人最喜欢卖弄风情，一上街摇屁股摇得满街人都在看，她也不在意。她的外号也不知道你听过没？"

雪芝道："我知道，上官红袖！"

"嘿，妹子听过的事还不少。"

"那是自然，她可是重火宫少宫主。"

雪芝沮丧道："被抛弃的少宫主。"

"以后你总会回去的。不用担心。"

对于裘红袖的事，雪芝听朱砂说过。对于她夸张身材朱砂只字不提，但朱砂说上官透的女人在长安洛阳一带一抓一大把，裘红袖的男人在苏杭一踩死一堆。所以别人都说她是女版上官透，外号上官红袖。裘红袖不随便陪人睡觉，但几乎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和男人调情，所以在某些人口中，风评不是很好。她和上官透认识后，很多人都期待看高手争霸，谁胜谁负，结果没过多久，两人没有在一起，反倒因为臭味相投成了死党。

雪芝看了看上官透，实在有点想不通：他这么好色的人，怎么会不喜欢这般尤物呢？

这时，几个小厮开始上主菜。

"芝儿，太相似的人，总是无法互相吸引。"上官透一边说着，一边夹了芙蓉银鱼给雪芝，"尝尝，这鱼在别处吃，就绝对没有这里的味好。"

雪芝突然回头：“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吃饭，别想东想西的。”

片刻过后，菜全部上齐了，裘红袖坐下来，敲敲金钩蟹：“这个季节能弄到的蟹都不好吃。改明儿，我给你们做一顿蟹宴。”

仲涛吃了一块黄泥煨鸡：“女人，手艺进步很快啊。”

“于是你想，我要上钩了，连厨子都不用找，在外漂泊时带上我，更加方便了是不？”

仲涛握紧筷子，不说话，继续吃菜。

“对了，我最近听来一点小道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裘红袖完全无视仲涛，转头对上官透道，“有人说重莲在世时谱写了两本秘笈，威力堪比‘莲翼’，不过至今下落不明。”

雪芝耳朵立刻就立起来了：“真的？有这两本秘笈的消息么？名字呢？”

裘红袖道：“不知道。我也只是听说。”

“我觉得可能不大。”上官透道，“如果重莲真的留下了秘笈，为何不交给雪芝，或是林宇凰？雪芝才刚离开重火宫就传出这种消息，很明显是别有居心的人想来对付她的。”

雪芝道：“昭君姐姐真聪明。”

上官透像是完全没有听到。

仲涛微微一怔，一字一句道：“昭君姐姐。”

裘红袖也跟着念道：“昭君姐姐。”

接下来，两人忽然爆笑成一团，尤其是仲涛，已经开始难以自制地拍桌子。上官透依然雷打不动，无比从容地吃饭。到两人笑够了，他才抬起头来，微笑道：“你们如果把这名字叫出名了，将来会发生什么，唯有天知。”

裘红袖忍笑道：“放心好了，你的形象重要。不过我始终没弄明白，狼牙一口一个光头你不反对，昭君姐姐又算什么？”

仲涛道：“光头不喜欢女人形象。”

上官透直接跳过他们：“芝儿，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去灵剑山庄。不过我和他们有点问题，就不陪你进去，你自己跟他们说能行么？”

雪芝道：“你不去吗？”

上官透想了想：“要不，让狼牙和红袖陪你？”

“这不好麻烦两位，我自己去没问题。”

红袖道：“一品透，人家这么依赖你，你就跟着去吧。你不是自称是人家兄长么。”

“如果是芝儿要求，闯古墓进深山都没有问题，但灵剑山庄这地方，我是坚决不跨入半步的。”

红袖道：“为什么？”

第41节：第十二章(3)

仲涛道：“这就不要问他了。你想光头实力还是能见人的，不在京师附近弄个门派，反而去东边建个月上谷是为了什么？”

红袖道：“我以为只是好听罢了。”

仲涛道：“你是天下第一大山庄，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山谷。你我势不两立。”

上官透道：“不过当时一时冲动，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雪芝道：“为什么？”

上官透道：“我这人随意惯了，弄个门派事太多。”

仲涛道：“人家做梦都在想弄个大门派并且扬名天下，你可好了，因为不好玩，所以我不要，还天下第一谷主。所以我说我最鄙视出家人。”

上官透道：“其实有时候有个门派倒也好玩。”

红袖道：“为什么？”

仲涛道：“你们女人哪来这么多为什么！”

次日，上官透带着雪芝前往灵剑山庄。灵剑山庄设在金鸡湖畔，山庄前长长的阶梯上，有不少人正在清扫积雪。阶梯像是无穷无尽，一直蔓延到了极高的大红门处。走到一半的时候，上官透说在原地等雪芝。

雪芝一个人进去了，下面的人一报她的名字，她很快就被放进去。过了中庭，在大红毯子上踩了几个水印，雪芝只站在正厅门口，就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雪芝，快进来！”熟悉而令人讨厌的声音自里面传来。雪芝硬着头皮进去，林轩凤正在笑盈盈地看着她。

雪芝很不自然地朝他拱了拱手：“轩凤叔叔。”

“我还说是谁呢。原来是小雪芝，稀客啊稀客。”

一听到这个声音，雪芝更加郁闷了。她竟然没有留意这里有很多女子，而原双双就站在她的后侧。她也朝着原双双拱拱手：“原教主。”

而原双双身旁站的人，是手握长鞭的林奉紫。奉紫额上挂着些许汗珠，正朝着她微笑。她正开口欲言，原双双抢先道：“是什么风把我们小雪芝吹来了？也不知道小雪芝大老远地从嵩山赶到这里，是为了什么？”

雪芝道：“轩凤叔叔，我有话想跟您单独谈谈。”

“你轩凤叔叔现在很忙，没看到么。”

林轩凤道：“雪芝，这里都没有外人，你但说无妨。”

雪芝往四周看了一眼。夏轻眉正站在灵剑山庄弟子那一边，手中也握着长剑，不过大气未喘一口。见了雪芝，立刻轻轻朝她挥手。

雪芝道：“那雪芝在门外等候，等轩凤叔叔有空了再说。”

原双双笑道：“唉，雪芝啊，你那点小女儿心思我还不知道么。其实你是想来求你轩凤叔叔澄清谣言，顺便来看看夏公子罢。可是也要挑对时候啊，轻眉刚跟奉紫都快成亲了，刚正比武试高下呢。”

林轩凤凛然道：“原教主！”

原双双道：“你轩凤叔叔也帮着你说话呢。”

奉紫忽然一脸情急，左顾右盼，终于走向雪芝，握住她的手：“姐姐，我不跟你抢心上人。”

雪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她的印象中，奉紫只是一直黏着她，外加令人讨厌的身世，让她觉得分外讨厌而已。但她怎么都想不到，奉紫居然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般令她难堪的话。

“小紫，你退下！”林轩凤一向性情温和，竟也略显得愤然。

雪芝已经没脸再转过头看夏轻眉，只对林轩凤道：“轩凤叔叔，我今天来确实是为了江湖上的谣言。雪芝与夏公子只是普通朋友，但被别人拿来说事。如果您出面澄清，谣言一定会平息。”

“公开宣布只会越抹越黑，但别人问起我一定让整个山庄的人都照实回答。”林轩凤道，“这回离开重火宫，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要不，现在这里住下？”

“不了，谢谢轩凤叔叔的好意。我朋友还在门外等我。”

“刚就有人告诉我外面有两个人，原来竟是你朋友。为何不带他进来？”

“我告诉他只进来片刻，他就在外面等了。”

“怎么只是片刻？好不容易来一次江南，这么快就打算走？”

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弟子轻手轻脚地进来，在原双双耳边偷偷说了几句话。原双双点点头，又继续看向林轩凤和雪芝。

第42节：第十二章(4)

“嗯，我还有要事在身，就不久留了。谢谢轩凤叔叔。”雪芝朝林轩凤鞠了个躬，转身离开。

“慢着。”原双双的声音在她身后冷冷响起，“雪芝，你是存心和灵剑山庄作对是么。”

雪芝道：“我不懂你的意思。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可以走了么？”

“林庄主，我这有个姑娘告诉我，门外等候的人，可是孔雀翎白斗篷，脸上有红纹的。”

“什么？”林轩凤不禁从台阶上下来，“雪芝，跟你来的人……是上官透？”

奉紫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雪芝干脆不逃避：“是。”

原双双走近雪芝，绕着她走了两圈：“你有事要求林庄主，居然还带着灵剑山庄的仇人，这未免也太挑衅了。”

雪芝笑道：“原教主不是一直对上官透十分欣赏么，怎么这会儿变脸变得这么快？”

“我和上官是属于私人感情，但他当初做了对不起灵剑山庄的事，众所周知。这一点我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都不要说了。”林轩凤蹙眉道，“雪芝，上官透这人不可交。”

“他对我很好。”

“他对任何人都很好。”林轩凤顿了顿，“反正你最好不要和他来往。你还小，很多人事的是非黑白都分辨不清，很容易误入歧途。”

“没有理由和证据，你无法说服我和他绝交。”

林轩凤叹气：“罢了，你自己的人生，旁人没有插手的权利。”

这时，奉紫又站出来：“姐姐，你一定不能继续跟他在一起了。他不是好人。”

雪芝原本冒出一句关你屁事，但见奉紫紧握的双手在微微发抖，面色也是难看之极，心中不免疑虑：为什么她对上官透深痛绝恶？难道上官透曾经玩过她？

想到这里，雪芝告诉自己，要开心，嘲笑奉紫。但心中真正的感觉，却是说不出的难过。她有一冲而出质问上官透的欲望，却又一次被原双双阻拦下来：

“我就说为什么小雪芝会放弃了我们轻眉。原来啊，是跟上官公子裹上了。”

那个“裹”字，终于成功把雪芝激怒。她回头，恶狠狠道：“你再侮辱人看看！”

“我哪里侮辱你了？”原双双娇笑道，“是人都知道，和一品摧花透在一起的女人，没一个是清白之身的，你和他同行走遍大江南北，不是裹是什么？”

“他把我当妹妹看，你去问他就知道！”

林轩凤道：“原双双，你住嘴！”

原双双像是没有听进他们说的话：“重雪芝啊重雪芝，我真是小看你，把你当孩子了。原来你玩这些事的本领比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还强。”

雪芝指着她，气得手指发抖：“你……你再乱说看看！”

林轩凤叱道：“原双双，我一向尊敬你，但倘若你今天再多说一个字，天下再没雪燕教这个门派！”

“我什么不是帮着你的，你居然还吼我！”原双双眼泪唰地流下来，“你要剔掉雪燕教是吧，那你去啊，你去就是！”

林轩凤无视她，走近雪芝，低声道：“雪芝，虽然原教主说话过分，但也不无道理。为了你自己的清誉，离上官透远一点。”

雪芝的眼泪就在眼眶中打着转儿。但当着这么多人，她不能掉泪。

她转身，一语不发跑出灵剑山庄正厅。

第43节：第十三章(1)

第十三章

从小到大在习武闯荡江湖都吃过不少苦，但上一次为这种小事掉眼泪的时间，她自己都记不住。她身上有些许女孩子都不应该有的伤疤，但她鲜少自怜，反而觉得那些是一种成就。她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摔得连海棠都看不过去了，告诉她疼就哭出来，不要憋着。但雪芝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要为了身上的小伤口哭。

她生长在封闭的重火宫，对男女之事了解几乎为零，初出江湖略微懂了点，但依然处于最单纯的小女孩幻想阶段，从来不曾被人这样说过。从来不曾因为过度羞辱而掉眼泪，这一回，刚一跨出正厅大门，她就再难控制，哭得一塌糊涂。

但是还没出去，林轩凤和夏轻眉就已经出来。

“雪芝，对不起。”林轩凤略垂头，“我答应你二爹爹，要保护好你和奉紫，但我什么都没做到。”

雪芝背对着他们，擦拭眼泪都不敢。

“原双双心疼奉紫，也希望她变成最优秀的女孩，所以对你多少不公平。”林轩凤长长叹了一口气，“会给你带来这么多困难的是你的身份，但人的出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虽说如此，是否鼓足勇气走下去，是取决于你。你的敌人不是任何人，而是你自己，还有整个天下。”

脚下有半融的雪，眼泪一旦没入，便再也找不到。

“叔叔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林轩凤又道：“我相信你会变得很强，强到像你大爹爹那样，无人超越。”

雪芝点点头，依然没有回头，径直往前走。但刚一到灵剑山庄的正门口，又有人追上来了。

“重姑娘。”

这一回是夏轻眉。

“我都知道，不要再说了。”

夏轻眉绕道雪芝面前，垂头看看她：“哭花了脸就不漂亮了。来，笑一个。”

雪芝没有任何反应。

夏轻眉递给她一块手帕：“奉紫要我给你的。”

雪芝看了看那块手帕，接过来看了看，扔到地上。夏轻眉轻轻吐一口气：“果然脾气不小啊。你要因为那个八婆几句酸言酸语就受不了，那实在太亏了。”

雪芝愕然抬头：“八……婆？”

“咳。虽然她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她。更不喜欢她跟你说话的方式。其实你要体谅体谅她，她年纪也不小了，还没成亲——如果她像当年薛红那样满足于现状风骚到底，也没有问题，但她又偏偏想嫁得不得了。好的不要她，不好的她看不上，除了欺负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还能做什么？”

“她……可是奉紫的师父。”

“奉紫是倒了八辈子的霉，遇到了这么个师父。不过还好她没被原双双影响，不然就太可惜了。你也别在意她说的话。肮脏的人眼中，再干净的东西也是肮脏的。”

雪芝揉揉眼睛，破涕而笑：“没想到夏公子性格如此开朗。”

夏轻眉又清清喉咙：“我是看你哭才这样的，平时我很稳重。”说罢又笑起来：“不要难过了。赶快把眼泪擦干净，上官公子还在下面等你吧？给他看到你这样子多不好。”

雪芝这才反应过来，往下看去。

上官透还站在阶梯半中腰，不过是背对着他们的。

“我真该走了。”雪芝连忙跑下去，又回头，笑得无比灿烂，“谢谢你。”

夏轻眉怔了怔：“不客气。有缘再会。”

雪芝刚一下去，上官透便回过头来：“说好了么。”

“嗯。”

“怎么眼睛有点红？”

“没，没有啊。”

“是不是刚才在门口那人把你弄哭了？”上官透戴上斗篷连襟帽，立即往上面走，“我去收拾他。”

“没有没有，夏公子是来向我道别的。”

上官透慢慢转过头，几粒微小的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

“夏公子？……他就是夏轻眉？”

“嗯。”

“你等我，我去把他皮剥下来。”上官透又往上走。

雪芝连忙拽住他的手臂：“等等，传言不是他的错。”

“我知道。但是如果没有他，别人也不会这样说你。这样的人好了也没用，消失比较好。”

雪芝还是死命拽住他的胳膊，一个劲往下拖：“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知道你脾气这么倔。他是我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才会被人说。实际他人很好的。”

上官透回头，看了雪芝许久。直到看到她头皮发麻，才微笑道：“芝儿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一定要给我说，知道么。”

“是，昭君姐姐！”

上官透又一次看着她不动了。

雪芝声音放低了很多：“透哥哥……”

“这才听话。”上官透摸摸她的头发，“过两天这里会有庙会，你想不想去看看？还是说直接去少林寺？”

“当然是庙会！”雪芝想了想，“不过我没想到，你剃过光头，还真的信起佛了。”

“傻丫头，谁说去庙会就是烧香了？”

“那是去做什么？”

第44节：第十三章(2)

“以前是为了寻乐子去，不过这一回就是陪你了。让你红袖姐姐和狼牙哥哥去玩。”

“寻乐子？”

上官透想了想道：“就是寻一些乐子。”

“这算解释吗？”

“以后你会懂的。”

雪芝还是不懂。

从灵剑山庄回到仙山英州，雪芝突然大转变。仙山英州的一二楼是饭厅，三四楼是客房，上官透和雪芝都住在三楼，两人的房间中间只隔了一个空房。即便如此，前一夜他还是被叮叮咚咚的声音惊醒了数次。奇怪的是他们一回去，雪芝的房间一直都很安静，直到晚饭时分，上官透去她的房间叫她，发现她不在，于是下楼找仲涛。

这一日仙山英州又开始营业了，所以一到用膳时间人就特别多。裘红袖腾了个包间出来让他们先休息。上官透问仲涛雪芝去了哪里，仲涛指了指厨房。上官透一脸疑虑地去了厨房，竟然看到雪芝在里面蹿来蹿去，帮忙洗菜切菜。

上菜的时候，雪芝才跟着裘红袖一起端着菜过来了，还笑盈盈地像是非常开心。上官透看着一盘盘端上来的佳肴，终于忍不住道：“芝儿，你去做饭了？”

“没有，我不过帮红袖姐姐而已。我不是很会做饭。”说到这里，用筷子指了指一盘水晶饺子中形状最奇异的一个，“这个是我做的。”

仲涛清清嗓子，用手在脸上擦了擦，转过身去。

雪芝不是很高兴：“放心，这一个我来吃。”

开饭后，雪芝立刻给上官透盛了汤，又夹了碧螺虾仁，然后笑道：“透哥哥请用膳。”

女人捧着哄着上官透这种事，仲涛和红袖早已习以为常，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但上官透目瞪口呆。他已经过了要问“你为什么要对我好”的年纪，只好笑着说谢谢，然后莫名其妙地吃饭。

雪芝看着上官透吃下去，然后继续笑道：“好吃吗？”

上官透表情有点僵：“好吃。”

雪芝又三下五除二吃下自己的饭，快步走到上官透身后：“透哥哥，今天辛苦你了，有没有觉得很累？”

上官透道：“还好。你不吃了？”

雪芝立刻把双手放在上官透肩上：“我帮你捶背吧。”语毕开始在他背后捶打按捏。上官透身子都僵了，但还是不知道如何反应。

裘红袖道：“真没想到雪芝这么乖巧。”

仲涛道：“光头，啧啧，你在哪去找这么好的妹妹啊。”

上官透没有说话，饭也没吃下去。他原本打算等雪芝按完再吃的，最后终于忍不住转头拦住雪芝：“谢谢，我还好。你去玩吧。”

“没有关系，你吃饭，我帮你捶背。”

裘红袖慢慢将身子探前，歪头看着上官透：“第一次看到一品透这么紧张。芝儿，你停停吧，再捶下去要折寿了。”

仲涛道：“今天怎么了？以前不是三个女人帮你……”

上官透抢先道：“芝儿，你喜不喜欢逛道场？”

“透哥哥喜不喜欢呢？”

“我不是很喜欢。”

“那我也不喜欢。”

上官透又一次沉默。仲涛看看雪芝，又看看上官透，再看看裘红袖。裘红袖嘴边挂着诡异的笑容。然后上官透又开始找话题，但无论说什么，雪芝总是迎合他，奇怪的气氛就持续了一个晚上。最后雪芝犯困回去睡觉，上官透才松口气，和另外两人正常说话。

仲涛道：“我说光头啊，你出什么问题了？我看妹子这么乖巧，你还表现得跟做了亏心事一样。”

“芝儿平时性格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裘红袖单手撑着下巴，玩着灯芯上的小火苗：“也不是做什么，小孩子说要改变的时候，绝对是说变就变了。刚才妹子在厨房里说，去过一次灵剑山庄吃了不少教训，从今以后她要更加珍惜对她好的人。”

“那是在说你么，光头？”

上官透喃喃道：“……果然，灵剑山庄的人又开始了。”

裘红袖道：“雪芝丫头身上那股正直单纯气，还有一点傻气，都还蛮讨人喜欢的。但你自己把握好度，稍微一个不对，这妹子恐怕就当不成妹子了。”

第45节：第十三章(3)

上官透道：“你想太多了。看芝儿对我的态度，哪像有那种意思的。”

仲涛道：“人家红袖哪里担心过妹子了？人家担心的是你，你个老色魔。”

上官透愕然道：“芝儿还这么小，怎么可能？”

仲涛道：“怎么不可能？这么水灵灵的纯洁小姑娘，如果是我妹子，我绝对一口气吃掉她。”

上官透拾起一根鱼骨头，弹过去：“你动她试试！”

仲涛打掉鱼骨：“我看你是想独吞！”

裘红袖道：“不闹了，一品透这边我是放心的。我是担心雪芝，二八青春韶华，就遇到这么个情场大鲨鱼，你口口声声说是她兄长，但你做的哪件事像兄长做的了？怎能保证她不乱想？”

“放心，我不会让她喜欢上我的。”

“这是你能控制的么？”

上官透笑道：“当然。”转而陷入沉思。

此时，雪芝在房间里，严重失眠，还唉声叹气：“怎么才能问昭君姐姐关于奉紫的事？开不了口啊。”

半个时辰后，仲涛抚掌道：“哈哈哈，我就说了，满非月今年绝对斗不过原双双，果然，果然啊。”

裘红袖道：“雪雁神鞭还是很管用的。倒是满非月，会的招式里十个有九个拿不上擂台。”

“不过到了兵器谱就难说了，毕竟要求要松些。是吧，光头？”

上官透道：“没错。”

裘红袖盯了他片刻，道：“而且，月上谷的莲神九式也是非常有看头的，对不对？”

上官透道：“没错。”

仲涛来劲了，勾住上官透的肩："雪芝妹子很可爱，是吧？"

"没错。"上官透忽然抬头，"什么？"

苏州的庙会比别的地方都要稍微晚一些，所以一到举行日，大清早就有不少小贩摆摊，街道上人山人海。泰伯庙上的人扛着几百座佛像，在苏州城内巡城。善男信女们一路拥着佛像，或步行，或船行，陆续往至德桥挤。纵观整个苏州，红飞翠舞，车马扁舟，一片花天锦地。

重雪芝、上官透、仲涛以及裘红袖也是一大早就出来了，不过因为雪芝一直流连面具兵器铺，裘红袖又被摊边的胭脂水粉给吸引去，所以过了午时，一行人才抵达至德桥。那时，雪芝脸上已经戴着关公面具，右手握着一个风车，左手提着纸鱼，身旁的上官透还替她拿着一个竹条编织但是被小匕首捅穿的小凤凰。

踏过石砌的桥墩，挤过冲天式三间石坊，四人才缓过气来。雪芝擦擦额上的汗，把大红棉袄脱下来。上官透拦住她："别脱，容易感冒。"雪芝哦了一声，又乖乖穿上。仲涛终于看不过去了，说光头你怎么这么像个娘。

上官透道："红袖呢？"

仲涛指指身后："这。"

"哪儿？"

仲涛再一回头，发现红袖不见了。仲涛一下急了，左顾右盼，发现没人，于是跃上石坊探看，惊动不少人。最后他瞥见了房檐下的红袖。一个英挺男子正在和她说话。红袖搔首弄姿，爆发出从外到内的风情。仲涛跳下来，作势要冲过去捉奸，上官透却在后面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红袖狩猎的时候去打扰，后果你知道的。"

于是仲涛只好停下，死死盯着房檐下的男女，双眼喷发出火焰。

上官透无比同情地拍拍仲涛的肩，扔下他，跟着看中彩灯便消失在人群中的雪芝走了。

"喜欢这个？"

“嗯。”雪芝正看得出神，片刻便突然回头，“我只是觉得好看，我们走吧。”

“喜欢就买了。”上官透正要掏银子，雪芝却拽住他的袖子，硬拖着往前走：“现在买也看不到，等晚上再说。”

这时，彩灯铺的老板道：“小两口感情真好。”

“没有没有，他是我大哥。”

上官透看了看她捉着自己袖子的手，嘴角轻轻勾了一下：“是，妹子。进庙吧。”

进了泰伯庙，雪芝立刻嚷着要抽签。上官透不信这个，说什么也不抽，最后被雪芝赖得受不了，说只此一次。然后看着一排签筒，雪芝犹犹豫豫半天，最后有些不大自然地选了“君成命理之月下灵签”。

第46节：第十三章(4)

“你先。”雪芝把签筒递给上官透。

上官透拿着签筒就开始摇。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妇女道：“唉，这位公子，摇签的时候要想着喜欢的人，这签才会准。”说罢自己拿了个签筒，闭上眼睛想了片刻才开始摇，掉了签，她笑道：“哟，是上平，我去解签了。”

上官透又开始摇。签落，拾来一看，上面四个殷红大字：上上大吉。

雪芝探了脑袋过去看：“哇……上上大吉！我去帮你解签！”去解签架上翻了一阵子，拿了片纸条，念道：“嘉耦曰配。与她是否合得来。如两者之间。有意合之。且经一段时间之交友。认为可合者。可合之。不必多考虑者也。是一己之命也。唯必有善果结之……”

上官透笑道：“不是很准。”

“不准？”雪芝眼睛眯成一条缝，“昭君姐姐刚想着谁呢？”

“就是谁都没想，所以才说不准。”

“这样啊……没意思。我来。”

雪芝接过签筒，闭上眼睛，脑子里居然不由自主浮现出一张笑盈盈的脸，自己都觉得分外尴尬，然后轰隆轰隆摇了几下，签落了满地。旁边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她，上官透立刻帮她捡。她红着脸重新摇，最后摇出一根，分外紧张地拾起来，一看，上面写着一字：下。

第47节：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

雪芝睁大眼看着那个血红色的“下”，欲哭无泪。

“怎么了？”上官透靠过来一看，叹道，“我都说了不要信这个，看吧，把自己心情弄得不好。”

雪芝去翻解签条。

“便如凤去秦楼，云敛巫山，凤去秦楼耶。表明伊人去矣。巫山之云亦敛欤。可知意中之人走了。是表白两人不宜结合耶。一切之事。婚姻亦如此断矣。不宜饿志。宜另择佳偶去。”雪芝哭丧着脸，“我不信，为何昭君姐姐的签这么好，我的却这么差！”说罢扔掉纸条，又开始摇签。

上官透道：“这……能抽两次吗？”

雪芝当没听到，终于又抽来一个：下。

“君尔耶。在与伊人之间。只为偷香。窃玉之上用心。取去玉。偷其香是己。不为爱情而行。易言之男欢女爱。如此之结合。时之过憋。将同床异梦者。爱之。一己与人之结合耶。必须以爱为基础。方有幸福可言。”雪芝继续哭丧着脸，“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偶然，三次就是命运了！”然后又摇签。

摇了很久，终于摇来一个：中。

雪芝终于心情好些，欢快地去解签：

“为了成一事。穿上铁鞋奋斗不懈。命咧遭丁费心费力。皆无所获。了然了然耶两手到头来皆空空。”雪芝双目无神，“两手到到头来……皆空空。罢了，我们走吧。”

雪芝无精打采地出去了。

这时，开始抽签的中年妇女又回来，低声给上官透说：“那小姑娘是你什么人？”

“是我妹子。”

“你那妹子真可怜。谁都知道庙会为吸引游客在签里掺了水分，上中下签各占六成，三成，一成。至于下下签，这里是没有的。这都能被她连续抽到两个下一个中，也不容易了。”

上官透沉默片刻，出去了。

于是雪芝一个下午心情都不好。她走着走着，又听到了原本不属于这里的烦心事。大概是林轩凤这两天替雪芝说过话，几个人在那里研究说这是不是欲盖弥彰，然后又有人说夏轻眉花心，追求奉紫的时候还不忘记勾搭雪芝。雪芝一听这话，原本无处发泄的火气冲坏了脑子，跑过去就把那几个人暴打一顿。那几个人到最后都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上官透瞧着雪芝，那双淡淡琥珀色的眼睛略微带着点疑虑。雪芝也不解释，烦躁了一个下午。

天很快黑下来。

雪芝跟着上官透走出寺庙，准备去市集里面转转。到桥墩的时候，上官透却忽然想起了彩灯没有买，说要倒回去买一个。雪芝情绪低落，心不在焉地答应后，就一直站在原地等他。

很快，有个小贩从她身后唤道：

“这位姑娘，要不要看看彩灯？”

“不要，我大哥正给我买呢。”

小贩走了。

没过多久，又有人问道：“姑娘，看看彩灯吧。”

“不要。”

又一个小贩走了。

再过一会儿，再有人从她身后说道：“请问……”

“不要不要不要！”雪芝转身，不耐烦地看着那人，“要我说几次你们才肯安静一点？”

她身后的人怔怔道：“果然是重姑娘。”

雪芝也愣了：“夏……公子？”

“是我。”夏轻眉微微笑着，单边的酒窝也跟着深深陷进去，因此看去特别甜美，“你一个人来的？”

晚上的泰伯庙灯火辉煌，桥的另一端，舞狮，卖艺，杂技……热闹的活动都凑齐了。夏轻眉身长貌美，一双眼睛看去也是星斗一般晶亮晶亮。雪芝一时头晕，下面的话脱口而出：

“没有，我……我跟我姐姐一起。”

“你姐姐？”

“是啊，夏公子也是一个人吗？”

“我是跟灵剑山庄和雪燕教的人一起。”夏轻眉轻轻吐了一口气，“你前几天从灵剑山庄出去，我还以为我们又要隔很久才会见面呢，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

“哈哈，说不定很快又会在少林寺遇上呢。”

“重姑娘也要参加兵器谱大会？”

“嗯。到时候还希望和你切磋切磋呢。”

“如果重姑娘愿意，夏某自当奉陪。”夏轻眉喜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跟你聊天过后，总是会觉得很有精神，应该是受姑娘影响吧。”

“过奖。”雪芝看看周围，“我姐姐还没来……我看我得先去找他了。”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

“不用不用，谢谢。”

与夏轻寒匆促道别之后，雪芝又觉得特后悔。竟然因为过度紧张而放弃对话，她果然是个笨蛋。但是径直往前走了一段，发现找不到上官透人了，于是又一次跑回寺庙。寺庙中人来人往，就偏偏没看到个穿白色衣服的。但很快仲涛叫住她。

“妹子，光头说他有点事，让我先陪着你。”仲涛把一个凤凰彩灯递给雪芝，“这是他买给你的。”

“他在哪里？”雪芝笑眯眯道，“我去找他。”

“这……他老毛病犯了，可能不大方便。”

“老毛病？”雪芝先是一头雾水，但很快豁然开朗，“他找女人去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妹子想多了。”

“那红袖姐姐呢？”

仲涛翻了个白眼：“你红袖姐姐已经犯毛病犯了一个晚上。唉，你想去哪，我陪着你。”

雪芝想了想道：“我想再去求签看看。”

重雪芝很沮丧，重雪芝很绝望。为了避免再次被衰神附身，她先去别的签筒抽了签，拿了一堆上和上上，才回到月老签筒。但令她再一次陷入暴走的是，月老签筒，还是下。

雪芝暴走着又玩了一个时辰，终于玩不下去，提前回了仙山英州。

继续暴走了半个时辰，雪芝终于躺在床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她听到裘红袖高亢的音量久久回荡在客栈：“一品透你小子带种的！居然把苏州第一冰山都钓上手！姑奶奶我佩服你！那冰山是连老娘的面都不给的！叫老娘乳牛！你有本事就把她给我玩了再扔，老娘以后叫你大哥……”

雪芝一向睡得很沉，但都受不了这个音量的轰炸，自梦中惊醒。下床，推门出去，结果迎面撞上刚准备敲门的上官透。

“透哥哥？”

上官透递给她一个小纸包：“你肚子饿了么？我给你买了一点夜宵。”

“谢谢。”雪芝接过纸包，又往外面看了看，“红袖姐姐怎么了？”

“她喝多了点。你不要过去，小心被误伤。”

“红袖姐姐的酒品真是……”说道这里，雪芝的眼睛忽然弯了起来，用手肘子捅捅上官透，“不过，我都听到了哦。苏州第一冰山哦，不赖嘛。”

“不要听她胡说，我和那个春姑娘只是聊了几句，红袖就开始夸大其词。”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终于可以看到昭君姐姐的情场潇洒大出手了，结果只是聊几句。”

“那些都是江湖上的人乱传的，实际没这么夸张。”

第48节：第十四章(2)

“嗯，不过这样也好。”雪芝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儿，“这样下去，昭君姐姐就是我一个人的姐姐，没人跟我抢。”

上官透眼神闪烁了片刻，忽然扣着食指关节，敲敲雪芝的脑袋：“你还敢说，刚才在庙会上跟别人怎么说我？”

雪芝捂着头：“我不就是那么一说么……”

上官透只拍拍她的肩：“傻丫头，早点休息吧，要是有事就敲我门，我睡得晚。”

“好。”

上官透转身走了。

这时，雪芝忽然跨过门槛，缠住上官透的胳膊：“昭君姐姐！”

上官透回头，错愕地看着她。

雪芝用脸颊在上官透的胳膊上蹭来蹭去，一边笑得特别开心：“除了我爹爹，从来都没有人像昭君姐姐这样对我，我真的很感动。以后等芝儿从红袖姐姐那里学来厨艺后，一定会天天给姐姐做饭，让姐姐不会后悔对我这么好。”

上官透禁不住笑道：“等芝儿嫁人了以后呢？”

“嫁人了以后，就让丈夫也一起下厨给姐姐做饭。我这么凶，他不会不听我的。”

“好。”

“我一定会永远听姐姐的话！”雪芝蹭到头以后，又紧紧抱了上官透的手臂一下才放开。

上官透满面春风地离开。裘红袖喝醉了看到他，都问他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上官透淡笑不语，裘红袖又开始纠结冰山春容的事。

其实雪芝也对冰山相当好奇，但没想到，第二日便看到了美人的真面目。

深雪方融，苏州城内隐隐透出一点冬末春初的气息。庙会依然在进行，城内人群攘来熙往，春容站在仙山英州外沿的码头上，两鬓的发丝挽起，露出雪白微长的脖子，瞳孔极黑，泛着深潭里的波光。

春容是苏州城一个富商的女儿，但并不娇生惯养，性格还特别刚毅。重点是，确实是个美人胚子。综合起来，无论哪方面都很符合上官透的审美。据说从来没有男人看到过她的笑容，有传闻说，她对谁笑，将来肯定就会嫁给谁。雪芝原本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存在，但看到春容的瞬间，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冷。

春容和裘红袖对上，就像冰对上了火。

裘红袖拉开门，砰的一声撞了门板，然后冷冷笑道："春小姐不是说永远不会踏进我这酒楼半步么，怎么今天这么没骨气，自个儿送上门了？"

"裘大姐，若不是上官公子'请'我来，我确实没闲心在这种场合逛。大姐要是不待见我，我这就走，之后的事，大姐自个儿跟上官公子交代。"

"那你走吧，不送。"

裘红袖刚准备关门放狗，仲涛就跑下来抢先道："唉，春容姑娘，你先等等，光头说他马上来了。"

"告诉他，我没那个心思等他，以后也不会再见他。"

雪芝也走过去，笑道："春姑娘，不要这样，他很快就来了。"

"哟，这是哪家的小姑娘？"春容瞥一眼雪芝，"早就听闻上官公子风流倜傥，不会连小女孩也不放过吧？"

"喂，大姐你别乱说话。"

"乱说怎么了？是上官透在追求我，小丫头你看不过去也没办法，有本事叫他不要追。"

"你不是不想见他么，怎么还不滚蛋？"裘红袖终于忍不住，把门轰然关上，"真受不了一品透，怎么这回找了个这样的。"

与此同时，上官透出来了，还真打扮成了一只孔雀。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下来微笑着扶扶领子弹弹衣袖：“这个据说很难对付。狼牙，祝我好运吧。”

仲涛不敢说红袖的不是，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上官透。

于是，上官透出去。

于是，上官透被狠狠推回来。

察觉不对，回头再一看红袖，猜中了七分，于是又一次出去，再次回来，就到了黄昏时分。雪芝在后院中练剑一日，顿感一日相当漫长。不过待上官透回来，也没有不一样的，四个人还是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然后各自忙各自的。晚上雪芝还是会跑到上官透那里去和他聊天，撒娇赖皮打滚够了以后，再回房睡觉。

第二日同样如此。不过到晚上，雪芝在和上官透近距离讲话的时候，在他身上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再靠近嗅嗅，四处嗅嗅，嗅到上官透直接开躲了，才疑惑地问：“昭君姐姐还真变成姐姐了，居然用牡丹香。”上官透原欲解释，但还是选择沉默。

第49节：第十四章(3)

第三日，上官透没有回来。雪芝的一日变得更加漫长。

第四日，上官透回来了，还带着面部神经坏死的春容。也不知道是不是春容前几日说的话气了雪芝，雪芝是连和她说话的欲望都没有。一顿饭吃下来，就只有仲涛在调节气氛，俩姑娘都一直沉默。不过裘红袖是拉着臭脸，雪芝是没有表情。

晚饭过后，春容就挤进上官透房里没出来，原本是和昭君姐姐聊天的时光被人占了，雪芝的心态就像被人抢了尿尿地盘的小狗一样，和裘红袖在一楼喝酒聊天。

聊到一半的时候，有几个灵剑山庄的人进了酒楼，在她们身后一桌坐下。

“九师兄还不能走路么？”

九师兄？不是夏轻眉么。雪芝耳朵立刻竖起来。

“不能，听说被踹了很多脚，还伤了腿骨，这几天都回了金陵疗伤，也不知道下个月少林寺还能去得成不。”

“以前就听说上官透特别暴力，但看他斯斯文文的样子，还以为那是谣言呢。”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莫明其妙去打了师兄……莫非，是因为当年那事？”

“什么事？”

“他被逐出灵剑山庄之前……你靠过来一点。”

两个人开始窃窃私语。

裘红袖道：“那些人在说什么？我好像听到一品透的名字了。”

雪芝二话不说，放下酒壶，以出恭为借口上了三楼。跑得大汗淋淋，原本想破门而入问上官透为什么要随便伤人，但却听到上官透房内传来奇怪的声音。明知这样不光彩，雪芝还是没忍住，轻轻在纸窗上戳了个洞。

不戳还好，一戳她就看到了里面的戳。

这里面的戳，把雪芝近十七年少女的美好幻梦全部戳得烟消云散。

窗边原本放有烛台的红木桌上，她和上官透天天坐着聊天的地方，有两条赤裸交叠的身影。上官透覆在春容身上，从雪芝的角度，他们身体连接的部分完全暴露无遗，其中快速抽动的，是她从未见过的男人的隐密部分。上官透的表情除了比平时迷离一些，也没什么不一样的。但雪芝第一次看到冰山美人笑。只不过，笑得那么不美丽，那么……淫亵，带着生不如死的呻吟，还有泛着潮红的双颊。

呕吐感像从心中汹涌而出，雪芝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轻轻抚平那个小孔。但是已经被戳破的小孔，再无法恢复原状。

雪芝默默退回自己的房间，坐在桌旁发愣。

过了很久很久，她看到上官透送春容离去的影子。然后，他又回到她的房门前，轻轻敲了两下。

雪芝打开门。

上官透还是像以前那样对着她微笑，温柔得像是她最亲的哥哥。只是，即便他衣冠楚楚，面如美玉，她依然无法不想起他身下，与春容相连的部分……如此可怕，如此龌龊。

“芝儿，还没有睡么？”

雪芝一动不动看着他。

“怎么了？心情不好吗？”上官透伸手想摸她的头，但她相当敏感地退开。她的手心在冒汗，即便紧紧握着，也无法控制不发抖。

“芝儿？”

雪芝双眼泛红，嗓音沙哑：“我讨厌你。”

上官透惊诧地看着她。半晌，才调和了情绪，轻声道：

“你说什么？”

“你出去。”雪芝连声音都在发颤，“我讨厌你。”

第50节：第十五章(1)

第十五章

雪芝以前不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但亲眼看到又另当别论。

那一夜过后，上官透就被重雪芝光荣地列入了最讨厌人的名单中，位居第三名，仅次于第一名的林奉紫，以及第二名的林轩凤。

虽说如此，雪芝对自己口无遮拦的行为非常后悔。上官透的私事，她本无任何资格去插手或者评价。次日清晨，她便下定决心要去向上官透道歉。敲了敲门，上官透在里面说请进。雪芝刚一推门进去，就看到他正散着发喝茶，胸前衣襟微微敞开，眼下还有一圈淡淡的青色。雪芝站在门口不动，满脑子又开始自动回放前一夜看到的事。

“芝儿？”上官透连忙扣好衣服，又赶忙挽起头发，从桌上拿了孔雀翎发簪，三下五除二就把头发弄好，“……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雪芝也是第一次发现，“对不起”三字，是如此难以启齿。但还没到她说话，上官透便道：“吃过早饭没？”

“还没有。”

上官透立刻站起来：“走吧，我带你下去吃。”

雪芝情绪消极地跟着他下去，一言不发地吃完一顿早饭，又默默退回房间，连练武都直接省了。到晚饭时间，雪芝又跟着上官透到楼下去用膳，但很不幸地，她在二楼看到了春容。只是春容的性情突然变得温和许多，虽然有些别扭，但她确实有给雪芝献殷勤的趋势。被之前还趾高气扬的美人这样对待，雪芝无论怎么说都会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只是一看到春容那张依然不带笑的脸，她又一次想起其躺在桌上双颊发红的笑容，顿时胃口全无，随便吃了一点就上楼。

这一晚春容没有继续留在仙山英州。

晚一些上官透又敲了雪芝的房门。坐下后，上官透道：“我都听红袖说了，春容说话冒犯了你，对么。”

“没有，还好。”

“如果是这样，以后我再也不和她打交道。”

雪芝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你这话说得到轻巧。什么都做过了你当然不想再看到她，不要拿我当挡箭牌！”刚说完，又一次想抽自己一嘴巴。

上官透和雪芝大眼瞪小眼，良久，才酝酿着说了一句话：“昨天，你都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脱衣服。”

“那之后呢？”

“然后红袖姐姐叫我，我走了。”

上官透像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又把椅子搬得近一些：“芝儿，我是不是把你吓着了？”

“没有，我，我不过有些吃惊而已。”雪芝下意识后退。

“或许你现在看上去，会觉得可怕，但以后等你成亲，就不会这么想了。”上官透依然在想方设法把这事描绘得婉转些，“到了一定年龄，你总是会想主动亲近喜欢的人。其实这件事，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接触的最亲密方式，会很幸福，也很美好。”

雪芝认真听着，发现只要不回想前一晚，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她又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一句“你总是会想主动亲近喜欢的人”上。于是，顺理成章地，她就想起了自己扑到上官透身上蹭来蹭去喊昭君姐姐的情景。只是矜持的昭君夫人鲜少回抱她，多半都只是在她背上轻轻拍两下。

雪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禁不住扑到桌子上，把脸埋进双臂。

——这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

上官透靠过去看看：“芝儿，你还好吧？”

“还好。”

“其实跟你说这么多都没有用，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上官透轻叹一声，“以后只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不会再和别的女人说话。等你长大些，能接受了再说。”

雪芝不说话。

“芝儿，别想太多，知道吗？”

雪芝忽然坐起来：“以后也不可以。”

“什么？”

“以后也不可以再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上官透略显吃惊：“为什么？”

“……或许等我能接受了，我可以考虑让你去找女人，但是你不可以花心，挑中的女孩还一定要给我选，我满意的你才能要。”

上官透拼命忍住笑意：“这样说话，不会太任性么。”

雪芝想了想，撑着下巴说：“其实我真不知道你找那么多女人做什么？如果说喜欢那样的事，有一个妻子就可以了啊。而且，芝儿都说过，会伺候你的。”

上官透看着雪芝，彻底说不出话来。

雪芝伸手在他面前摇了摇：“昭君姐姐？”

上官透快速晃晃脑袋，琥珀色的瞳孔，竟像是半透明一般明亮。他温柔地摸摸雪芝的头，微微笑着：“就听你的。从今以后，透哥哥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芝儿也不要再因为这种小事，随随便便说出讨厌我的话，知道了吗？”

“啊，那个。”雪芝终于找到一个好借口，“其实是我昨天听说你把夏公子打了一顿，心情不好，所以才……”

雪芝有些不好意思，上官透脸上的笑容却消失得极快。

之后的日子里，上官透被雪芝“伺候”得非常郁闷。在经过数日雪芝糖衣炮弹的轰炸后，说完全受得了她一下比以往火爆一百倍的脾气，那绝对是假话。

第51节：第十五章(2)

雪芝还在重火宫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她的脾气跟年轻时的朱砂有得一拼，然而如今的朱砂不一样了，甚至传授雪芝“女人秘笈”。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温柔。她说，女人可以心眼小胸部小，甚至可以不漂亮，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温柔，还说少宫主你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温柔，只要稍微温柔那么一点点就可以。雪芝铭记在心，但真到脾气上来的时候，谁也控制不住。

从目睹了上官透的“真实”以后，雪芝常常看了他就来气，他稍微做一点不对就忍不住要尖酸几句。说多了如果上官透表现出一点不乐意的样子，她的火山会又一次爆炸。她原本不想这么做，却被自己反反反复复的情绪弄得更加毛躁，小日子过得也不大顺畅。

转眼间便是四月初，少林寺兵器谱大会即将举办，雪芝渐渐飞到另一个世界的心，也被这兵器谱给拉了回来。

整个武林的人口大流动，雪芝等人也开始动身，朝着少林赶。

九莲山少林寺，位居九华山脉，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也是理想习武之地。寺院十方丛林，基地广阔，看去气派无比，尤其是到了兵器谱大会，更显少林寺历史悠久的大家风范。少林方丈释炎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胡子也是黑的，又一反历代方丈的传统形象，相当有正义感就像花大侠。虽然有所争议，但总体说来声华行实，受人尊崇。

英雄大会算是武林人士个人出头的大会，兵器谱则是完全替门派争脸的大会。虽然说江湖中没有官方门派排行，但很多人衡量一个门派的好坏，都是通过兵器谱来的。所以出现在兵器谱大会上的人、以及扎堆的人要多很多。大会分两个榜，一是兵器榜，一是武笈榜。上了兵器榜的门派，连续三年挑战没有回应，自动下榜；上了武笈榜的门派，连续五年挑战无人回应，自动下榜。

虽说此大会是在少林寺举行，但是判决胜负的方式还一点都不仁慈。在刻有“南少林寺”的石坊后面，有一个大广场。大广场的中央放置着几乎和寺院一样高的擂台，轻功不好的人还上不去。因此，判断胜负的方式有三种：一，一方失去战斗能力；二，一方认输；三，掉下擂台。

因为同一个门派可以无限挑战，所以很多弟子都不愿意大动干戈，皆点到即止。一般来说，被对方打伤或者指中要害的人一定会认输。所以真正有看头的都是掌门之斗。也是受了这兵器谱大会的影响，许多门派中翘楚往往只剩了掌门。

此时的重雪芝，正站在华山去年的大红兵器榜前。

第一名，少林寺，燃木刀（释炎）。

第二名，灵剑山庄，坤元神剑（林轩凤）。

第三名，武当山，太极剑（谭绎）。

第四名，重火宫，混月剑（海棠）。

第五名，月上谷，一品神月杖（解语）。

果然剑是兵器之首。唰唰唰一扫排行，上面最多的武器就是剑，其次是刀，剩下依次是，鞭，双剑，棍，钩，杖等。

雪芝看到第四名和第五名时，回头道：“昭君姐姐，这个解语是什么人？竟然排在海棠下面。”

“她是二谷主，是我娘年轻时的好友，比我娘年轻些，身手很不错。不过这是三年前的榜，现在她基本等于退出江湖了。”

“二谷主？”雪芝喜道，“她就是那个传说中什么事都不做的二谷主？”

“原来你听过那个二谷主？”上官透笑道，“他是解语的丈夫，确实他才是真正的二谷主，不过他负责在月上谷中做事，在外面都是解语出面。”

“为什么呢？”

“他对我说的理由是江湖是非太多，他又太懒太贪玩，待在谷中当个井底蛙也相当不错。”

“哈哈，原来这天下还有人性格也是这样。我都直接怀疑他是不是叫林宇凰了。”

“原来林大侠也是这种性格。”

雪芝傻眼：“林……大侠？”

“这称呼很奇怪么？”

“没，还好。倒是你，为什么从来不参加兵器谱大会呢？”

“两年前我参加过的。”上官透扫了一眼大红榜，最后在下面第八十一名出找到“玉锦杖（上官透）”，于是笑道，“去年看好像在中间的，竟然这么快就掉了这么多。”

第52节：第十五章(3)

“昭君姐姐不会是又只打了一场就跑了吧？”

这时，一直在跟裘红袖说话的仲涛道：“你昭君姐姐当时拿的是四十九名，因为五十名那个男人欺负了他的小情人。”

雪芝睁大眼：“他的小情人？”

“是呀，五十名那个就是小情人的老公，据说在兵器谱大会前几天动手打了小情人，小情人来给你昭君姐姐告状，你昭君姐姐看不顺眼了，就上去打了他一顿，直接把那人从擂台上摔下来，差点没了命。你昭君姐姐有峨眉的师太给他撑脸，天不怕地不怕，扁了人就跑。于是释炎老和尚也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上了这个榜。”

雪芝眯眼看着上官透：“小情人叫什么名字呀？”

上官透凝神想了很久：“不记得了。”

“这都可以忘记？”雪芝摇摇食指，“姐姐果然国色天香，风流倜傥。”

“我记得了，她叫香尘。”

裘红袖道：“其实叫做秋娘。香尘是他在烧香时候遇上的，大概在一品透脑袋中，这两个女人都跟和尚和烧香有关，所以记混了。”

上官透朝裘红袖使眼色。仲涛又接道：“其实这两个人差别很大。香尘是个洛阳的歌女，去烧香的时候求姻缘，性格真是温柔到所有男人都受不了，刚好当时光头也被老母拽去，于是乎，香尘就认定了光头是她求来的终生姻缘。两人好了大概三四天，光头一听她有暗示要成亲，甚至还没动过她，就以回月上谷为由奔走了。之后听说香尘寻死觅活了大半年，头发都掉了一半。光头造孽。”

说的时候，上官透拽了几次仲涛的衣袖，但是仲涛愣一口气说到底。

雪芝道：“那秋娘呢？”

仲涛刚一开口，上官透就把扇柄塞到他口中。仲涛吐出来呸呸了几声，正要动手，裘红袖又接道：“秋娘遇到一品透的时候二十九岁，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比他大了九岁，这年龄差距还是比较惊人的。秋娘自从被一品透救了以后就彻底沦陷，还说要放弃他，因为希望他永远记住自己。你不知道当时一品透和她告别的时候有多痴情，看他那样我和狼牙都一直觉得，倘若哪天一品透浪子回头，第一个找的一定是她。结果才过了两年，连名字都能记错。”

雪芝双目发直。

上官透道：“红袖，够了。”

“既然做了，就不要怕人说。”

“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有提的必要么。”

雪芝却突然冒出一句：“昭君姐姐原来只有二十二岁。”

“那你以为我多大？”

“二十八九吧。”

“我看上去有这么老么？”

“没有，觉得你经历的事蛮多的，应该不会小才对。”雪芝看着上官透，“以前你很少参加这些武林的活动吧？我都没有看到过你。”

上官透回望她，点点头。

裘红袖道：“他基本是晃一晃就走了，而且总是独来独往，或者跟着我们两个。估计月上谷是他的都没几个人记得了。”

仲涛重重拍拍上官透的肩：“光头，你最近怎么老发呆？”

“我没有。”

“不过，昭君姐姐武功真的很厉害，不知道和穆远哥比起来谁厉害一些。”

裘红袖道：“穆远哥是谁？”

“是现在重火宫里最厉害的人。不过他也不爱抛头露面。”雪芝突然看到远处的武笈黄榜，“对了对了，那个榜我去年才看的，第一名还

是重火宫《莲神九式》！据说很多人知道大爹爹去世了，都依然不敢挑战莲神九式，怕重火宫哪个会莲神九式的人出现……穆远哥？”

其他三个人都一脸莫名地看着雪芝。

雪芝连忙往一个人堆跑过去：“穆远哥！穆远哥！”

那群人中带头的男子回过头来。他里面穿着紧身的白衣，外面披着中袖黑纱。长发干净利落地梳挽在脑后，以深红细长的发带系上，露出了光洁的额头。脸上皮肤略显白皙，眉毛笔直而上扬，因此显得有些骄傲。但脖子上挂着一串黑色的圆珠，将整个人衬小了不少。

裘红袖道：“第一次看妹子这么激动。那小子就是穆远？蛮俊的么。”

第53节：第十五章(4)

仲涛道：“他看去最多十七八，红袖，你要找也给我找点大的。”

“我若是去找他，你能奈我何如？”裘红袖笑了笑，又回头瞥了一眼上官透，“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人家还年轻武功就这么高。一品透，你老了，芝儿妹子也跟着别人跑了。”

上官透道：“我见过他，他是重火宫的大护法，和芝儿关系不错。”

裘红袖笑道：“就是这样才容易跑么。”

仲涛道：“红袖，你什么时候才能积点口德？”

“少宫主！”穆远笑着拱手道，“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这里。这几个月你都去了哪？”

他身后站着四大护法，还有大群重火宫弟子。

“我跟上官公子一起。”雪芝指指身后的上官透，又和他身后的四大护法打了招呼，“我早不是少宫主了，你也别这么叫，听了多尴尬。”

“那……怎么叫？”

“雪芝。”

“雪芝？这……好吧。”

红袖在后面偷偷道：“跟一品透学学，叫芝儿也可以呀。”

上官透看了一眼红袖，不说话了。

第54节：第十六章(1)

第十六章

其实上官透对穆远的了解又何止是一点点。雪芝只要一和他聊天，就一定会提起在重火宫的穆远哥。上官透不知道真正的穆远是怎样的，但从雪芝口中听来，他是一个神人，是一个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穆远和海棠是一类人，最大的特点，便是没有特点。而且他是被重莲收养的，在承受了对重莲的崇拜带来的巨大压力之后，穆远的性格便被磨得越发没有棱角。他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每天除了用膳睡觉出恭，剩下的时间，一丝不漏，习武，研究秘笈，及处理重火宫的内务。也就是说，他完全不需要娱乐时间，说做就做，效率还非常高，善于洞察事理，从来不在任何他认为无用的事上浪费时间。另外，穆远是个左撇子，无嗜好，无野心，仿佛不需要任何欲望支撑，便有无限动力。排除掉武功等因素不看，一个没有欲望的人，就是没有弱点的人。要击败这样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杀了他。但很多时候，杀死一个人并非等于击败他。

但是，是人就一定有想要的东西。只是穆远想要的东西藏得比较深，没有人知道而已。

此时，穆远道："我已经和长老们商量过让你回来的事了，他们态度依然比较强硬。你有没有回来的打算？"

雪芝道："其实琉璃说得没错，在外面闯闯也是好的。过几年等我变强了，他们一定会重新接纳我。"

"你是真这么想还是回不来说的大话？"琉璃瞥一眼雪芝身后，低声道，"亦或是有别的原因？"

"当然有了。"雪芝笑道，"我现在过得不知有多快活，哥哥姐姐一大堆。"

"哼，有所耳闻。"

海棠和朱砂对望一眼，朱砂道：“唉，少宫主果然还小。不知江湖人心险恶……咦？她人呢？”

雪芝早已回到上官透那边。

都说这两年是释炎年。释炎去年在奉天主办英雄大会，现在又作为兵器谱大会的常任主办人出现，正在宣读去年兵器榜的前二十名。然后，第一个对上的，是酿月山庄的酿月剑和南客庐的碎满轮。

不少人已经站在擂台下，吃力地仰头，看着擂台顶上的比武。

南客庐发起挑战，但九成的人都认为酿月山庄最后会获胜。可惜兵器谱大会毕竟是在少林举行，很多英雄大会能找到的乐子如赌博下注，贩卖二手兵器，跳楼价铠甲，在这里一律被禁止，不然，雪芝一定跑去下注，压南客庐赢。

“芝儿，你觉得谁会赢？”

“南客庐。”

“为什么？”

“因为南客庐的前帮主是我二爹爹的铁哥们。”

“你是说……被少林赶出来的断手盲眼曲悠延？”

“没错。”

“林大侠的远亲近友还真是布遍大江南北。”上官透道，“不过，南客庐之所以这么出名，也是因为曲悠延，曲悠延现已去世，恐怕他们元气受损，不那么容易取胜。”

裘红袖道：“我也觉得南客庐会赢。”

仲涛道：“为什么？”

“直觉。”

仲涛撇撇嘴：“女人的直觉总是那么多。”

结果一战下来，得胜者竟然真是南客庐的弟子。本来大家都以为只是一时巧合，未料到酿月山庄再派人上阵，南客庐又赢了。再连战数次，酿月山庄输多胜少，到最后两大门派的老大对阵，还是南客庐获胜。于是，南客庐的排行一下从九十九名跳到了三十六名。

仲涛愕然看着裘红袖。

裘红袖笑道："女人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可惜南客庐在这一战中受到重创，外加是意外黑马，之后很快被玄天鸿灵观秒杀。一看到鸿灵观的妖精们，雪芝就想起了那个梳着小麻花的邪恶少年，不过看了看，他并没在里面。鸿灵观口碑超级不好，但实力还是有的，连胜两场就下去休息。

因为大会有规定，任何门派只能挑战上一回排在自己前后二十名内的门派，所以一天下来，一流门派都没有上阵。雪芝第一次参加大会如此轻松，纯粹以参观者的心态上阵。就是到了第二天下午，重量级的门派武当出场，整个大会气氛相当凝重的时候，雪芝依然是笑盈盈地看着台上比武，也发现了不当少宫主的感觉真是分外好。

但是，武当太极剑挑战重火宫混月剑的时候，雪芝也就再也轻松不下来了，再看那高得让人心慌的擂台，雪芝以往紧绷的情绪又一次回来。两个门派也不婉转，都是直接上大人物。武当山二弟子厉玄对重火宫琉璃。

雪芝双手合十乞求上苍。

几十个回合下来，琉璃因为一时分神而落下擂台，后又迅速捉住擂台边缘，攀爬上去，但也因此失了优势，败阵下来。

"可恶！海棠，海棠上！"雪芝唤道。

仲涛看她一眼，吞了一口唾沫。上官透笑了笑。

果然海棠上去了。在很久以前，海棠就是位居重莲和四大长老之后的高手，外加外貌美丽，被很多人说成是"倾城巾帼"。

雪芝咬牙，握紧双拳："海棠万岁！"

仲涛终于忍不住道："我说，妹子，你有没有一点做少宫主的自觉？"

雪芝完全没有听见。

海棠果然不负芝望，剑光凛冽，哗哗几下就把厉玄弄下去了。然后大弟子书云上阵。这回打得久一些，大概用了一柱香的时间，海棠

再次获胜。

终于星仪道长无比叹息地跟身边的人说："唉，这些孩子，再这样下去不行。每次都要我来亲自对付重火宫那个小女娃，像什么样子。"

既然掌门上来，海棠那边就毫无胜算可言。斗了几下，海棠败在太极剑最后一式上，被指中喉咙，下了台。

前面几个门派的变动往往不会太大，于是很多人都想，这回又是重火宫第四，武当山第三。

星仪道长正准备下去，却听见身后有人落下的声音，轻到之前一点动静都没发现。

他转过身去，穆远手握混月剑，朝他抱拳。

雪芝忽然腾地跳起来了："穆远哥！穆远哥！穆远哥万岁！"

穆远的听力也是极好的，站那么高居然都可以回望雪芝一眼。雪芝用力摇手，兴奋得难以自拔："从来没有在兵器谱上看过穆远哥出手，今天他一定赢，一定赢！"

上官透笑着点头，拍拍她的背："看，开始了。"

雪芝立刻聚精会神。

太极剑讲究的是"稳"，而混月剑讲究的是"乱"。这两个剑法对上以后，几乎是完全相克，因此胜负往往由比武者的内功和剑法熟练度决定。混月剑之所以在过去几年都在太极剑后面，是因为海棠的内力不及星仪道长谭绎。

如今穆远一上去，利利洒洒几剑刺下，气势都完全不一样，当场给了对方一个下马威。星仪道长连退几步，几乎就要落下面积极小的擂台，脚下一稳，转身，又重新跃回擂台中央。

接下来两个人的交手，剑与剑碰撞的声音迅速而凌乱，相当斩钉切铁。星仪道长的脚步稳健，手上动作永远比脚上快，所以回击的时候总是接对方的攻击而不闪躲。然而这一会儿，对于穆远面无表情的重击，他似乎已经十分吃力，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一丝丝退后。所以，当他的后脚跟滑了个空时，自己也没有反应过来。

第55节：第十六章(2)

所有人都惊呼一声。

眼见星仪道长就要掉下擂台，穆远却猛然收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拽回擂台。穆远正准备再一次和他比试下去，他却收了剑，拱手道："敢问阁下可是出自重火宫？"

穆远道："是。"

星仪道长上下大量他一番，叹道："少年英雄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重火宫的人，不修炼《莲神九式》，都能将混月剑使到这个境界。"

"前辈过奖了。"

雪芝大叫道："乱说，重莲他在修炼《莲神九式》之前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旁边一个武当山的弟子笑道："谁都知道，重莲当年天下第一，完全是靠着《莲神九式》，才胜过了武林中不少靠着真功夫打天下的英雄豪杰。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偷工减料修炼邪功，自然也活不长。现在他死了，总算是还了武林一个清——"

话音未落，雪芝已经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那人被她击退数步，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了雪芝很久，突然提着剑要打过来。这时，一把杖却铿的一声挡住了他的剑。

那武当弟子颤声道："上官……上官透？"

上官透作为男人的形象早已毁了。但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月上谷谷主，以及国师的儿子，他的风评还是很好的。既然是出身名门的儒雅贵公子，就一定要有贵公子的气派。要有贵公子气派，就一定要遵循"贵公子定律"，贵公子定律就是：永远不会有面目可憎的时候；不生气的时候会笑，生气的时候还是会笑；叫人滚的时候总是要加"请"字；在想骂一个人杂种贱货王八蛋人渣傻逼的时候，要把这些词统统自动替换为"阁下"。

于是，综合以上条例，上官透微笑道：

“请阁下滚吧。”

于是那人被请滚了。

“谢谢昭君姐姐！”雪芝扑过去抱住上官透的胳膊，狠狠勒了一下，又朝着上面的擂台大声唤道，“穆远哥，这一回重火宫第一名就靠你了！”

看到穆远在上面没有离开，雪芝特别高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终于肯为重火宫出头了。雪芝实战经验不丰富，但根据长期观察来看，身手比穆远好的人，她还没有发现有几个。

灵剑山庄一边，夏轻眉忽然拾剑：“我去会会他。”

奉紫道：“师兄加油，我们不能输给姐姐！”

当雪芝看到跳上擂台的人以后，瞬间无声了。夏轻眉上去以后，没有太多人惊讶，倒是有不少女人尖叫。这些女人中，最少有一半是雪燕教的。其中，原双双又是嗓门最大的一个。裘红袖看了一眼那一堆小姑娘，眉头一皱，压低声音道：“按道理说我不是那种会看不顺眼同性的人，但为什么我一看到那帮小女孩，就这么想掐死她们呢？”

雪芝回头，面无表情道：“不止是你，我也想打她们。尤其是那个姓林的。”

“姓林的？”

“林奉紫，最高最瘦那个。”

“啊，我知道你说的谁了。”裘红袖沉吟片刻，“她还好，感觉挺纯挺漂亮的。”

仲涛也凑过去看了看：“哇，明明就是个仙女，是吧，光头？”

“芝儿漂亮些。”

雪芝回头瞪了上官透一眼：“不要你来说这些！烦人！我才不管她漂不漂亮，我只是不喜欢她这个人，从里到外都讨厌！”

上官透当没听见。

台上已经动手了。

在兵器比武过程中，如果一个人使用的是甲剑，那甲剑的剑法就必须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夏轻眉带的是坤元剑，一上场却使了灵空剑法。几招过后，夏轻眉才换了坤元神剑，再接几招后，又换做虚极七剑，反正灵剑山庄的剑法都被他用完了，但总体说还是没有犯规，坤元神剑使用次数最高。每次夏轻眉出手，底下的姑娘们都会叫一声。尤其是在他使用轻功飞起来，飘逸的腰带也跟着飞起来的时候。

穆远却像是执行任务一样，一直使用混月剑法，剑不像夏轻眉那样花哨，却一针见血，每次都差点击中夏轻眉，却又恰好错过。

仲涛道："我不知道穆远为什么要这样让着他。"

第56节：第十六章(3)

雪芝道：“有吗？应该不会吧。夏公子武功不弱的。”

上官透道：“确实不弱，但是相对穆远来说差了很多。我想大概跟重火宫和灵剑的关系有关。而且，我敢保证，这场比武的结果不会是夏轻眉剑脱手或者掉下擂台。”

雪芝一脸雾水地看着上官透。

“没事，芝儿好好看着，这些对你以后习武都有很大帮助的。”

在过招几十回合以后，穆远和夏轻眉的剑锋相对，都指向对方。灵剑山庄的剑总是比别的门派长、细，所以这样对刺的结果，通常是对手中标而自己安然无事。眼见夏轻眉的坤元剑就要刺中穆远的脸，穆远却一个后空翻，一腿踢中夏轻眉的膝盖。夏轻眉半跪下去。这时仲涛的脸扭了一下，嘶了一声：“好痛。”像是他自己被击中。

雪芝才想起，极可能是夏轻眉身上旧伤未好，这会儿击中了要害。顿时又瞪了上官透一眼。上官透还是没反应。

与此同时，穆远的剑已经指向夏轻眉。

“重火宫混月剑！”释炎在后方大声宣布。

夏轻眉人才还没下去，一个淡紫色的瘦削身影就飞了上来。

“我和你打。”林奉紫啪地舞动长鞭，“击败一个负伤之人，不算你赢。”

穆远愕然：“夏公子，你受过伤？”

“没有。”夏轻眉忙道，“师妹是见我输了不服才这样说。穆大护法身手确实了得，在下甘拜下风。”

仲涛叹道：“看来，被穆远在擂台上击败，和被你在底下暴打过，他觉得后者更丢人……”

“昭君姐姐，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他！”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打他了？”

“你……！”

“芝儿乖，看比武。”

穆远看了奉紫一眼，低声道：“在下不想和姑娘动手。”

“那算你输。”

穆远蓦然抬头，进退两难。

雪芝高声道：“穆远哥你做什么？看她柔弱就不舍得动手了？扁她！扁她！”

台上的奉紫看下来：“姐姐，我一直向着你，你居然叫别人打我，你……”

“你这黄毛小丫头，还敢说这么恶心的话，看我上来就把你揍成扁的！”雪芝作势要飞上去，却被上官透拽住：“芝儿，你没门派，上去也没有用。”

“那我今天入了月上谷，我替月上谷打。”

“月上谷的杖法和刀法，你会哪一个？”

雪芝一脸愤恨，咬牙忍下。

比武在瞬间毫无悬念地得出了胜负。奉紫委屈地一甩鞭子，指着穆远道：“我可以被姐姐打败，别人都不可以！我林奉紫总有一天会打败你！”

穆远给她说得有些尴尬，正想上前再说两句，奉紫却已跳下擂台。

连战三场的人可以休息一轮。穆远下台休息。

待少林和峨眉的弟子比过，峨眉胜出以后，又到了可以挑战穆远的时候。各大掌门都觉得不是上阵的时候，弟子们又不敢妄然挑战。穆远站在擂台上，有点独孤求败的味道。

“穆远哥这回是替我们出尽了风头啊，真厉害。”雪芝回头看上官透，发现他不见了。

第57节：第十七章(1)

第十七章

上官透刚站上擂台，刚下擂台的奉紫就回头看见了他。短暂的吃惊过后，她迅速退回雪燕教的人群，低声给原双双说了一句话，便垂头走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一个巨大的金色事物，犹如流星一般，坠落在人群后方。待灰尘散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人。那个人脚踏黑色圆壳，身穿冲天英雄黄金盔甲，虽然只露出了一双眼睛和两撇胡须，但很多人能通过这威严的铠甲，感受到他英灵的神色，以及庄重的面容。

此时，这具如同战神一般的雕像，居然发出了玉皇大帝一般，君临天下的浑厚声音：

“这一战，很多人都好奇，到底是谁会赢，是么？”

于是，很多人都转过来，看着他。

“让我告诉你们吧！”黄金英雄高声道，“那个人，就是——昭·君·夫·人！”

原本没有看他的人，也因着这威严的声音，纷纷转过头来，看着他，眼中露出了怪异而惊恐的神情。

“为什么昭君夫人会赢？为什么呢？”黄金英雄忽然往前走了两步，所有人后退两步，“因为，昭君夫人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如果没有把握，他不会上场！”说完，伸出戴着黄金手套的手，指向了擂台，指在上官透英俊的小脸上。

上官透手握寒魄杖，朝穆远抱拳：“请穆大护法赐教。”

穆远回礼，抽剑，神色比方才都要凝重些。

他当然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什么人，他也看过上官透出手。

“远娘子是为了重火宫，昭君夫人，却永远是为了自己！要昭君夫人为了月上谷拼命？没门！”黄金英雄提高音量，“这，就是个人主义

和集体主义的区别！”

寒魄杖在上官透手中转了一圈，随即脱手而出，直击穆远的胸腔。

“我敢对天发誓，在场的诸位都没见过这么快的杖法！对不对？哈哈哈哈，没错，杖是所有长型武器中最慢也是最具杀伤力的，不仅笨拙，而且难以操纵。但，你们看到的人，是我们最美丽的昭君夫人！昭君夫人用杖的速度，几乎要快过林轩凤用剑！”

第一击就超出了穆远的预料，穆远躲得有些狼狈，但没被击中。上官透手腕用力，寒魄杖回到手中。接下来，穆远一剑刺向上官透。上官透立刻扔杖，一跃而起，又在空中接杖，以杖根发动攻击。

“接下来，我不做分析了。”黄金英雄指向高空，仿佛指在了完全看不清楚的两个身影上，“因为，我看不清楚！”

两人一起跃起，在空中剑杖相接十几个回合，最后双方落下来，一人跳到擂台的一头，又重新冲过去对战。

“既然昭君夫人从来不为月上谷出手，那么他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利益呢？”黄金英雄说到这里，忽然手中捧了一个西瓜大的球，似乎很重，他走两步，便把它放在地上，“当然是女人！上官透十五岁入江湖，经名师指点，早已练就灌溉花朵却叶不沾身的金刚不坏之身！他只要一上战场，就一定是为女人！但是，这一回他上场，究竟是为了谁呢？是长了狐狸眼的火爆魔女重雪芝？还是桃花眼的温柔仙女林奉紫？这，要到比武结束后，我才会告诉你们，我·的答案！”

这时，擂台上的两个人都有些较真了。每一次出手都十分重，武器撞出的声音也很刺耳。擂台竟然开始摇摇晃晃，场面是前所未有的安静。

雪芝站在台下，完全不知所措：“为什么昭君姐姐会去和穆远哥打？他们谁输都不行啊。”

仲涛俨然道：“重点是，如果只能选一个人赢，你选谁？”

“不行，两个都不能输！”

“这是不可能的。”裘红袖也靠过来，笑道，“妹子，告诉大姐，你希望谁赢？”

“我当然希望重火宫赢。但是……我不希望昭君姐姐输。”

“哈哈，昭君姐姐看去温柔如水，”黄金英雄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小扇子，轻轻在胡须旁摇了摇，又无比风情地眨眨眼，“上官某人云游四海广交挚友，生活乐无限啊乐无限——你以为他是这样么？错！他的内心可是一只大灰狼！”说罢，从地上搬起那巨大的球，举过头顶，“即便是在擂台上也一样！”

擂台上的两个人使用的招式段数越来越高，到后来都是连续而强力的攻击。上官透极少如此认真，寒魄杖的杖头不断在烁出刺眼的光芒，白靴下的步伐亦是越来越快。后来，穆远和上官透两人一起飞到高空，寒魄杖从上官透手中脱落，旋转而出，在眨眼的刹那，击中了穆远的腹部。穆远闷哼一声，重重落在擂台上，连退了数步，却不忘使用大量内功，向上官透进行最后一击。上官透反应及时，躲过这一击，擂台却发出一声脆裂的声响。

两人对望一眼，立刻往旁边的寺院上跃去。但穆远受伤，无法挪动身体，上官透拽着他的胳膊，将他提了过去。

两人的足尖方脱离擂台，由上好木料架成的高擂台就从中断裂，飞速坍塌。

“少林寺的设施不合格？这，竟是我卓不群老□不曾料到的结果！”黄金英雄举着大球，诧异道，“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将大球狠狠砸在地上。

第58节：第十七章(2)

奇迹发生了，地面轰隆隆碎裂，露出一个大缝。

这时，有人站出来：“等等，你不是说战后会公布你的答案么？”

“什么答案？”

“上官透是为了哪个女人而战。”

“哈哈哈哈哈！对，我说过，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答案！”卓老板猛地一甩胡须，运气丹田，用他惊人的肺活量，提高嗓门道，“我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一个跳水纵身，以美人鱼一般优雅的姿势跃入了裂缝中，浑厚的笑声不断回荡在无极深渊中。

所有人都围过去，看着那个洞。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竟真有自掘坟墓这样具体的事情发生。”

“这姓卓的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这么一跳进去了，还能回来么？”

虽然毁坏公共设施可恶，破坏地皮可耻，但月上谷还是理所当然胜过了重火宫。上官透刚一下来，仲涛就开始跟他勾肩搭背地恭喜，裘红袖也是笑盈盈地说一品透不赖嘛。唯有雪芝，看都不看他一眼，直接跑向穆远。上官透欲言又止，只有默默跟过去。

裘红袖忽然撑着下巴，一脸认真地说：“话说，一品透出道这么多年，女人这么多，他的初恋是什么时候？”

“他？我怕是两岁吧。”仲涛想了想，又道，“不对，两岁的男人可不能跟女人上床的。那就十三四岁吧。”

裘红袖冷笑：“在你们男人眼中，果然初恋就是初夜。”

“女人，你不要乱说话！”仲涛怒道，“我的初夜十六岁，初恋可是二十岁！”

“二十岁？都这么多年了？原来你也有爱人不爱胸的时候？”

仲涛看了他很久，无奈道：“所以我就说女人都是笨蛋加迟钝鬼，光头还不同意。”

“你永远不懂得尊重女人。一品透哪像你。”裘红袖又撑回下巴，“不过，一品透的初恋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很好奇他要喜欢上别人会是什么样？”

“答案损他形象，你就别猜了。”

“你知道？”裘红袖的八卦本性顿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告诉我，快告诉我。”

“不说，他不让我说。男人的友谊金枪不倒，你们女人休想破坏。”

裘红袖忽然靠到仲涛怀中，轻轻贴在他身上：“狼牙哥哥好坏，快告诉人家嘛……”

“没有。”

“没有？”

“光头初夜有过几百次，但初恋没有过。”

“这……怎么可能？他这么会对付女人，如果没爱过女人，这些招式哪里学来的？”

“骗一个女人上床和爱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听说他四岁就开始勾引女人了，但被女人勾引的次数，还真是一次都没。他有的时候伤女人心伤得我都看不下去，劝过他。他很郁闷地告诉我，他真不知道被人伤害是什么感觉，要知道，说不定以后就不会轻易伤人了。”

裘红袖愕然：“这消息我要说出去，卖大钱啊。”

“你别说，你要说，我绝对死了。”

“好好，我不说。”裘红袖喃喃道，“老天，一品透没有喜欢过人……”

与此同时，重火宫一边。

显然穆远受伤不轻。平时他受了伤，能忍的，他一定会忍住不去碰伤口。然而这一回，他一直靠在房檐下，捂着腹部，面色苍白。雪

芝靠过去，所有重火宫的人却像是再不认识她这个少宫主一样，把她往外挤。护法们扶着穆远离开，雪芝跟在后面一直喊穆远哥。

隔了很久，穆远才慢慢回头，看了一眼雪芝，低声道：“少宫主……对不起。”

这是穆远人生中第一次战败，挫败的不光是自己的骄傲，还连带重火宫的。

雪芝前几个时辰还在想自己离开了重火宫真好，但这一刻，她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自己能留下来。

雪芝在重火宫的人群后大声道：“穆远哥！不要担心，我们还有时间！混月剑掉下去了，还有爹爹的莲神九式！下一回扳回来就可以了……”

人群早已走远。

后面有人悄声道：“可怜的小丫头，莲神九式去年比武刚一结束就落榜了都不知道。”

第59节：第十七章(3)

这句话却被重雪芝听见了。

她立马回头："你不要乱说！"

说话的人看她一眼，都连忙转身走了。

雪芝像失了心一般冲到武笈榜旁。第一名赫然写着：峨嵋派《涅磐功》。

因为武笈概念过广，不论正邪均可上榜，众说纷纭，所以这个榜的结果不光是由大会决定，更多是参考民众意见。即便重莲只在十五岁参加过兵器谱，并以《莲神九式》压倒获胜，一改兵器谱历史，之后再没参加，也无人敢挑战，之后莲神九式一直挂在榜首。直到重莲去世后三年，华山掌门丰城才说要挑战莲神九式，来打破这个僵局。

重莲已死，《莲神九式》后继无人，自然无人响应。

因此，各大门派为了争夺榜首，这几年都在明在暗都竞争得相当激烈。

兵器谱大会规定，连续五年挑战没有回应，自动下榜。丰城在近三年前挑战莲神九式，即便没有回应，榜首也应该再过两年才能换下去。

雪芝一行行看下来，到第二名，武当派《龙华拳》，第三名少林寺《十八手罗汉神打》，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一字字认真地读了，甚至到第十二名，重火宫《赤炎神功》，第十九名重火宫《天启神龙爪》，到第一百名后的不知名小门派和三流武笈，都始终没有找到"莲神九式"四个字。

重雪芝并不在意这个兵器谱，也不在意较量的结果。

只是，在重九枝谱写莲翼之后，重莲是唯一一个练成《莲神九式》的人。

中原武林中早已有了这样的概念：重莲即是莲神九式。莲神九式即是重莲。

重雪芝只是无法忍受，自己一生中最崇拜的人，武林中原该被人们世世代代歌颂的神话，才去世不到七年，就这样开始被人遗忘，被人不明不白地从历史上抹去。

曾经不止一次听人偷偷议论过，没有重莲的重火宫，什么都不是。

如今，她亲眼目睹重火宫的没落，却什么都做不了。

雪芝扑过去，把黄榜撕得粉碎，一下跪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只是，所有人都在观看少林和峨眉的对决，无人留心这个小小的角落。

过了许久，镶有白绒的靴子停留在她面前。她无力气抬头，只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

那人在她面前跪下来，停了停，才像下定决心一般，搂住她的肩。

“芝儿，对不起，是我刚才太冲动……”

“你不要在这里装模作样了！”雪芝躲开他，支身站起来，“你打败了穆远，赢了重火宫，心里得意得很吧！若不是我大爹爹不在了，重火宫也不是给人这么欺负的！”

“我没有这么想。”上官透连忙上前一步，“你要相信我，我没有这么想！”

“你就是看不惯我在旁边得意是吧？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大哥，到关键时刻，什么真面目都露出来了！”

“我向你发誓，以后任何比武，你要不允许的，我都不会参加。”

“说了有什么用？穆远哥都被你伤成那样了！”愤怒几乎完全淹没了雪芝的理智，“自从那次那件恶心的事发生过后，你就变得越来越令人讨厌！到现在，我连看都不想看到你！”

扔下这些话以后，雪芝立刻开始后悔。

上官透瞠目看着她，根本无法对她说出的话作出反应。很快，看到明显受伤的神情之后，雪芝更加后悔了，她试图开口道歉，往前走

一步："我……"剩下的话却被突如其来的吻堵住。

雪芝立刻推开他，满眼的不可置信，下意识后退两步。上官透却一把将她搂入怀，几近疯狂地吻她。雪芝脑中一阵嗡鸣，几乎无法站稳。呜呜呻吟两声，挣扎着想要退开，却完全不得动弹，只得在他胸前使劲捶了几下。上官透这才反应过来，渐渐松开她。

雪芝一从他怀中脱离，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个耳光。掉头就走。

上官透白皙的脸上很快浮起了红印。但他甚至没有碰一下脸颊，就只靠在墙上发呆。擂台上激烈的比武，擂台下惊天的呼声，都完全入不了他的耳。

他似乎只听见雪芝一个人的声音。

她在说，你变得越来越令人讨厌，我连看都不想看到你。

半个时辰过后，上官透回到裘红袖和仲涛那边。

裘红袖用胳膊捅捅仲涛，悄悄说："上官果然是一品透。虽然没有喜欢过人，但现在这模样，还真像个情场失意的，难怪骗了这么多人。那神态看得我都快哭了，别人能不信么。"

仲涛笑道："所以我才一直很佩服光头么。"

这时，雪芝站在少林大门外面，抱腿蹲在地上，缩成一团，脑中不受控制地回放着刚才发生的事。就算反应再迟钝，她也知道刚才上官透做的事代表了什么。

这样对她，那对那些他一视同仁的女人有什么区别?

两个爹爹都不在，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对自己好的哥哥，却做出这么混蛋的事。

雪芝原本就很难过?这会儿更加委屈。

从那以后，上官透铲掉林轩凤，荣升雪芝最讨厌人排行榜第二名，位居林奉紫之下。